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

第七十七期

學

漸

藝
文
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77 Dec. 1932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工夫。爲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爲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餕釘古字。連篇甘爲學究。尤不敢故尙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祈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不登之稿。定卽退還。但採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

(五)印刷發行 本雜誌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暫定兩月一期。陽曆一三五七年出六期。誌費漸增。郵費國內日本每期三元。全年六期十八元。整購第一至七十五期者。特價十六元。郵費外加。凡欲

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局接洽可也。

附 職員表

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北平清華園郵局轉交

副編輯兼幹事繆鳳林

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轉交

學
衡

THE CRITICAL REVIEW

A Bi-Monthly Journal in Chinese

學
衡

Devoted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Art.

Mi Wu, *Editor*

Published by THE CRITICAL REVIEW ASSOCIATION

c/o Tsing-Hua-Yuan Post Office
Peking, China

Printed and Sol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

Honan Road, Shanghai, China, and all its
Branches in the Provinces and Abroad.

Subscription Rates (Postage Included):—Single Number, 30 cents for China and Japan, 50 cents for Europe and America, both in Chinese currency; One year counted as 6 Numbers.

Advertisement Rates:—(See the Table elsewhere in the book).

THE CRITCAL REVIEW strives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1) To interpret the spirit, and to systematise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 (2) To introduce and assimilate the standard works and best idea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 (3) To discus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ese life, thought and education, with a sound, intellig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 (4) To create a modern Chinese prose style, capable of expressing new ideas and sentiments, yet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usage and inherent beauty of the language.

Contents of The 77th Issue, Dec. 1932.

FRONTPiece ILLUSTRATIONS:— (1) Marquis Tseng Ko-Fan (1811-1872); (2) Cheng San-Lih, the Venerable Poet of China.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of Chu Yuan's "Questions addressed to Heaven"	Y. C. Liu
Reply to Mr. Sze-yin Ngao on Ancient Chinese Phonology	Y. C. Tseng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P. H. Kuo
Peking Revisited: or, a Poem of 106 stanza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sojourn in Peking Oct.-Dec. 1931	Chu Peng
The Sand-Storm: or, Poems describing the Real Life of peop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Yueh Wang
Vita Nuova: or, Lyrical Poems written in 1924-1931	Y. C. Liu

學衡第七十七期目錄

插畫

曾文正公(國藩)遺像

詩人陳伯嚴先生(三立)八十壽像

述學

天問通箋

讀敖士英關於研究古音的一箇商榷

柏拉圖之埃及提論

文苑

辛未旅燕雜感

風沙集

新甲詞

劉永濟

曾運乾

郭斌龢

彭舉

王越

劉永濟

中華書局

最近出版

本局出版
圖書，夙主

社會學與經濟學

▲龍家驥譯
國聯祕書處編

章駿驥譯

一冊七角

角

國際聯盟十年記

▲顧樹森編
合作叢書之一

一冊九角

角

慎重，不偏
不倚，不激
不隨，是以

各書編制精
審，內容完
備，印刷精
美，售價低
廉，素為各
界人士所贊
許。茲將新
出各書，臚
列于下，敬
請選購！

德國農業信用合作

▲顧樹森編
合作叢書之一

一冊四角

半

蘇俄農業生產合作

▲顧樹森編
合作叢書之一

一冊三元一角半

角

丹麥農業生產合作

▲顧樹森編
中央大學教育學院叢書之一

一冊四角

半

現代教育行政

▲夏承楓著
合作叢書之一

一冊二元二角

角

美國鄉村小學標準

教育小叢書之一
中等算學研究會叢書第一種
▲唐現之譯

一冊二角

半

幾何作圖

及題解法
余介石譯
一冊五角半

角

口琴練習法

▲郁郁星編
一冊九角

本書計分上下兩篇：上篇敘述口琴之種類，由理論而樂識、而奏法、而應用，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使學者無茫無頭緒之苦，而得無師自通之效；下篇則為口琴適用之樂譜，都凡三十餘首，有進行曲、小夜曲、描寫曲、舞蹈曲、歌劇曲，均為東西各國著名之樂曲，專供學者吹奏之用。

農業合作

農業合作

現

代

教

育

行

政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生

產

合

作

農

業

现代国际問題

中華書局印行

現代國際問題

樊仲雲著

一册 四角

本書敘述自歐戰起至最近止的國際問題，是一部當代的世界史。先述歐戰的發生，繼述戰後的變化，分作三期：第一期為動亂期，第二期為安定期，第三期為恐慌期；其間各種國際政治經濟的問題，都一一詳述。

體育遊戲教材

王庚編著
一小學體育科適用

一册 五角

全書有遊戲新教材一百七十種，興味均極濃厚，設備又極簡單，極合操作中小學體育教材之用。列有教材應用表二種，以供採用時的參考；附錄遊戲教材與天然活動及遊戲教學法兩篇，使讀者對於體育遊戲，得到根本的認識。

西洋音樂

趙師衡編著

一册 三角

西洋音樂，範圍既廣，內容極繁，本編所述，均係有志研究西洋音樂者之必備的常識。全書分樂譜之組織、音樂之要素、樂器提要、樂曲之式樣、歌劇概述、著名音樂家小傳等六章。

兒童文學研究

趙岱青徐润干編著

一册 三角

全書分十章：第一章由研究兒童文學的需要，說到研究的途徑；第二章至第五章，就兒童文學本身，加以分析和比較；第六、第七兩章，介紹及指導兒童閱讀創作兒童文學的具體方法；第八、第九兩章，闡發兒童文學與其他各科的關係；第十章為一般的概論。

玩具與教育

俞寄凡編著

一册 三角半

本書共計九章，詳述玩具與人生之關係，玩具之心理及分類，玩具的教育價值，各國玩具之研究和特色，玩具之選擇標準等，為從事兒童教育及愛護子女者所必讀。

東北新地圖

許仁生編製 彩印一幅八角

本圖依據最新調查編繪而成，凡都市、河流、鐵路、汽車路，以及北寧路線如山海關、平津等重要地名，靡不詳列。旁附東北森林地帶、省農業物分布圖三幅，簡要明顯，尤便檢查。

簡易英華會話

Anglo-Chinese Short Conversations

張慎伯編著

一册 三

本書分三章：（一）實話用語，凡會話中常用語句，略贅於此；（二）應用語，用普通詞語之會話；（三）熟語會話，運用熟語，妙語自然，於會話書中可謂別具一格。每篇均有中文對照，極便初學者之閱讀。

上海市指南

沈伯經陳懷圃編著

一册 七角

本書材料調查至廿一年年底止，共分五編：第一編，就市政府規定之區域，加以說明；第二編，有市區域圖及全市詳細之大圖；第三編，為上海內各項交通，第十四編，為上海生活，均生活，以及最早之記租界，他如大上海市中心區計劃，以及最早之租界章程，亦均擇要附入。

中華書局新出版

算學通論
著者余介
編石介
第一篇敘述中等算學
觀念的發達史，第二
篇以幾何為主，說明
算學的形式與結構；
第三篇由代數講到解
析幾何及微積分，以
明算學抽象性與求普
遍之方法。材料多取
自中等算學教材，習
算學研究之方針，教
學之方法，亦有重要
之指示。

天空的神秘
——通俗科學全集第一集——
◆原田三夫著 一冊
◆許達年譯述 九角
本書敘述一般人所驚異的天
空現象，凡天體之運行，太
陽之光熱，月影之虧盈，八
大行星之距離、大小、差別
，世界上學者對於大星的特
異研究，流星、殞星、彗星
等之形成，以及宇宙開闢論
之各家學說，無不悉數敘入
，實為研究天空現象最完善
的讀物。敘述淺顯生動，供
一般人民之瀏覽。

地
——通俗科學全集第二集——
◆原田三夫著 一冊
◆許達年譯述 一元
本書將地球上的一切自然現
象，敘述無遺。全書共十六
章，凡地球本體之研究，海
底和海面，海水，海水的變
動，極海，侵蝕作用，地殼
的變動，谷，冰河，海和陸
的爭鬥，火山，溫泉，地球
是什麼東西構成的，地球的
內部組織，地球是怎樣組成
的，地球的歷史等，均有詳
細的說明。譯筆流暢，插圖
精美。

The Vicar of Wakefield
威克牧師傳
Oliver Goldsmith 著 稱註葛宗崇
第一種第九
英文叢書
學文

經濟戰爭與經濟戰爭 Helfferich 著 譯光王

所謂經濟戰爭者，即交戰國利用各種經濟方法，以困敵人之道。所謂戰爭經濟者，即海外輸入既已斷絕，全國壯丁又須出戰，所有國內經濟組織，均須臨時改組，因此項環境是也。本書係歐戰時德國財政及內務大臣海爾法里耶所作，可為吾國將來國防事業之參考。

第一冊 三角半

第一冊 一元四角

中華詞選

孫良工 編

一元二角

本書選集自唐代起至清代止，計詞五百七十四首，凡作家二百七十一人，分詞體二十大原則，將健康、自由、個性、活動、教材、教法等原則闡明；下編再根據此十大原則，以指出大小各級學校在實際上的缺點，及其應有的改革方案。

中國古史與神祕事故

M. Marcel Granet 著 譯述李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大學中國文化史教授格拉勒先生研討中國古史的一本近作編譯而成。李譯先生對於歷史學社會學既有極深造詣，有曾與格拉勒先生共同研究中國古史一年餘，故對於書中徵引，頗為明確而詳盡。篇末附「法國漢學小史」一篇，可供國內學術界瞭解。法人對於中國學術之成績也。

第一冊 四角半

中 國 教 育 出 版 社

新編程度適切小學教科書

小學教科書

小學校初級用

小學校高級用

價定冊每	數冊書科數	目科
分八	冊八	生 術
角一各冊四前 分二角一各冊四後	冊八	語 國
分八	冊八	會 社
分八	冊八	然 自
本課設不		範訓民公
角一各冊四前 分二角一各冊四後	冊八	衛 算
分二角一	冊八	識 常
分五角一	冊八	術 美
分八	冊四	樂 音

價定冊每	數冊書科數	目科
分八	冊四	生 術
分四角一	冊四	語 國
分八角一	冊四	會 社
分八	冊四	民 歷
分八	冊四	史 地
分八	冊四	理 然
角一	冊四	術 算
分四角一	冊四	術 美
分五角一	冊四	樂 音
角一	冊四	

◆法學教有編另均書各◆

爲定上權書以錯如價所表
準價之頁版各誤有自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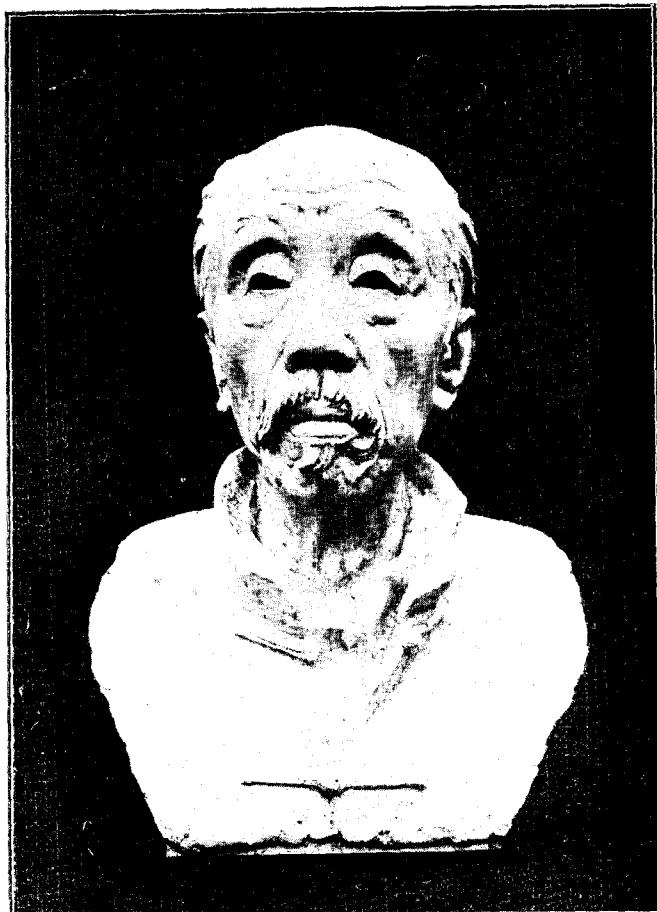
寄卽索函·本樣科各



曾正文公遺像(藩國)

按曾文正公(國藩)(1811—1872)生於清嘉慶十六年辛未陰歷十月十一日。歿於同治十二年壬申陰歷二月十四日。時在兩江總督任。本年為公逝世六十紀念。謹登遺像。以誌敬仰。編者識。

本年十月二十日（陰曆九月二十一日）爲義甯（今改修水）陳伯嚴先生八十壽辰。先生碩德耆年，海內企仰。其詩爲世宗風、無待頌贊。先生現居廬山，以國難世屯，不令稱觴，並謝絕餽儀。惟藝術家徐悲鴻君及智識界同人等，特尊先生爲東方大詩人、延淮陰滑田友君及元和江小鶴君赴廬山爲先生塑像，鑄贈爲壽。此圖即是滑田友君所塑之像。願加入此舉公同祝壽者，每人可出款十圓，匯交南京中央大學徐悲鴻君。至各地大學圖書館等機關，若捐四百圓，可得壽像一座，以供陳列，亦請與徐悲鴻君接洽。編者敬識。



像壽十八(立三)生先嚴伯陳人詩

達

學

天問通箋

劉永濟

解題

天問之爲屈子。作自史遷以來。殆無異辭。惟羅莘注路史論。羿遷窮石。非遠出西塞之刪丹。舊說窮石即刪丹。在張掖。引此篇阻窮西征。謂天問亦因誤疑。非屈子作。其說以後人誤說。疑前人殊不可解。近人又有唱爲此論者。皆淺陋之見。亦不足辨。今概不取。

天問爲屈子呵壁之作。自來亦無異辭。近蜀人廖平獨非叔師之說。謂此篇本言天上人物史事。如佛經之華嚴世界。後人不得其解。乃謂屈子據壁圖而作。試問壁圖者何處得此藍本。按廖君殆不信古有畫壁之事。又好爲異說。故有此言。考畫壁之習。至漢猶盛。如魯殿石壁及文翁禮殿皆圖先賢象。而武梁祠堂畫象流傳於今者。有伏戲祝誦夏桀諸人事迹。皆其明證。丁晏天問箋序徵引甚詳。則叔師之說亦非無據。至或以屈子放之江南。烏得楚先王祠廟而問之。此疑有理而未盡。當古者壁畫凡廟皆爲之初不必先王廟及公卿祠堂也。然則雖放逐江南。無害其呵壁矣。凡古說不容輕易抹殺者。若此類也。又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

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上及三后。姪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敍。惡以誠世。善以示後。皆賦殿壁圖畫之文。可見漢時壁畫習尚。賦中所言與天問全篇正同。賢愚四句。蓋猶屈子之意。亦可證天問爲呵壁之作也。

天問爲屈子呵壁所書而後人論述者。其說發於叔師王。薑齋楚辭通釋。以爲不然。尋叔師之爲此說者。以此篇文義多不次序。似非屈子自綴成篇。薑齋則曰。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固原自所合綴以成章者。逸謂書壁而問。非其實矣。原王氏之意。旣不認爲呵壁。又疑非出後人論述。今考篇中文義。實間有不次序之處。特非全篇皆然。亦有文義本有次序。注家誤以他事說之。反失次序者。詳稽衆疑。屈子或初見壁畫。琦瑋儼危之狀。因聯思一切吉凶禍福之事。其間消息盈虛。不可究詰。殆與宇宙同其靈秘。遂慨然興感。以寄其抑鬱無窮之思。特壁畫原無聯貫。故爲文亦不甚次序。且全篇以百七十餘問組成之體製。自與他文殊異。未可因文體有殊。而疑非一手之作也。詳見後評文第四中。

天問是否全篇。中間有無錯簡及脫落字句。此事疑者殊少。清人屈復楚辭新注。謂天問一篇有錯簡。乃任意移植其前後。四庫提要譏之是矣。若脫句。則篇末何環穿閭社以及丘陵句。舊注已舉別本異文證之。疑他處文字亦有脫落。蓋此篇歷來以其難明。未之經意。且無古本可證。故訛謬殘脫。多未是正也。

正字第一

遂古

王薑齋通釋曰。遂與遠通。遠也。丁晏天問箋引文選典引伊考自遂古。魯靈光殿賦遂古之初。江淹遂古篇。證舊注往古之義。案往古卽遠古。字異義通。

冥昭瞢闇

近人劉盼遂天問校箋曰。自遂古之初。至何本何化。凡六韻皆言混沌未辟景象。惡有所謂清明者。此昭字自屬昞之誤。昞說文尙冥也。與昧古通用。冥昞瞢闇四字平列。案此四字與上文上下未形句法相同。若平列則四字同意。劉說非。張惠言本作明昭。亦誤。

日月安屬

案屬當作燭。屬燭古通。左傳昭二十七年。吳子燭庸。史記作屬。是其證。上文乃問天際。故以繫屬爲義。此問日月。當從燭照取義。下句安陳。亦以明示爲義。

鯀何聽焉

案聽當作聖。書無逸此厥不聽。漢石經作聖。說文聖通也。從耳呈聲。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曰。古聽字从聖。从十口。聖人能並聽也。是聽與聖義本相承。形尤相近。詳見通訓中。

慎鱉

洪興祖考異。慎一作腹。愈穢讀楚辭曰。作慎作腹。皆非。字當作夏。說文夕部。夏行故道也。言禹治水亦惟行鱉之故道。何以能變化乎。夏字隸變。作复。作慎。作腹。均傳寫誤。增偏旁耳。案慎腹皆誤字。無疑。愈說迂曲。且禹行鱉故道。與下文意亦重出。慎腹皆後之誤字。墨子備城門。後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王引之曰。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卽覆之。隸書復字作復。與後相似。此復誤作後之證。此文則後誤作復。蓋後字隸或作後。顧靄吉隸辨曰。說文後从幺碑變加ノ作慎。與復同。是其證。

河海應龍何盡何歷

考異。一云應龍何盡河海何歷。洪氏補注引山海經應龍以尾畫地卽水泉流通。卽叔師或說。朱戴皆從之。當據改。

其尻

考異。尻一作居。補曰。尻與居同。戴注本作尻。云。尻猶尾也。脊椎之末節曰尻骨。亦曰尾骶。丁箋曰。尻古居字。說文几部尻處也。從戶得几而止。孝經仲尼。尻謂閑居。如此。孝經釋文引鄭玄云。尻尻講堂也。柳州天對云。積高於乾崑崙攸居。唐人猶有識尻爲居者。此明證也。後人注此。誤以爲兔去尻之尻。而解爲脊骨盡處。訛謬可笑。案戴君博通雅故。其注屈多用古義。此字舍尻作尻者。尻引申之亦有居止義也。丁氏非之。未免太過。

燭龍何照

案山海經大荒北經是謂燭龍。郭注引天問作燭龍何耀。

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朱子集注曰。虬或在龍上。按朱本作龍虬。是虬與游韻。此誤倒。

一蛇

考異。一或作靈。案朱本作靈。宜從。

虯堆

丁箋曰。堆字疑雀字之譌。叔師以爲奇獸。恐非。戴氏晉義曰。字書鵠音堆。雀也。則虯堆卽虯雀也。案戴悅是古字從鳥與從隹。從自與從土。多通。鵠卽堆字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叔師曰。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也。考異。一無四方二字。案禹之力三字於詞爲冗。疑本作禹勞獻功。傳寫本勞字誤分作之力耳。勤力卽訓勞字。下土四方疑本作下方。考異云。一無四方二字。疑本作一無土四二字。叔師注正訓下方也。朱子謂屈子用商頌禹敷下土方語。屈子之文。自鑄偉詞。未必效後世文人捃摭經典詞句也。

閔妃匹配

俞樾曰。正文但有閔字。文義未明。而妃匹合三字連文。亦殊重複。疑本作閔亡妃合。卽王注所謂憂無妃匹也。亡與匹形似。又涉注文有匹。誤亡作匹。因據注文妃匹連文。遂移植妃字之下耳。按俞說是。宜據正。

皆歸歟籀

考異。歟一作射。籀一作鞠。按戴氏以爲厭窮。朱駿聲以爲伺獲窮治。丁晏以爲練武之善。竟滅有扈之國。馬其昶以爲行法。不知此皆字乃屬下益禹言。惟歟籀之義殊不能詳。叔師訓歟爲行亦難解。考歟訓行古書殊少概見。疑歟乃躬之誤字。躬義引申爲行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集解曰。直身而行也。故王訓行。然躬籀亦無義。躬本作芻。籀或作鞠。本作芻二字皆有曲歛之義。廣雅。芻芻。謹敬也。曹憲上音邱六反。下音邱弓反。王念孫疏證謂卽論語之鞠躬是也。詳見廣雅。釋訓疏證。引而申之。則凡勞力者必謹敬曲歛。故又有窮蹙勞瘁之義。三國志諸葛亮傳。鞠躬盡瘁是也。鞠躬爲雙聲連語。此或誤倒。又誤躬爲歟。變鞠作籀。故其義不明。說詳通訓中。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劉盼遂曰。作讀爲祚。聲相同也。按劉說近是。詩駢毛傳曰。作始也。王念孫曰。作之言乍也。乍者始也。乍革者益始卽位而革也。與下播降對文不必改字。播降當讀爲蕃隆。播蕃聲同。蕃古通藩。藩又通播。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注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之播。惠棟九經古議云。古藩字亦作播。尚書大傳五行傳云。播國卒相行事。鄭注云。播讀爲藩。隆古通。詩都人士箋無隆殺也。疏定本隆作降。禮喪服小記注以不貳降。釋文降本作隆。蕃隆者言禹之後嗣蕃衍隆昌也。

啟棘賓商

朱子辯證曰。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爲棘。以天爲商。朱駿聲通訓定聲曰。棘。節也。商乃帝之誤字。按山海經曰。開上三嬪於天。得九嬪九歌以下。郭注。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地。郝懿行曰。賓嬪古字

通棘與亟同。蓋謂啓三度賓於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郭訓嬪爲戲美人。朱子已闢其謬。郝氏說得之。商帝形近而誤。惟棘字不可解。朱子以爲夢字之闕誤。雖無可證。而於文爲順。飾亟之訓。蓋從聲求之。終覺未安。

而交吞揆之

孫詒讓曰。揆亦滅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嫌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戰國策齊策作剗而類破吾家。此云交吞揆之。卽謂浞與國人交結。破滅羿之家也。按孫說是已。惟揆無破滅義。揆乃撥之誤字。撥除也。其本字爲斃。說文。斃。以足蹋夷草也。吞以口言。斃以足言。卽并吞蹋滅義也。懷沙曰。巧倕不斃。今孰察其撥正。史記作揆正。此揆撥易訛之證。斃又孳乳爲拔。戰國時伐絕人國曰舉。國齊策三十日而舉。國注。舉拔也。史記蘇秦傳。五日而國舉。注。舉猶拔也。皆其證。交或反之誤字。反吞撥之者。上言羿善射。何以浞反吞撥之間意顯然。王念孫曰。隸書交字或作友。與反相似而譌。見讀墨子雜誌。孫仍以交結爲說。恐非。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考異。一云撰體脅鹿何以膺之。按一說是也。膺當作應。此言飛廉體具鹿脅。何以能與雨師相應而起也。協乃脅誤字而衍者也。脅古與薦通。遂誤爲協。後人見左傳晉重耳駢脅之文。疑此亦合脅而妄改之耳。

鰲戴山抃

按淮南覽冥訓高注。引作鰲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戴載古通。抃當是下之誤字。注以抃舞說之。迂矣。

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考異一本顛下有隕字。按此涉上文顛隕厥首而誤。易本作𡇁。說文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字。古堯切卽梟之本字。顛乃顧之誤字。顧反也。此言女歧逢裳何反梟其首也。故下曰逢殆。

湯謀易旅

按此句前後皆言少康事。此獨入成湯一問。故說者疑湯非本字。朱子疑康字之誤。丁晏讀爲盪。謂盪舟也。馬其昶讀爲陽。謂陽以田獵謀治軍旅也。皆不得其意。詳見通訓中。

蒙山

按竹書作岷山。聲之轉也。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按叔師謂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今本有體二字。不見注意。疑有乃貨字傳寫之誤。貨化古字聲義皆同。說文貨財也。從貝化聲。徐鍇曰。可以交易曰貨。貨化也。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段注曰。廣韻引蔡氏化清經曰。貨者。化也。變化交易之物。故字從化。是其證。此本作化體。古本用貨字。後人不得其義。以貨有形近。妄改爲有耳。

犬體

考異一云何肆犬豕。按一說是已。竊疑爲犬豨之誤。古寫本必有作豨字者。與體之俗字牴形近而誤。

黎服大說

考異。服一作伏。按服伏皆民之誤字。觀叔師於服字無訓。而以天下衆民大喜悅釋此句。可知古本作黎民。因民與艮形近而譌。艮譌爲服。又譌爲伏也。

何喜

考異。喜一作嘉。按戴氏本作嘉。日嘉祥而有子。宜遵改。

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王國維。殷先公先王考曰。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按此句鄭氏原注。勾姓下而食上。有闕脫。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

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注引竹書曰。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縣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殺其君縣臣也。又曰。呂覽勿躬篇。王冰作服牛。案篆文冰作犬。與亥字相似。王久亦王亥之譌。世本作篇。

胲作服牛。原注。初學記卷二十九引。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世本。胲作服牛。鯀亦胲之譌。其證也。服牛者。卽大荒東經之僕牛。古服僕同音也。楚辭天問。該秉季德。

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又曰。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該卽胲。有扈卽有易。朴牛卽服牛。是山海經、天問、呂覽、世本皆以王亥爲始作服牛之人。蓋夏初奚仲作車。或尙以人挽之。至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而車之用益廣。按王說是也。此與下文有狄皆當作有易。見後昏微遼迹有狄不寧條下。

干協時舞

述學 天問通鑑

按劉氏校箋云。此述王亥以歌舞誘有易之女。是已。但謂協與下文平字當互倒。平又矛字誤也。其意殆謂此句當作于矛時舞。猶未當于協二字。義究難詳。必有譌誤。時是也。是舞上文當言所舞者。特不必于矛耳。

平脣曼膚何以肥之

考異。一本平上有受字。按受平皆誤字。一本作受。一本作平。淺人誤合爲一。注家不察。遂以紂事說之。大謬。尋此句兩況兩名。況脣之詞古不多見。惟左傳有重耳駢脣之文。故上文撰體協脣句補注。卽以合脣爲訓。余已辨其誤。劉校天問於此復謂當作協脣。作平者。與上句互倒耳。駢脣奇相。亦非常。其誤可知。疑此本作爰脣。說文爰引也。引申之爲舒展緩綽之義。以況婦人綽約宛轉之容。與曼澤輕細相稱。爰古或寫作𡇗。與受形近。平字或作𡇗。因又誤爲平耳。肥嬰之誤字。嬰卽妃之或體。此言爰脣曼膚之女。王亥何以獨與之妃合。卽竹書王亥淫于有易之事也。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按此述王恆事。已無可考。詳審文義。不但。疑不得之誤。王恆不得還來。故有上甲微假師河伯以謀報復之事。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劉氏校箋曰。微謂殷先祖上甲微。微一名晉。兼名之。故曰昏微焉。殷人命名。多取義于十二辰或十日。然亦有取義于時者。自契以下。若昭明。若昌。若冥。皆含朝暮晦明之意。上甲名微。殆亦取于晨光曦微。而又取於日入三商之晉。以爲字歟。按微爲上甲微。是已。謂晉亦上甲之名。則恐誤。余謂晉本作勳。傳寫誤爲晉。古字晉。曉通用。本書思美人與纁黃以爲期。注。曉黃蓋黃昏時也。纁一作

曛。朱駿聲曰。曛從纁省。纁赤黃色。曛字再寫成𠂇。故勳微誤爲昏微。微稱勳微。猶下文闔稱勳闔。竹書紀年曰。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縣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魯語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微之稱勳。其義如此。又王國維曰。有狄卽山海經竹書之有易。天問作有扈。乃字之誤。蓋後人多見有扈。少見有易。又同是夏時事。故改易爲扈。古狄二字同音。互相通假。其國當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原注孫氏蓋商之先。自冥治河。王亥遷殷。已由商邱越过大河而北。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服牛之利。卽發見於此。按王說是。今當據改。

負子肆情

按此述上甲微事。已無可考。負子疑當作嬪子。嬪古婦字。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考異。一作會鼂請盟。洪氏補注曰。鼂。並朝夕之朝。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注云。會甲也。箋云。會合也。劉氏校箋曰。楚辭與詩本作甲朝。今作會者。古文甲與會形似。致誤也。說文會之古文作。甲之古文作。郢。甲之鼂。吾以行。古者甲乙爲十日。本以刻期。按劉說是。甲或作令。與會之古文亦近。爭盟卽清明。作請者。清之誤字也。吾期無義。吾乃鬲之誤。卽呂覽貴因篇。武王與膠鬲約期事也。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

考異。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朱注定一作足。屬上句。非是。按此問意殊難明。細審文義。或當作親發定周。何以咨嗟。揆乃發之誤。

字而衍者。發伐也。逸周書有知而言弗伐。大戴記作有知而言不伐。詩噫嘻駿發爾私箋。發伐也是其證。親發卽躬伐。疑指東征事。足乃定之誤。定周卽定周之命。命乃何之誤字。後人以此篇下文有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之文。遂改此與彼同。不悟其文義不可通也。又按或作親揆撥正。何以咨嗟揆度也。撥正卽邪正。荀子正論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揚注。撥不正之弓。本字爲兆。本書懷沙孰察其撥正。王注治也。非本義。定正之誤字。正古文或作止。或作至。與定足均相似。故誤。王引之說見讀書雜志十。此言公旦親揆度邪正。何以尙咨嗟邪。說亦可通。

反成乃亡

考異。乃一作及。按此四字殊難解。疑有誤字。成當指成王。或述武庚以殷叛事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考異。位一作德。按作德是此言上帝授殷天下必以湯有德也。其德何以遼易而致滅亡。施遼也。史記衛綰傳。劖人之所施易。注施讀曰。移是其證。上文夫何三年不施亦同此。其德與下其罪相映。以見問意不宜以忽涉成湯嫌文無次序也。

爭遣伐器

按此四字當有誤字。王叢齋謂此與下四句指二叔之亂。說或可信。疑伐器乃滅喪之誤。滅或作威喪。或作壘。與伐器形似而誤。

昭后成遊

按成字疑作巡。傳寫之誤。上文成湯東巡。有莘爰極。句法與此同。王引之曰。漢人多以真庚通用。見讀書雜誌卷十。成在庚。均巡在真。均

遷寫成。或因聲近而誤。

穆王巧梅

叔師曰。梅貪也。丁箋曰。梅當作晦。方言。晦貪也。王叢齋曰。梅當作枚。策也。此言善御。按王說似可通。但梅不必爲枚字。梅本作晦。晦牧聲近通用。說文晦字下引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晦野。字亦作晦。詩大明疏引鄭書序注云。牧野禮記及詩作晦野。古字耳。巧晦即巧牧。史記秦本紀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驛驥驥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是善御乃造父。穆王好游。又得良馬及善御之人。故世稱其巧牧。又按荀子王制篇。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王引之曰。繁讀爲敏。說文繁字本作鱗。從系每聲。而敏字亦從每聲。敏與繁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巧敏謂便佞也。此文巧梅或亦巧敏之誤。然不如前說義長。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

考異。一云。上帝之罰。按一本文義較順。
之字爲均。此之作金。雖與沈均。而上句末有之字。非例。疑上句亦衍一之字。

何親就上帝罰

考異。一云。上帝之罰。按一本文義較順。

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

朱氏集注曰。一本無何字。按一本是此一問也。感天抑地。誰畏懼之。言獻公不知畏天地也。詳叔師注文。釋上句無何字意。王闔運

曰。感讀爲撼亦通。

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考異。一無又字。代一作伐。按禮當作理。至代二字疑有誤。王闔連曰。受至蓋君名。今所未詳。恐亦未確。

何卒官湯

按官疑克字之誤。湯下疑脫後字。或嗣字。克隸或作官。碑。統隸釋云。即克字。克有侵犯義。此當問伊尹初佐湯。何卒侵犯湯後嗣而干太甲之位。既犯湯後矣。何復得尊食宗緒邪。竹書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此天問所謂克湯也。太甲七年。王潛出自相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沃丁八年。祠保衡。此天問所謂尊食宗緒也。

能流厥嚴

俞正燮癸巳類稿曰。嚴本作莊。漢人避明帝諱。按俞說是。莊與亡纏長均。

夫何久長

按久字疑衍。朱子集注本無。

荆勳作師夫何長

考異。一云夫何長先。按先與云均。長字衍。夫何先與上文夫何長句法同。孫詒讓曰。此勳當讀如闔。易艮九三爻辭。厲薰心。李鼎祚集解本薰作闔。引虞翻云。古闔作薰字。艮爲闔。闔守門人。荀氏以薰爲勳。續漢書百官志。光祿勳劉昭注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勳猶

闢也。易曰爲闢寺。主宮殿之職。荆勲即荆侯。侯孫說是詳見通訓中。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考異。一云何環閭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按天問句法雖長短不一。而此句特長。恐當依一本作四句。且環穿自閭社。丘陵亦文不成義。疑環乃壞之誤字。環隸書或作壞。袁良碑父子同升而無壞堵。壞作壞。卽其證。而懷字右旁或作壞。見曹全碑。故二字易誤。此何壞閭穿社。以及邱陵二句。言吳光破郢都伍子胥鞭平王墓事也。下二句上或有脫句。叔師屬上爲說。遂有環閭穿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之說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考異。一本以下有楚子二字。按堵敖史記楚世家作杜敖。與左傳同。此句疑有脫誤。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考異。弑一作誠。予一作與。按試當作弑。作誠者試之譌也。予作與是也。漢石經公羊殘碑。何隱爾。試也。弑作試。白虎道誅伐篇。引春秋識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問司事可稍稍試之。釋名曰。弑。伺也。伺間而後得施也。此漢人義訓也。此言楚成王熊悍弑熊躉自立。詳見通訓中。

審音第一

分陳

江氏曰。文真通均。按研均之理。則必求其密。密則文真各爲二部。論均之用。則不妨於寬。寬則二部自可通押。陸法言云。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相通。若賞知音。卽須輕重有別。亦讀古均文者所當知也。

聽刑

按今校定聽本作聖。聖從士聲。古音亦在耕部。

賓墳

江氏曰。賓徒人反。真文通均。

龍游

按今校定上句應作龍虬。虬游正叶。江有誥楚辭均讀同。

首在守

按在本之部字。段表以爲之咍與尤幽合均。江氏在叶徂九反方續曰。首當與守同均。首尾爲一均。中二句爲一均。今按之咍轉入尤幽之例。詩易中甚多。在字本從才聲。爲咍部字。其均首守。本無可疑。惟此文在字或有之誤。有亦訓往。淮南倣真訓。物莫不生於有高注。有猶往也。此言雄虺儻忽何往也。

繼飽

戴氏音義曰。飽讀如閉。蓋方音。段表以繼飽疊達爲均。爲尤幽脂微二部合均。馬其昶屈賦微曰。家元伯先生謂洪注此言禹之嗜

與衆人異味。以文義求之。當作胡爲快。輒而嗜欲不同味。味與繼古音同部。劉氏校箋曰。繼乃繙之誤字。紹輒爲均。江氏均讀曰。無均。今按此句文義終不易明。字誤無疑。然繼紹聲形皆不近。無緣致誤。元伯之說差爲近是。戴君方音之論。卽龍翰臣雙聲爲均之理。說亦可通。

船降

鰥親

按降今校定爲隆。船降同部正叶。惟上文歛籀疑爲籀鉤誤倒。廣雅作芻鉤。鉤曹憲音邱六反。鉤曹憲音邱弓反。則亦當均。

市姒佑殺惑服

江氏曰。鰥音昆。文真通均。

江氏曰。佑音異。殺當作弑。惑胡逼反。皆之部字。段表第一部既以市姒佑弑爲均。不收側會均。而第十五部又以會殺爲均。張譜側佑一均。會殺一均。按側會可不均。今從江說。

沈封

江氏曰。東侵借均。按東侵兩均相叶者。詩有七月冲陰蕩之謹終。易屯象傳之禽窮。比象傳之禽中中終。恆象傳之禽中容終凶功。艮象傳之心躬正終。龍氏謂此古雙聲爲韻例也。陰之雙聲爲雍。古讀陰如雍。則與冲叶。然此文一本作賜封。金無之字。疑上句亦衍一之字。此句衍一賜字。則沈金爲正叶。

亡 嚴 饗 長

按嚴不與亡饗長均。江永以爲效殷武詩嚴遑均而誤。段玉裁以爲古音八部與十部之合均皆非。俞正燮謂嚴本作莊。漢人所改。今從之。亡莊饗長爲正叶。

云 先

段表以云先爲均。曰無先字非。張譜同。江氏楚辭均讀曰。此二句無均。按今校定長字乃衍文。云先正叶。

言 文

段表以言勝陵文爲均。爲第十三部諱文第十四部元寒與第六部蒸登合均。張譜不收陵均。江氏不收勝陵爲元文通均。今按以均理論。江氏爲精。然言文二均相隔甚遠。勝陵不均。恐非。疑言文爲首尾均。勝陵爲中二句均。至蔣驥以悟過更改。均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均何環穿自閭社丘陵。句發出子文。均任意句逗。不可從。要之此處文有脫誤。故義既難明。均亦參差。

通訓第二

馮翼惟象

丁箋引淮南精神訓惟象無形。高注惟思也。馬其祖曰惟爲也。按高注固非。馬訓亦誤。惟獨也。見易象下傳虞注廣雅釋詁三象與形對文。此言惟獨有意象而無形質也。

惟時何爲

戴注曰。爾雅時是也。安戴說是本文下文惟茲可也。惟其何故。句法皆與此同。

陰陽二合

劉校箋曰。三讀爲參。古三參通用。按校箋說是。參有交互義。見穀梁桓五年蓋參讐之疏。此言陰陽交合。何者其本根。何者其變化也。舊注其本始何化所生亦誤。

圜則九重

舊注圜而九重。洪氏補注引易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別釋之。王氏通釋曰。圜則渾天之儀表。戴注曰。圜則天也。按則猶而也。舊注是下文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御覽第四引則作。而是其證。

斡維焉繫

戴注斡以制旋轉也。持於側者曰維。按戴說是。斡維天極皆名詞。舊注非。

顧菟

朱子辯證曰。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邪。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兔名。又莊辛曰。見兔而顧犬。亦因兔用顧字。而其取義蓋不可曉。毛奇齡天問補注曰。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袁慶和楊帝月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視。故禮曰。兔日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爲月魄。則又善於下。顧案朱子疑顧菟是已。而未得其義。毛氏申舊說。以爲月中兔名。引簡文袁慶詩爲證。而下文又曰。古人引事各自爲說。如鷦斯字本助辭。故曰鹿斯。曰柳斯。而斯螽螽斯。又作蟲名。余意以毛後說推之。顧亦語詞。而

顧連文。王引之經傳釋詞曰。固猶乃也。或作故。又作顧。詳見經傳。卷五。據此則而顧猶而乃也。古書有以而乃連文者。淮南子氾論訓。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又有以故乃連文者。莊子徐無鬼篇。先生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故乃卽顧乃而乃故。而顧皆有與上文語氣違反之意。此言其利維何。而乃菟在其中邪。至後世詩家相承引用爲月中兔名。則正與斯螽同例。若此者尙有有虞有夏終風斯文等詞。皆以一字不成詞。加助語以配之耳。未可據以說天問也。

又案他古書言月中兔者。如春秋運斗樞曰。行失搖光。則兔出月。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論衡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黃帝占書曰。月望而月免不見者。所見之國山崩大水陷民。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又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謝莊月賦曰。引元兔於帝臺。皆不以顧菟爲月兔之名。亦可反證毛說之非。

女岐無合

俞樾楚辭人名考曰。按天問有二女岐。其一云神女。其一云澆娘。古事無考。姑如其說兩存之。丁箋曰。女岐或稱岐母。或稱九子母。呂氏春秋有始覽諭大篇。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高誘注以岐母爲獸名。非也。漢書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宮坐甲觀畫堂。顏注引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天問本依圖畫而作。意古人壁上多畫此象。西漢去古未遠。猶沿此制。應氏之說是也。按丁謂女岐卽岐母難信。謂卽西漢畫堂所繪則近是。

鵠龜曳銜鯀何聽焉

按此問自來說者不得其義。朱子謂與下文應龍相類。是已。又謂鯀聽鵠而棄衡之計而敗其事。則非也。毛詩始說鴟鴞曳衡爲鯀治水築堤。宛委盤錯。如鴟鴞牽衡者然。亦古人因物形制器之類。說鯀何聽焉。爲鯀因鴟鴞而築堤。如戰國白圭術。不用疏導。但用防遏。迄無成功。是聽鴟鴞之計而誤之也。又引揚雄蜀本紀。張儀築蜀城。依龜行迹爲證。丁箋則謂怪物之爲崇。鯀何以聽之。諸家皆不知聽當讀爲聖。故紛紛從聽之立說。考此篇所言多涉神異。如舊注則事極平凡。問亦無義。其誤無疑。如毛說則與鯀無關。且以曳衡爲鴟鴞牽衡。不知二物異類。何由共事。惟朱子與下文應龍相類之說。立義至確。惜仍惑於聽字。致失問意。鴟鴞曳衡。當指鮦治水時神異之事。如應龍之助禹。然下句因問。鯀果有何聖德而能致此。蓋治水之事。古記傳說最歧異。後世多歸功於禹。古時必不盡然。且以事理推之。亦非禹一人之力所能爲。此屈子所以有纂前緒成考功之言也。特鮦性婞直而好方命。按殛之說。呂覽行論又謂堯欲禪舜。桀怒止之。堯蓋惡其異己。遂以三考績用弗成殛之耳。夫治水之功。豈九年可成。冤之甚矣。且鮦廉無功耳。而與三凶同罪。亦不平之甚。故下文又有何由并投而鮦疾脩益之間。騷詞既以自儻。惜誦復有鮦功用而不就之歎。屈子蓋深惜之也。鮦何聖焉者。反質其何以有此靈異。而卒被帝刑也。試合下數問觀之。此意逾顯。天問文例有合數問以明一意者。此其一也。

康回

丁箋曰。康回當作庸回。字形相近誤也。左傳文十八年。靖譖庸回。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庸用也。回邪也。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靖譖庸回。猶堯典之靖言庸違也。康成注書。以爲共工名氏未聞。叔師以康回爲共工名。恐非。按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許慎淮南注曰。共工。古諸侯之强者也。則非四凶之共工。叔師之說或有所據。

卒然離蠻

舊注言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洪以啓與有扈戰爲卒然離蠻。按卒然猶卒焉也。句法與下文終然爲害卒然身殺同爲疑問之詞。二然字亦猶焉也。安也。

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

王薑齋曰。竹書紀年載益代禹立。拘啓禁之。啓反起殺益以承禹祀。蓋列國之史異說如此。啓能憂勤以濟難也。拘囚禁也。達逸出興師也。按諸家說此皆以啓伐有扈爲言。惟薑齋據竹書立說。足破衆迷。此事見晉書東晉傳引竹書今本無之。又與儒書所傳異說。故諸家不從。不知天問所述。自是傳聞異辭。王疑列國之史異說如此。致確。劉盼遂讀惟爲權亦通。今從之。

皆歸歟箚而無害厥躬何伯益作革而禹播降

按此卽承上文爲問。王薑齋曰。言禹受舜禪。與益受禹禪同。益以亡身而禹無害。作革。言爲啓所革。播降。書所謂敷於四海也。按王說近是而未盡瑩。劉盼遂謂作祚聲同。余疑作革乃乍革。與下文蕃隆對文。蓋言益佐禹治水。皆遇飼躬之運。勞身焦思。而無害厥躬。此禹益之所同也。今益則乍卽位而革。禹則子姓蕃衍隆昌。其相異如此。故以爲問。此舉甲事比勘乙事以明問意例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孫詒讓札遂曰。此當冢啓言之。注以爲指禹母未確。此勤當讀爲詩鴟鴞恩斯勤斯之勤。鄭箋釋爲殷勤。言母殷勤其子。而子反害其母。致其化石也。死分竟地。亦卽指啓死太康失國之事。張惠言曰。竟境本字。按孫以爲太康失國是也。惟說勤子屠母。仍以爲啓

母化石。事期猶未安。劉勞也。娶也。引申之爲告婚也。墨乃瘡之誤。半瘡也。此言太康兄弟家。爲舜所乘。太康之母。既以憂苦。其子致病。而啓死未久。國境亦以分裂也。

胡狀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丁箋引路史。謂此文妻彼洛嬪。蓋有洛氏之女。崧案又引陳本禮云。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河雒。二國名。伯。其爵。嬪。其妃耳。羿恃善射。殺河伯奪其國。又殺雒伯而淫其妃也。王贊齊亦以雒嬪爲河伯之妻。有雒氏。似本路史。按陳據竹書。但可證。河雒爲二國。殺河伯雒伯奪雒妃事。殆爲想像之詞。劉盼遂又謂河伯斥伯。封洛嬪卽伯封之母。后夔之妻。名玄妻。又作眩妻。而淫。所貪之純狐氏也。劉氏以河伯斥伯。封洛嬪卽玄妻。則於河洛之義不可通。二說未知孰是。要之此問因上文而發。上言帝降夷羿。革璧夏民。何以自恃善射。肆其淫威。故又曰。后帝不若。而有吞撥之禍。但直書其事。以見吉凶無門。惟人自召之意。此亦天問文例之一也。

馮珧利決

朱注。馮滿也。言引滿也。王氏通釋曰。馮籍也。恃也。利決。巧力能決中也。按珧決之訓。洪補注得之。馮利二字。朱王說皆未安。叔師於此文馮訓挾也。下文馮弓挾矢之馮。則訓大。疑傳寫互誤。此文大與利同爲況詞。下文馮與挾同爲動詞。文義顯然。不容互易。

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丁箋曰。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曰。昔有仍氏生女。黓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慾無厭。忿類無期。謂

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路。史夷羿傳。謂封豨是射。卽此。又曰。一說左傳。四言羿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故曰獻蒸肉之膏也。言羿之善射如此。何竟爲人俎醢。而天命弗順乎。卽論語不得其死之意也。按此二說皆據左傳立論。似較舊注有根。然左傳曰。虞羿于田。又引辛甲虞人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麌牡。屈子離騷亦曰。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是羿以好田而失國。本古代之傳說。此文之封豨。虞箴之麌牡。騷詞之封狐。所言雖異。皆原獸也。獵畢蒸所獲獸以祀天。亦古代風俗。周官記周代田狩之禮。尙有獻禽祭社享祔祀祊享蒸之文。蓋其遺意。後人以左氏所記。適可與此文傳合。遂以改舊注。則佚田失國之意不存。且與下述羿被撥吞之文複矣。不如仍用舊說爲長。又按后帝天也。見左氏文二年傳注。不可以屬羿之子。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毛奇齡曰。此羿事也。阻當作鉏。地名窮。卽有窮國也。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于商丘。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商丘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若本有窮氏所遷也。斟灌斟鄩皆在東極。古隅夷地。以商丘二斟較之。有窮在西。故曰西征。古險字卽巖字。如傅巖史作傅險。羅莘路史注云。鉏今澶之衛南。窮石卽有窮之地。今壽之安豐地有窮谷。窮水杜預而來。皆以爲西郡斟丹妄矣。按汲書羿桀皆居斟尋。則宜在此。與鉏相近。豈得遠出西塞。因夏民乎。此辨故記。窮石爲淮南子之刪丹也。刪丹在張掖。天問云。阻窮西征巖何越焉。此謂羿也。蓋亦因誤。予有以知天問非屈原作。注以爲鯀阻羽山尤妄。按阻窮爲鉏。二氏皆主之。西征不及西塞。毛說可證。惟莘疑天問亦因誤。知非屈原作。未解何故。余意以鉏窮爲自鉏遷窮文義未安。鉏窮當爲稱羿之詞。鉏其始封之地。窮則遷窮後國氏。合稱鉏窮。亦猶殷商可兼稱也。案竹書夏帝芒十三年。商之刪丹也。刪丹在張掖。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殷契條

湯以商爲代號。至盤庚復改稱殷。是以殷商可兼稱之。商。西征越險之事。史文無徵。不可知矣。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劉盼遂曰。眩妻卽玄妻。卽羿之室也。按以眩妻卽玄妻。與上句純狐文義重複。故前人不用左氏之玄妻。以釋此文。非不知也。

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按上文西征乃羿事。則化熊不應別屬鯀言。諸家以左傳昭七年晉侯疾。韓宣子私問子產。晉侯夢黃熊入寢門。是何厲鬼。子產有鯀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之言。遂皆以爲鯀事。或以國語作能。疑熊不能入淵。又說爲三足鯀。益可笑。不知化熊之事。古記多有。如禹化熊爲塗山氏所見。見漢書武帝紀。師古引淮南子。共工之卿浮游爲顓頊所敗。化爲赤熊。見御覽九百八引瑣語。蓋熊之爲物。多力而大。古人神之。故凡强力之人。則疑其化熊。或古語相傳有羿化熊巫復活之事。亦未可知。要非鯀事。如說爲鯀。則巫活鯀。事復何所本邪。

咸播秬黍蕡蕡是營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王氏通釋訓營爲除。言堯之用人。如種秬黍而未除蕡蕡。使鯀得長養其惡。千載而下。猶能遠病晉君。是其貽害脩長盈滿。戴氏注訓營爲作。大致仍用舊說。言鯀與共工等並投四裔。禹平水土。功蓋父愆。而不能免其罪。故反復惜之。如是丁箋意與戴同。言屈子哀其并四凶投荒。雖有孝子而不能改其惡名。按諸家說此。多未瑩澈。咸徧也。營惑也。并屏也。投棄也。疾惡也。言堯欲徧種秬黍。乃惑於鯀。致鯀功用此不成。而反屏棄遐方。惡名脩盈如此。蓋亦重惜之之詞。尋屈子同情於鯀如此之深者。殆以懷王初欲興國。

而不辨賢。後世令賢良如已乃蒙伐功。不無有譏刺流放之大罪。亦興滅嗣也。自禹獻功以下。歷歷更代之事。爲間。比處重涉俗諺。非以爲問。正以寄慨古人耳。蓋亦大師文傳。世說家未得此意。故費文義失考。而記多扞格。不知賦家之父。有時俱重在明志。非史記。亦非史論也。安可處處徵實求之乎。

又按孫詒讓讀并爲大學。並諸四夷之並。讀授爲詩。巷伯投界有北之授。謂并投猶言屏棄。卽指殛斂羽山之事。說文。殛。殊也。從步。亟聲。虞書曰。殛斂於羽山。段玉裁曰。殛本殊殺之名。故其字廁於殤殂殯葬之間。堯典殛斂。則爲極之段。借非殊殺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裔。王棻友說文句讀曰。許君引此謂殛可借爲極。謂窮極之於羽山也。洪範及左傳。殛斂。釋文。殛本又作極。是其證。且左傳曰。流四凶族。知尙書流放竄殛同意。變詞以成文耳。此二說與孫君屏棄之義合。故附著之。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

丁箋曰。白蜺。嬰茀。此盛言姮娥之裝飾也。蜺與霓同。猶月中霓裳羽衣。嬰茀。婦女首飾。荀子富國篇。處女嬰寶珠。楊倞注。嬰繫於頸也。說文。嬰。頸飾也。從女。頭。頭其連也。易既濟。婦喪其茀。馬融云。茀。首飾也。見釋文。胡爲者。訝之之辭。言此豔裝濃飾。胡爲而畫於此祠堂也。按丁氏以上文說羿事。此當指羿后竊藥入月宮事故。易舊注爲說。然叔師之說。本之劉向列仙傳。向曾說天問。當是漢代相傳有崔文子事。且此後各句皆雜出靈異之事。屈子所見壁畫蓋如此。故文不次序。證以今存漢畫可知。不必因上文說羿。遂疑此爲羿后事。此堂乃文子之堂。亦畫中所有。舊注以爲祠堂。非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王念孫曰。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滅字當讀爲蟲。古無蟲字。借滅爲之。崔文子引戈擊蠅。而廢其藥。故云得夫良藥。不能固藏。若訓滅爲善。則與固字不相屬矣。按王說是。丁箋以爲姮娥何從得此良藥。致奔入月中。不能自固以善其身。增字太多。頗嫌迂曲。以此知其不然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按丁箋於此二句與下二句別以山海經西山經欽鴟化爲大鶠。鴟化爲鳩鳥爲說。言天有常法。陰陽相生。殺之則陽氣離而身死矣。何由化爲大鳥而鳴如鵠邪。既身化能鳴。何殺之而喪厥體邪。訝其生死之無常也。按此二句文義難明。丁創別說。亦無端據。且屈子本問大鳥何鳴。今以問何由化鳥爲說。其誤甚明。凡欲正舊注之失而不得確證。或別無勝解。則不如因仍舊注也。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毛奇齡曰。釋舟陵行。解舟而陸是行也。遷移也。卽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稟盪舟。皆是也。此無所指。言前古有是事耳。或曰。此卽稟事故。下節卽及澆。澆稟同。愈穀曰。此二句當屬下爲義。下云。惟澆在戶。何求於嫂。注曰。澆古多力者也。論語曰。澆盪舟。然則此二句卽謂盪舟。論語孔注曰。稟多力。能陸地行舟。此云釋舟陵行。謂置舟於陸地而行之也。按毛愈說皆較舊注義長。惟此二句問澆事。必援下文證之方明。而下文始出澆名。所問又別一事。則此處文義終嫌晦昧。疑此上或有闕文也。洪補因上文說。澆聯想列子龍伯大人一釣連六鰲事。乃曲爲之說。已非。丁箋復以列子此文有岱輿員嶠沈於大海。仙聖播遷之語。引以釋何以遷之。尤爲以一二字牽連強說不可從。

女歧縫裳

俞樾楚辭人名考。按上云惟澆在戶。何求於嫂。故以女歧爲澆嫂。然襄四年左傳云。浞因羿室生澆及豶。又云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禮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則浞止二子。長澆次蘕。無兄而有嫂。何歟。按竹書紀年帝相後附注曰。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強圉姪至其戶。陽有所求。女歧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釀斷其首。乃女歧也。戴東原謂附注之文乃晉武帝詔束晳隨款所說。束親見古本竹書。此之所說未詳何本。是否卽依叔師天問注爲言不可知。故俞氏仍有此疑也。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按洪氏補注引左傳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以證叔師之誤。是也。顧亭林日知錄云。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灘。覆其舟。滅之。楚辭覆舟斟尋。正謂此也。顧氏之說與洪合。上言湯誅易夏衆而桀遂亡。上帝何以厚湯。此言澆亦滅夏后相。少康何以能復滅澆而中興夏業。言外有湯以德興。澆以力亡之意。可見天命難測。常視人事爲轉移。此援後事比勘前事例也。諸家蓋不知天問文例。又因仍叔師誤說。遂不可通耳。

登立爲帝

毛奇齡天問補注曰。登女登也。亦名安登。炎帝之母也。世紀云。炎帝母任姒。有儻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安登游于華陽。生神農焉。蓋上古立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娀。后稷本有邰。是也。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帝也。丁氏曰。一說舊以登立爲帝屬伏羲非也。余謂皆指女媧說。女媧伏羲氏妹。自古皆以男子帝天下。女媧獨以女子爲天下君。豈女媧自立之

乎。抑伏羲獨傳之妹乎。按登立連文毛以女登之所立則爲帝。釋登立爲帝殊爲不訓。丁以屬女媧言於羲較長此倒句也。下問女媧化體孰制匠之此問其登立爲帝又有何道可尙也。

終然爲害

按然焉也安也說見前

吳獲迄古南獄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按此四句未詳疑古事之失傳者舊注以爲泰伯仲雍去周開吳事毛奇齡以迄古卽終古孰期爲孰必去斯爲去南獄。問意終不能顯豁王闔運楚詞釋謂獲乃泰伯之名亦不知何本大氐皆意度之詞不足信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王氏通釋曰緣鵠未詳飾玉謂禹錫玄圭告成上帝歆饗以有天下後世子孫貽謀可承何至桀而滅喪。按王氏以飾玉爲錫玄圭雖無可證而上二句屬禹言似較諸家伊尹干湯說爲長因下文帝乃降觀始言湯遇伊尹事且乃字明承上文而言不應此處先言伊尹干湯也。又此篇兩用后帝皆指天帝言與左氏文二年傳皇皇后帝注合承猶傳也儀禮少牢饋食禮承致多福無疆子女孝孫注承猶傳也傳謀猶貽謀詩貽厥孫謀箋貽猶傳也此言貽謀可承語猶未瑩張惠言以去湯就桀說承謀夏桀則上文后帝仍當屬湯亦未安天問有原始要終以明問意之例此類是也。

該秉季德

王滅維。夏桀時。子。李於。卜辭。有。子亥。商。子。冥。立。胡克家。疑爲誤字。非也。梁氏七世之說。殆本劉氏所紀。康成亦謂冥乃契六世孫。乃。冥爲司空。勤其官事。亦可證。冥乃殷先公之質者。故屈子稱之也。一世考。劉恕通鑑外紀。於曹圉卒下。曰。子根國立。卒。子冥立。胡克家。疑爲誤字。非也。梁氏七世之說。殆本劉氏所紀。乃契六世孫。竹書紀年。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子亥遷於殷。按今本竹書無侯子亥三字。乃始稱殷。子亥即契七世孫。振是也。但梁數世系較殷本紀多。但不知劉氏何本耳。又史記集解引宋衷世本注。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亦可證。冥乃殷先公之質者。故屈子稱之也。

恆秉季德

王國維曰。恆蓋該弟與該同秉季德復得該所失服牛也。按王恆世本史記山海經竹書皆無王氏以卜辭得之甚確詳見所著殷

繁鳥萃棘至後嗣而逢長

按此上甲微以後事史闕弗詳舊注以解居父及舜弟象事說之致文義失序不可從詳觀何變化以作詐二句蓋以上甲微雖能恢復舊物而其後嗣淫亂如此何以能豐大長久以見天之禍福不易測如此也逢長之逢卽洪範子孫其逢之逢馬注大也朱駿聲曰逢豐之借字是也下文何逢長之句亦同

不勝心伐桀。誰使挑之

按此間舊注增文說義。迂回太甚。淮南證言訓曰。聖人勝心用意。王引之曰。勝心。任心也。此文勝心當同此訓。不或語詞。言湯任心以伐桀。誰復使挑之邪。勝心與誰挑對文見間意。馬其說本挑作祧。云。祧謂易代也。非。

會朝爭盟

戴氏曰。言諸侯畢會之朝。爭趨而至。何以皆踐吾師期乎。盟者。河北地名也。史記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是其事。馬其說本挑作祧。謂易代也。非。按爭盟即清明。說詳正字。戴氏以史記有渡盟津事。因說爲地名。說爭盟爲爭趨而至。殊牽強。注家每喜以一字之偶合。牽連爲說。如上文平魯曼膚句之駢。魯何以遷之句之仙。聖播遷。皆同此弊。今悉從刊削。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舊注以蒼鳥卽詩時維鷹揚之鷹。孫詒讓又謂卽蒼雉。引史記齊世家。師尚父左秋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雉。爲證。謂萃之卽總爾衆庶。叔師以比諸將帥也。按此說亦不免以字牽合之弊。此當說武王伐紂時祥異之事。如白魚入舟之類。今不可考矣。

到擊紂躬

丁箋曰。史記周本紀。武王入至紂死。所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卽所謂到擊紂躬也。劉盼遂據此謂到爲刀之借字。引釋名。刀到也。爲證。馬其說曰。到同倒。史記紂師皆倒兵以戰。按馬說是也。紂師倒擊。民心歸周。公旦何以有占筮不吉之言也。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

按諸家說此多以爲武王伐紂事。獨王贊釋以爲周公東征事。以文義次序論之。假可。但惟謂行將所奉之衛以致罰。並擊擊翼。爲盡剪其黨。則猶難安。疑上文責二叔以殷叛。乃爭致滅喪之道。何以竟行之。此文問周公自殘其手足。何以亦將之。將亦行也。何以云云。蓋有不宜行而行之意。屈子於此事致不滿者。殆有深痛於椒蘭擠己歟。又伐器二字舊訓攻伐之器。朱用洪說。謂爭遣伐器。爲羣后以師畢會。殆因攻伐之器。義訓未的。故渾說之也。然上文已有甲朝踐期之間。此處不應再言會師。蓋齋說此爲東征事。因以詩之斧斨說天問之伐器。於問意終嫌不顯。故疑爲滅喪二字之誤。諸家殆因誤文強說也。

環理天下

戴氏曰。環理謂計度天下里數也。汲郡古文說云。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按天問之環理。卽竹書之還履。猶言周行也。戴訓爲計度。恐非。

妖夫曳衡何號于市

按補注引說文。衡行且賣也。以訓曳衡爲夫婦相引行賣於市。足正叔師曳戮之誤。毛奇齡謂衡字或爲與鴟曳衡。衡字相近致誤。豈古本有誤作曳衡者。故叔師以曳戮於市爲說邪。

卒然身殺

殺。朱本音弑。曰。一作弑。按然焉也。安也。說見前。殺弑雙聲通用。詩墓門序箋。殺君而自立。釋文本又作弑。同儀禮士冠禮注。篡殺所

由釋文，本又作弑。亦作弒。同是其證。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

按據洪補注。則聖人乃指下二人。言叔師以爲文王。非也。其乃也。言聖人之德本一。何梅伯則受醢以死。箕子則詳狂以隱。卒乃異方也。此問可見屈子於自沈與遠逝二事。蓋計慮已熟。特因梅伯箕子而發之。揣屈子之意。殆謂雖異方不害其爲一德。己則願效梅伯之死於忠諫。不爲箕子之詳狂遠害也。

稷惟元子帝何竺之

愈穢曰。帝謂帝魯也。竺當爲毒。古字通用。天竺之爲天毒。卽其證也。廣雅釋言曰。毒憎也。此言稷乃魯之元子。帝魯何爲憎惡之而棄之至再至三乎。下文曰。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卽承此而言。其義自見。劉盼遂曰。古者夫婦制度未確定時。其夫往往疑首子爲其妻與他種合而生。故有殺首子之風。史記夏本紀。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予不子。此不以啓爲子也。漢書元后傳。王章上封事云。羌胡尙殺首子。以盪腸正世。顏師古曰。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他姓。墨子亦云。越東有軒沐之國。食其長子。謂之宜弟。知古代於元子所最毒視。不如周世之重嫡長子也。屈子生于戰代。故以爲怪而問之。按劉說足證愈義。惟謂屈子之間爲不明古俗。則尙未得本意。試合下問觀之可知。蓋屈子以稷之所遭。禍福靡常如此。以見天道之深遠難測。惟求之於人事。差可憑耳。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劉盼遂曰。此言稷爲司馬之事也。古經籍皆言稷播殖稼穡。無言其將弓矢者。惟尙書刑德放云。稷爲司馬。詩疏。王充論衡亦曾引。

言之初稟篇曰。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詩魯頌閟宮篇。鄭箋云。后稷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據此知天問所言。多爲古代所傳最古之史料矣。俞樾曰。注曰。帝謂紂也。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事。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愚按上方言后稷。何以此卽言武王伐紂之事。雖天問之辭。本無次序。然此句似仍宜以后稷言。其義較長。詩生民篇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此言后稷始生之時。赫然若有神靈。上帝亦爲之震動不寧。不康禋祀也。屈子之意。謂后稷之生。旣驚帝切激。則上帝宜不祐之。何反使其子孫享國長久乎。按此四句皆稷事。諸家或以爲文王事。蓋因稷爲司馬不常見。因以馮弓挾矢。爲文王得賜弓矢專征事。上二句旣以爲文王。遂說驚帝爲西伯戡黎。祖伊奔告事。致失次序。劉禹二說是也。馮訓大逢訓。遇皆誤。見前馮瑞利決及繁鳥萃棘條。

伯昌號袞秉鞭作牧

舊注曰。伯昌。謂文王也。秉執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旣袞。文王執鞭持政爲雍州之牧也。按如叔師說。則號袞乃紂。今文伯昌號袞。四字成句。何得曰紂號令旣袞。故朱子集注不從。而以文王號令於殷世衰微之際爲說。於文義雖較順。然如本作伯昌號袞。叔師亦不應不顧文義如此。疑文有訛誤。

遷藏就岐

丁箋曰。藏。謂藏主於室也。左傳莊十四年。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杜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遷藏主而就岐下。綿之歌古公曰。作廟翼。此其證也。易益之四爻曰。利用。爲依遷國。按丁說似較舊注義長。

俞氏楚辭人名考曰。按伯林解爲長君。殊無義理。劉樞卿圖之。其失。愚疑伯林乃申生之字也。古之名字必相配。楚公子壬夫。辛子。壬水也。辛金也。名壬字辛。取水生於金也。衛夏戌字丁。戊土也。丁火也。名戊字丁者。取土生於火也。申生字伯林者。申金也。季夏之月。律中林鍾。周禮大師職鄭注。林鍾未之氣也。然則名申字林。正取林鍾之義。林鍾未之氣。未土也。亦取金生於土也。申生之字。不見於內外傳。而獨見於楚辭。考古者。其可不知乎。按俞說雖無徵而近理。

動闔夢生

王氏通釋曰。生與姓同孫也。戴氏音義曰。古人言子孫曰子姓。詩公姓卽公孫也。生當讀爲姓。如彝鼎文惟作隹。祖作且之類。按王戴說是。諸家多不釋生字非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按此二句未詳。丁箋申舊注。言中央之蛇。或干帝怒而殺之。而蠭蛾之微。亦肆其螫毒。羣聚于帝臺。何大小之反常也。毛氏補注曰。中國共君。亦寵大矣。何以上帝有時覆怒之乎。蠭蛾細物。其命甚微。何以其力反固。能自全乎。言大者有時以失。而細者有時以得。存亡禍福。旋轉無已。不可知也。戴氏音義曰。言居地之中。共牧斯民。列后何以相怒而爭乎。蠭蛾之屬。賦命甚微。乃亦有君長。各相競鬪。其力何堅乎。三說不同如此。然叔師舊說。當有所本。王董齋謂當時稗官所記。是也。疑壁畫有此故事。屈子因以爲問耳。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毛氏補注曰。此夷齊事也。按譙周古史考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劉峻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注。夷齊采薇。有女子謂之。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因餓首陽。又按廣博物志。伯夷叔齊逃首陽棄薇不食。白鹿乳之。似言夷齊采薇。既驚子女。何以鹿復祐之也。回水。河水回曲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曲卽回也。猶瓠子歌所謂北渡回也。萃止也。言夷齊諫武王不聽從而去之。則亦已矣。抑又何喜于首陽而就止之也。丁箋曰。萃聚也。兄弟相聚也。何喜云者。訝其視死如歸。欣然就義也。按丁得問意。惟以兄弟相聚爲說。仍未當。萃本作賴。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注。萃與賴同。又禮論。悅豫婉澤。憂戚萃惡。注。同賴。何喜者。謂伯夷叔齊。北至回水。餓而顙頷。果何所好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處爰何云

按諸家於此。多以爲屈子呵壁時事。恐非。疑亦壁畫故事之失考者。此文全篇皆問天之詞。此處不應忽入己事。

荆勳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王闔運曰。謂楚先王處山林也。按叔師說。此亦以爲屈子自道。其誤同前。疑壁畫楚先王有此故事。今已無考。

孫詒讓曰。吳楚構兵。乃楚平王時事。屈子安得諫之。王注殊憒憒。荆勳卽荆闢。蓋謂鬻拳也。莊十九年。左傳。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勿從。臨之以兵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爲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注云。使其子孫常主此官。此云作師。師卽官。言鬻拳之後。世其官秩。何久長也。悟過改更。亦冢上文而言。謂楚王既從鬻拳之諫而改過。則鬻拳又何言乎。

此問題之研究，以古書之記載為根據，並參照歷代之學說，對此問題作一詳盡的討論。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按此言吳光與王僚爭國而得立。其取之不以道。何以能勝楚邪。諸家以爭國爲爭楚國。失問意矣。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按此處文有脫誤。諸家因誤文立說。殊不得問意。疑當依一本作何環閭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上二句卽史記楚世家。楚昭王十年吳闔廬伐楚破郢伍子胥鞭平王墓。環乃壞之誤字。壞閭穿社。國都殘破也。以及邱陵。卽鞭及先王陵墓也。下二句乃子文事。惟文有殘。義亦不明耳。張惠言謂此二句皆子文被放事。則亦未審有闕文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按諸家說此多誤。堵敖卽史記杜敖。名熊羆。文王熊貲子。成王熊惲兄也。史記楚世家曰。惲弑羆代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所謂忠名彌彰也。此亦原始要終以爲問例。蓋熊惲以弑兄得立。何以反得忠名。亦以見天道之難測也。

評文第四

庚子山小園賦「諒天造兮昧昧。哀生民兮渾渾」二句。上符屈子天問一篇之意。蓋屈子初仕懷王。君臣相得。宜可以興楚而制秦矣。乃其卒也。已遭斥退。而王亦客死。及頃襄由齊得立。齊者已所主。合從之

國也。宜頃襄可以重用已而聯齊復仇。方更遠於江。南而委之。亦喪師辱國。卒以不振。古凶禍福之端。不能究詰如此。似福善禍淫之天道。亦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全篇中皆作問天之詞。後人據此。遂謂屈子終不出古代天命說。其言固非。即以此爲屈子之懷疑哲學者。尤誤。夫觀天問之文。固皆疑辭。若求其言外之旨。則屈子亦自有其所見。篇首各問。有天果安在。而神變若此之意。次問人事。則獨於賢奸德力之間。反復致詰。豈非以天命無常。惟人是視。古今治亂興亡。所由何可盡付之天命而不責之人事哉。全篇問語。皆含此意。屈子非純任天命可知。且概觀屈子平生。認人力足以回天忠誠可以感主。故雖遇宗國傾危之時。志氣勇銳。絕不存頹廢放逸之念。惟其志氣之勇銳。故其見忌也多。惟其見忌之多。故其挫折也大。惟其挫折之大。故其憤懣也深。惟其憤懣之深。故其爲言也鬱。天問者。鬱至之文也。後之讀者。既不及見乎此。乃以近世所謂懷疑哲學目屈子。亦可笑之甚矣。

天問文例。注家多不留意。今姑舉數條以發其凡。有合數問以明一意者。鵠龜曳銜至而厥謀不同是也。有舉甲事比勘乙事以明問意者。皆歸劙劙而無害厥躬之舉。益比禹是也。有援後事比勘前事以明問意者。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援湯伐桀以比澆滅相是也。有原始要終以明問意者。啟夢賓帝及緣鵠飾玉兩段是也。有直書其事而問意自見者。帝降夷羿一段之述。羿浞事是也。有寄慨古人以明本意者。咸播芑黍蒲蘋是營之致慨於茲是也。其餘問天地奇怪之軍。則皆舉自然靈秘以形人事之例也。大氐屈子。

每問一事皆有不。事。未。解。古。學。者。難。得。其。有。不。可。得。者。必。其。事。實。無。考。或。其。文。有。脫。落。者。耳。

天問全篇惟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二句乃敍帝堯君臣酬答語非問詞不數外共得百七十二問以二十六種句法爲之今各舉一句以示例（一）誰傳道之（二）何由考之（三）惟時何爲（四）何本何化（五）幹維焉繫（六）誰知其數（七）所行幾里（八）厥利維何（九）天何所沓（十）夫焉取九子（十一）何闔而晦（十二）歛何聖焉（十三）何踐鬲期（十四）其誰從焉（十五）其何所從（十六）何氣通焉（十七）何所冬煖（十八）焉有石林（十九）焉得夫朴牛（二十）羿焉彈日（二十一）卒焉離蠻（二十二）何以咨嗟（二十三）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二十四）簡狄在臺譽何宜（二十五）比干何逆而抑沈（二十六）遷藏就歧何能依

前賢疏解天問約有六失習於儒書傳說不知屈子所讀之書有在刪定以外者因不信夏啟殺益伊尹干位之事而妄說之一也以天問爲敍述古事之文而忘其爲賦家之作因以實迹虛致多杆格二也誤會叔師文不次序之言而忘其爲呵壁之作因而誤說三也但博徵故實或以一二字之偶合牽聯爲說致失問意四也先存天問詞多靈怪之念而忽其傳寫之訛謬因就誤文立說五也但講聲音之通假而不求文律之從違故有說單字則義尙可通觀全篇則文多異轍六也凡此六者皆詳著正字及通訓中

今總揭之於此。

古今文家評論此篇亦有二過（一）者每好分章析節以求全篇理脈其弊則武斷（二）者拘守逆志之義務切屈子時事其弊則穿鑿蓋天問之文原爲游目興懷而作體製迥異常篇雖羣言自有宗主而百端樞觸隨境行文既無分章布節之工亦豈有意於寄託者若節節搜求句句比附則言之彌工者失之亦彌遠而已此則雖通雅如臯文亦在所不免餘子紛紛更無譏已



讀敖士英關於研究古音的一個商榷

曾運乾

暑假期內。此稿於二十年八月作於瀋陽東北大學，有門人自北平來購得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攜以示余。中有敖士英君關於研究古音的商榷一文，條理秩如，考證繁博，信音韻學界之鴻箸也。顧其中涉及拙箸，喻母古讀考處，則尚有須商榷者。原文見十七年東北大學季刊第二期。鄙意文字聲類原有大經大緯之部，居同條牽屬雜而不越，字母系統前人已說明者不贅。其橫決躊躇，亂聲類之經界者，獨喻母粘同影母而已。因定影母獨立，喻母三等古隸牙聲匣母喻母四等古隸舌聲定母不宜與影母清濁相配，或與之正變相承。敖君博考經記之結果，亦定影母獨立歸喻三於淺喉。拙著《牙聲》而喻四則改隸齒聲，首表具見原文篇末。二六〇是拙箸三義已承。敖君嘉許過半矣。獨喻四隸定未獲通過，依例證計，拙箸原舉喻四之讀同舌聲定母者五十餘條。敖君僅舉喻四之讀同齒聲邪母者十條，多寡相懸似不應。以少數壓迫多數，取消前議，另圖建設，顧考證引據祇求精審，不務繁廣。如其翔實，雖單文孤證，皆可執持。如其脆弱，雖累牘連篇，祇益繳繞，不幸敖君所舉喻四例證二十七條。五九四及五九五頁中有誤舉等第者三條，有助余說，張目者十四條，其自刎爲鐵證定喻四於齒聲者，蓋不過十條而已矣。均見後文而所舉各字果爲齒聲與否，則又大可商榷。也至其所引切語，自云截至漢魏爲止，大抵采取孫炎徐邈之音，間采劉昌宗三禮音以資佐證，陳義不

可謂不高。所據等韻爲清代官書音韻闡微。取材不可謂不謹。顧所載劉音頗據譌文所注呼等亦多逾次而審其條貫稽其表格則又不似筆下偶誤手民誤排者豈作者故意歎歎耶此絕非鄙人吹毛索瘢用意過刻誠以所託既如是其高徵引又如是其博如不指出不獨喻母之音讀亂而聲類之經界亦淆治斯學者將愈無所適從也原文篇幅甚巨關涉頗廣未暇周觀博覽茲所舉正皆以關於喻母爲限使知鄙人此作祇爲回護己說絕非有意指摘他人也大凡討論一問題有前人已規定之條例或同時人已確定之論證可資吾人共同遵守者因人成事事半功倍故今茲商榷皆先引前說等爲論據而後引原文依例證明藉明鄙說皆依傍前人決非有所創作閉戶造車出門期於合轍願與作者共守斯言吾人以爲研究古聲類有不可不知者四事。

第一當知古讀例

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有舌音類隔之說不可信條又有古無輕唇音條意謂古音知徹澄讀如端透定非數奉讀如幫滂竝章氏國故論衡有古音娘日歸泥說黃季剛先生推廣錢竹汀之說言古

音照三穿三牀三審三禪讀如端透定見草方雜誌某期朱芳圃文引考正齒音三等讀入舌頭音錢竹汀是。但未分別二等三等耳然所舉各字則全爲三等。是。但未分別二等三等耳。然所舉各字則全爲三等。皆錢玄同先生集各家考訂之結果定爲古聲十九紐

表。

影 子喻	見 羣	端 知	照三	幫 非
曉	溪	透 徹	穿三	滂 敷
匣 子	匣	定 禪澄	神 (牀三)	精 莊(照二)
來	泥娘日	從 (牀二)	清初(穿三)	幫非
		立奉	滂敷	
		心 (山審二)	精莊(照二)	
		明微	幫非	

【表例】加括弧者皆名稱之異。拙見擬移者作〔〕。敖君擬移者作〔 〕。

云。凡分注之類皆古音所無。而其音併於大書之類者也。如古音喻于二類皆讀同。影徹穿審皆讀同透是也。餘仿此。余意影母獨立于母。應隸牙聲。匣母喻母。應隸舌聲。定母。故有喻母古讀考之作。余說亦非

韻創作亦係就前人之說推廣之。拙著未段云。于母當讀如牙音匣母。丁度韻作集韻時已見端倪。如雄、廣韻殘作卷亦作羽就前人之說推廣之。拙著未段云。于母集韻作胡弓切。吳匣母爲一系。故七音略指微韻鏡均隸牙聲匣母三等。自係正讀。但不能就此例推廣。又改本切韻指掌圖檢例云。匣闕三四驗中覓。喻虧一二匣中窮。上古釋音多具載。當今篇韻少相逢。注云戶歸切轉于古切戶。是明言喻母匣母古音同讀也。唯未能別喻四于喻三。其見終未瑩也。是喻三應隸牙聲匣母。就集韻七音略指微韻鏡切韻指掌圖之說推而廣之也。惟謂喻四應隸舌音定母。則係余創說。

敖君古音商榷似尙有未憭古讀條例之處。如云

原注喻一。當作喻四。凡原文注等。述原注牀三。詩大雅文王聿脩厥德。漢書東平思王宇傳引作述修錯誤如係筆誤或誤排。不加辨證。

厥德。又匡衡傳注師古曰。述與聿同。

原文五
九四頁

案鄙說一格廣韻聿余律切。喻四。述食聿切。牀三。依古讀例牀二讀同定母。則聿讀爲述。正喻四。古讀定母之一。證師古深通古聲類。故知述與聿同。

夷喻陳澄

三

春秋襄二十四年左傳於夷儀。公作陳儀。五九
案說文陳从申聲。古音如田。史記齊田氏卽陳氏也。田隸定母。陳隸澄母。夷之讀如陳。實讀如田也。正喻四。讀同定母之證。

育喻

澄

三

書皋陶謨

按當作
堯典

教胄子。說文引作育子。五九

五九

案育讀如胃。喻四。讀如澄。母古讀澄定不分。正喻四。讀同定母之證。

夷喻

禪

三

春秋宣十一年左公盟於辰陵。穀作夷陵。五九

案夷在喻。四。辰在禪母。依古音禪母讀同定母。正喻四。讀同定母之證。

余喻

舒

春

爾雅釋天四月爲余。孫炎余作舒。五九

按四月爲余。鄭詩小明箋引作除。廣韻除直魚切。又遲侶切。並澄母古音澄定不分。余讀如除。正喻四。讀同定母之證。孫炎本鄭君再傳弟子。與其信孫說讀余爲舒。毋寧信其先師說讀余爲除也。卽依孫說。讀舒入審三。依古音讀例審三讀同透母。亦與定母相爲清濁。

榦盈

四喻
微

春秋昭二十三年左沈子逞公逞作𦥑榦作盈

五九

按盈在喻四。逞在徹母。徹母古音如透。與定母相爲清濁。又逞字說文从走呈聲。呈从口。壬聲。壬象物出地挺生也。是壬本讀如挺。挺廣韻特丁特頂二切。本定母字。依說文聲類求之。盈讀如逞。亦喻四讀同定母之證。

渝

喻輸審

春秋隱六年左來渝平。公穀作輸平。

五九

案左六年傳鄭人來渝平。墮成也。穀梁傳云。輸者墮也。墮徒果切定母。以雙聲字爲訓。正喻四古讀定母之證。卽依今音輸讀審三。古音如透。亦與定母相爲清濁。

陽

喻傷審

詩澤陂傷如之何。魯詩傷作陽。

五九

按傷爲惕之同聲。段借字。廣韻音式羊切爲審三。依古讀例爲透母。與定母相爲清濁。

延

喻施審

詩旱麓施於條枚。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施皆作延。

五九

按說文施从臤也聲。也聲古音如它實如佗。說文从它聲者或讀同也聲。如頌讀若馳是也。从也聲者或讀同它聲。如弛讀若佗是也。又篆从它聲者。隸變多作也。如蛇或作蛇。佗隸作他。沱隸作池。是也據此知也。它同聲也。讀如佗。徒何切定母字地从土也聲。徒四切亦從定母發聲。然則延讀如施。依古音讀。正喻四讀同定母之證。若祇知施有式支式鼓以寘三切不通。觀說文聲類系統者。殆不足以語此。

卽依今音施讀。支切入審三。古音第三入透亦與定母相爲清濁。

易喻施春 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也。

按依上條知也。聲古讀同。佗則易之讀爲施。正喻四讀同定母之證。卽依今音施讀審三古音如透亦爲定之同位字。

右十條皆助余說張目者

喻四古錄舌聲定母

第二當知旁紐雙聲。

章氏古雙聲說云。今有九音于古則六。曰喉牙舌齒脣半舌也。同一音者雖旁紐則爲雙聲。是故金欽禽唶一今聲具四喉音。汙吁莘華一干聲具四牙音。漢魏南北朝反語不皆音和。以是爲齊。按章氏所謂旁紐雙聲卽喉牙舌齒鼻各聲同類字也。知此例則無疑於下列諸異文矣。如云

葉喻攜原缺等來三 儀禮士冠禮而葉古文葉爲攜。

五頁九

儀禮阮元校勘記云。攜當作攢。段玉裁儀禮漢讀考云。攜當作攢。舊籍叢皆譌葛。如獵作獮。臘作臘等皆是。今按廣韻葉韻良薛紐下有攢本來母字而與喻四之葉通讀者舌類旁紐雙聲也。若如敖君說喻四隸齒聲則攢在舌類葉在齒類二字通讀之理不可知矣。

攢另頁注證二則喻四讀定之正例。但此係櫟之譌。

繹喻蘋來 春秋宣四年穀左取繹公繹作蘋。

五頁九

接經有喻四聲在人情事理中無通讀之理不可尋矣。

弋 喻 疑三。接依鄭讀當爲沈一。周禮陶人匠人注故書繫作弋。

五五九 按當作

按周官匠人注故書繫或作弋。杜子春云當爲弋。讀爲弋。玄謂繫古文臬段借字。考輪人注云玄謂繫讀如涅。从木。繫省聲。釋文云。繫依注音涅。乃結切。據此則弋隸喻四聲繫泥母舌類旁紐雙聲故可通讀。若如敖君說喻四齒聲。則弋繫通讀之理不可考矣。

緣 喻 一 泥 儀禮士喪禮渢澑棄於坎。注古文渢作緣。

五五九

按緣在喻。四渢在泥。二舌類旁紐雙聲。與上弋繫同例。故可通讀。若如敖君說喻四齒聲。則緣渢通讀之理不可得而推矣。

右四條亦助余說張目。而不及上十條剴切者。但祇可作喻四古隸舌聲之旁證。絕不可作喻四古隸齒聲之根據。

第三當知轉語。

轉語之法。導源於揚子雲方言。鄭君郭璞顏籀徐彥司馬貞皆能明之。唐以後儒家罕聞其義。語本錢大昕清戴震深通方言。始作轉語一書。今遺書中聲類表是也。其集中有轉語二十章序。卽聲類表之序也。

例云。同位者爲正轉位。同者爲變轉。方音歎邑讀若攝。葉注失原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歎之正音讀如翁翕與歎聲之位同者也。今案歎之正音當爲許及切。从翕母知者歎而讀失葉切入審三。是位同變轉也。參照下表錢大昕聲類釋訓一篇全言轉語。第一條例云。颺之爲奏。正轉也。颺之爲屆。變轉也。按颺从叟聲而讀爲届故爲變轉例與戴氏全同。颺奏同位。故爲正轉。颺屆位同。故爲變轉。變轉亦稱同

位之轉聲。見錢氏詩經答問。章氏新方言序云。戴氏書軼不傳。後昆莫能繼其志。又云。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亦可見其推崇轉語矣。黃季剛先生亦曾道及。見唯是雜誌某期。余於喻母古讀考中曾略言之。特未加說明耳。惟各家立例雖同。而字母排比頗有差異。錢氏無表。戴氏聲類表有字位而無字母。依其聲類表之排列。得推其轉語之對位。如

【清】	見 溪 影 曉	端 透 ○ ○	照 穿 ○ 知 微	審 精 淸 ○ 心 幫 滂	○ 非 敷
【濁】	○ 羣 嘘 喔	○ 定 泥 來	○ 澄 母	○ 從 疑 邪	○ 竝 明 奏
【喉】	○ 吻 音	○ 舌 音	○ 舌 音	○ 舌 音	○ 舌 音
【清】	影	見 溪 曉	端 透 ○	精 淸 心	幫 滂 ○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周出疏入)

是也。余對於諸家所言轉語之理無疑。而於聲位之列則異撰。如下式。

濁	曉	知微	○	昭穿	澄喻娘	日	三	二	一
清	曉	微	○	穿	數	微	三	二	一
濁	曉	微	○	穿	數	微	三	二	一
清	曉	微	○	穿	數	微	三	二	一

【表例】周出疏入係湘人孫星所定。取左傳晏子論聲周疏出入之說也。聞之友人楊遇夫君卽勞乃賓所稱之憂透轢捺較勞所定

爲當。

此表前於喻母古讀考中已畫出一部。非今日始作也。其與戴氏不同者。它不具論。獨言其關於喻母者。戴表。喻在捺類。鄙意。喻在轢類。戴無此名。假勞乃宜所名。名之也。戴君轉語據方言而作。余表亦據方言推之。喻隸捺類。不足以解釋方言卷三庸謂之僂轉語也。一條。僂相容反。心母。依戴表庸在喻母第三位。僂在心母第四位。何得謂爲位同變轉耶。置諸轢類。聲勢既諧。轉例亦合。庸在喻。四僂在心母。同居第三位。故得爲變轉矣。歛讀如攝。亦第三位轉。敖君商榷文中似於轉語尙有未憭之處。如云

弋 四 媳 四 春秋襄三年左穀定妃。公作定弋。又定十五年左公妣氏薨。穀作弋氏。

四五九
四五九

按此條已見拙著喻母古讀考中今節錄於下。

古讀弋如代銚大弔。弋古雙聲物名。弋聲有代。猶以聲有台。左襄四年夫人妣氏薨。公羊作弋氏。徐疏

云。左氏經作媯。氏字聲勢與此同。今案徐說是也。

透樸捺非與體文相對之聲勢。即近人所言之聲勢。

弋今音與職切。喻四媯。

今音詳里切。邪母。錢氏所謂同位之轉聲也。

按此條與方言唐謂之𠙴轉側正同。唐弋同隸喻四𠙴在心母。媯在邪母。唐弋居舌聲第三位。𠀤媯居齒聲第三位。故以錢氏同位條而簡言以釋之。不幸教君大寫喻四入邪各條。證喻四當入齒聲。令知轉語決不至此。

古音弋讀如代。以讀如胎。

胎一爲定母。一爲透母。相爲清濁。故弋、媯通讀也。

八已讀如胎。說見章氏文下。詳見後文。

豫四喻序四邪 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今文豫作序。

四五九

按豫從予聲。古音讀同。定母易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以雙聲字爲訓。謙輕溪母雙聲。豫怠古定母雙聲也。序從予聲。古音亦讀定母。孟子序者射也。以同音字爲訓。與庠養校教通成一例。考射字廣韻有羊謝羊益神亦神。夜四切。上二切喻四。下二切牀三。依古音讀例。牀三讀如定。故云序古音亦讀定母也。然則序何以有徐呂切。讀入邪母耶。曰。同位之轉聲也。由喻四轉入邪母。與庸𠀤弋媯同例也。轉語雖不爲譌音。然實不可以淆正聲。戴東原云。歛之正音讀如翕。然則讀如攝者。歛之變音也。知正知變。乃爲知音。

異母喻辭四邪 儀禮大射不異侯。古文異作辭。

四五九

按異在喻。四从異聲孳乳之字。如選說文讀若。敕。灤古讀亦如勅。淮南本經滄游灤滅。高注。灤讀燕人強春言勅。又冥覽澤受灤而無源者。高注。灤讀燕人強春言勅同也。水經洧水注。灤水謂之勅水。音相

類。故字从聲，變考敕勑或聽力切徹，與澄母相。文辭亦讀如古。考古文辭與同音通作說。文辭从受辛籀文作誣从辛台聲。古音吐來切透母與定母相爲清濁。然則辭辭何以皆似茲切入邪母耶。曰異之變音在喻四諱之變音入邪母正位同變轉之聲也。變轉之聲非正音也。

庸 喻四邪

儀禮大射頌磬東南古文頌作庸

四五九頁

按庸在喻四从庸聲孳乳之字如庸亦讀丑凶切與澄母相爲清濁。鱠亦讀蜀庸切禪母依古音讀例。禪母正讀同定至庸或與頌通讀者頌今音有二（一）餘封切喻四（二）似用切邪母實以喻四一切爲正知者籀文頌从貢容聲作額與籀文空从宀谷聲同音皆從谷雙聲對轉得聲也然籀文松从木容聲作案亦讀祥容切入邪母者此正方言庸謂之僕轉語之好例證也。凡轉語非正音也。然欲知後世聲變不可不明轉語。

筵 喻四邪

儀禮大射賓升就筵今文筵作席

四五九頁

按筵在喻四古隸定母如赧王延或作赧王誕前箸喻母古讀考已及之矣席說文从巾庶省聲。

大徐刪聲

字非正之段氏

與度同讀度从又

古亦定母字又古文席作廄从石省段玉裁江沅朱駿聲均云从石省聲石今音常隻切禪母古音禪讀如定亦定母字古微書引春秋說題云石之爲言託也則讀入透亦與定母相爲清濁說文筵竹席也簾竹席也筵簾席古均定母雙聲字爾雅釋詁席大也以雙聲字爲

訓釋名席釋也可卷而釋也。釋隸審三古讀如透與席之讀定母者亦相爲清濁於聲例無悟也。後人讀祥易切入邪母者由庶之變音商署
商署切成轉語非正音也。

揚四喻詳四邪詩牆有茨不可詳也。韓詩詳作揚。

羊四喻祥四邪春秋昭十一年左穀祲祥公作祲羊。四五九

按揚在喻四古音讀如定母。如禮鄉飲酒義射義注今禮揚皆作膾是也。羊聲字與陽通讀。如左成十七傳夷羊五晉語作夷陽。午古今人表樂陽師古云卽樂羊。漢綏民校尉碑治歐陽尙書陽作羊是羊陽通讀之證。詩牆有茨不可詳也。韓詩作揚是詳揚通讀之證。

廣韻詳原有
與章一切

左昭盟于祲祥公作祲羊。

是祥當讀與章切也。淮南時則羣鳥翔。高注翔或作養。兩禮玉藻釋文翔本又作洋。是翔當讀與章切也。孟子庠者養也。以同聲字爲訓。與序射校教通成一例。是庠當讀與章切也。雖然此皆就羊之變音言之。至羊之本音古讀如長。實如棠。書大誥民養其勸弗救。漢書翟方進傳作民長其勸弗救。夏小正時有養日傳養長也。爾雅釋詁。羨長也。文選賦注引韓詩章句。羨長也。皆羊聲與長通讀之理。羊讀如長。古音澄定不分。喻四讀入定母也。又禮書虞記薦此祥事。注古文常爲祥。祥常通讀。常在禪母。依古音例。禪讀如定。故常古讀如棠。詩小雅常棣之華。國風論語作唐棣。說文作棠棣。常棣古雙聲物名。呂覽常之巫。管子小稱作堂巫。史記齊世家索隱作棠巫。又管子小匡反其侵地常潛。魯語作棠潛。又詩

詒嗣 四喻邪
詩子衿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四五

四五
百九

案詒今音在喻四。古音實在定母。廣韻詒有與之。四徒亥母定兩切可證。說文詒一曰遺也。遺亦有喻四字。又直吏切。澄定不別。今音嗣入邪母者。由喻四同位變轉也。

已余金似那詩於穆不已。詩譜引孟仲子作不賴。五九

四五

按已今音讀羊已詳里一切入喻四及邪古音實當讀如胎吐來切入透母與定母相爲清濁章氏文始八云說文已已也包字說解云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反已爲㠭已㠭左右訛曲當爲同字已日相變又變易則爲胎婦孕三月也。臣鑄曰李退文字注胎如水中蝦蟆然則已日正象其形胎得聲於目古音日亦可如胎三字無異已日皆初文胎後出也已對轉蒸今音變易爲孕胎對轉蒸古音變易爲孕从乃聲古音奴登切。襄子也與壬相係又孳乳爲始女之初也又孳乳爲似象肖也廣雅釋言子已似也詩箋曰似讀如已午之已則子肖其文之義也又孳乳爲嗣諸侯嗣國也詩傳似嗣也其司字說文訓臣司事于外者从反后后爲繼體之君則司亦繼體之臣書王司敬民殷本紀司作嗣疑本嗣之古文其古文作寧者稍在司後也按本條言已日胎似司嗣諸文聲義貫穿之理最爲通闢而以已日同爲胎之初文於形聲義三者皆能暗合讀此一條則經記異文如式妣詒嗣已似諸條皆可豁然貫通也故備錄之已日同爲胎之初文似从㠭聲故可通讀鄭君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實無異於云胎讀如胎也然則已似何以皆有詳里一切入邪母耶日出喻四同位變轉也。

逾喻數一心儀禮秉有五數古文數作逾。

五九

按逾在喻四古文讀如定釋文引說文舊音逾大溝反前喻母古讀考中已及之矣數字雖從舌音來

母妻得聲。然說文數數三十字皆讀心一經。入齒聲實無與定母通讀之理。然則禮經逾數通讀亦循喻心同位變轉之例。如讐或爲湘厭或爲鮮饑或爲沙宣或爲和馨或爲贊資或爲至桓或爲宣耀或爲哨欲或爲數角或爲緣之比。皆古聲之由變而轉者。古字多或古聲亦多或也。

右十條皆原文自仍爲鐵證。定喻四於齒聲者不知十條共二十字除數字爲齒聲外自餘十九字古皆定母字或與定母爲清濁其讀入齒聲邪母者乃由定母變爲喻四復由喻四同位轉成齒聲邪母也。若然喻四既可以位同關係轉入齒聲邪母又何以知其非本由齒聲邪母轉入喻四耶。是故

第四尤不可不知聲類系統

章氏古雙聲說云。凡字從其聲者。橫則同。均縱則同紐。其大齊不踰。是此卽吾前文所謂文字聲類。原有大經大緯之部居。同條牽屬雜而不越者也。今試取上舉十條各字。依說文形聲聲母系聯。復取廣韻切語注之。則知同一聲母者切必同類。其最少數不同類之切語或爲疊韻爲聲之字。取形聲者相對或爲同位變轉之聲。則孰爲正音。孰爲轉語。區以別矣。

弋_喻 姮_{四 邪} 見上文引。

按說文弋从厂象物挂之也。

皆攝廣韻。切語

從弋得聲者十六字。推

與職杖職貢賞

地德代徒忿惕

集韻

武

職與職與貸代岱耐
職與職與岱耐
徒
贊試吏弑吏
式
武
祿
力
軾
職
武
德
贊
得
徒

切語十八皆與透定徹審三通用與其毫無依據讀弋聲入齒類毋寧據廣韻各切語讀弋聲入舌類也。

朱駿聲不從弋爲聲段玉裁辨正矣不及。

說文目用也从反已羊從呂得聲之聲凡四十五除矣聲系以疊韻爲聲不計外餘三十三字。

苜羊似詳里凡轉入齒聲之切皆加點以資識別相詳台與之里土來異與之羊吏怡里治吏直利惹夷怡與之始止詩笞丑飴之書
蓋貽丑吏與之眞之佑在丑吏胎來殆亥駘徒哀詒與之邵來炱袁船來給亥治者落直尼笞徒哀隸徒

能奴來奴代奴
訾奴勒態代他

切語四十八入齒聲邪母三切心母一切餘四十四切皆透定泥徹澄喻四審三各母與其从心邪四切入目聲於齒類毋寧从舌聲四十四切入以聲於舌類也。

齒聲相合字多。其次爲舌聲。我以爲說喻母由齒聲轉。

舌聲轉無寧說驗母由齒聲轉
故特錄廣韻各聲切語示之。

此吾所以不敢據春秋弋姪通作定喻四爲齒音也。

豫 喻

四序四邪

見上文引。

按說文豫序竝从予聲。予推予也。餘佇從予得聲者九字。

莘呂杼直呂直
神與仔以屢徐
諸屢序呂豫
羊洳徐
抒徐呂
神呂紓
神與野
與者承

切語十四。入邪母三切。餘九切皆舌母。澄牀審三禪各母除喻四切爲彼此所持不計外與其从邪母三切入予聲於齒類。母寧从澄牀各母七切入予聲於舌類也。此吾所不敢據。禮經豫序異文。定喻四爲齒音也。

異 喻四
辭四 見上文引。

說文異从收从界。 羊更 從異得聲者十字。

趨 力𠂔 **厲** 羊更 **𡇗** 𦥑 **𣍃** 羊更 **𡇗** 𦥑 **𧈧** 職 **𧈧** 職 **𢙸** 職 **𢙸** 職 **𩫠** 九利以疊者。

與其从心母一切入異聲於齒類。母寧从說文趨讀若。敕、厲讀若。臬。說文辭从箇从辛。似似邪母字。然辭辯經典同音通用。而籀文辯作辭从辛。台聲。台固舌類字也。此吾所以不敢據。禮經異辭通作定喻四爲齒聲也。

庸 喻四
頌四 見上文引。

說文庸用也。从用庚。 餘封 從庸得聲者七字。

𦥑 𦥑餘 **墉** 墉餘 **鏞** 鏞餘 **𠂔** 𠂔封 **𠂔** 𠂔封 **𠂔** 𠂔封 **𠂔** 𠂔封

與其毫無根據。入庸聲於齒類。母寧據徹禪二切入庸聲於舌類也。

說文頌从貞公聲。籀文作額。从貞容聲。 似用 容从宀。谷聲。按谷讀如欲以雙聲對轉爲聲也。 餘封 從容得

聲者。

鎔 濶 鏟 鎔
鎔 濶 鏟 鎔
鎔 濶 鏟 鎔
鎔 濶 鏟 鎔

鎔 濶 鏟 鎔
鎔 濶 鏟 鎔

竝切喻四無入邪母者與其根據似用一切入頌於齒類。母寧根據籀文从貢容聲入頌於舌類也。此吾所以不敢據禮經庸頌通作定喻四爲齒聲也。

筵 四喻 席 四邪 見上文引。

說文延从延厂聲。牙類。據類同位轉。从延得聲者九字。

延 平正 誕 平正 篪 然 橨 延 邸 然 繻 以然 砥 昌戰 相然 橨 連 鍾 以然

切語十二。與其從心母一切入延聲於齒類。母寧從定徹牀三審三禪各切入延聲於舌類也。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从廣光。商署怒 從庶得聲者十一字。

蔗 夜之遮 夜 夜之遮 奢 奢 蹤 石 櫛 櫛 石 櫛 度 徒各 席 易 故 度 蔗 膳 易

切語十三。與其從邪母二切入庶聲於齒類者。母寧從定照三審三各切入庶聲於舌類也。此吾所以不敢據禮經筵席異文定喻四爲齒聲也。

揚 四喻 祥 四邪 羊 四喻 詳 四邪 見上文引。

說文易从一曰勿。與章 从易得聲者通三十二字。

楊與章
楊與章徒
易諸羊陽
易諸羊陽徒
陽與鹽徒
鹽徒
鹽徒

鸞餘亮
鸞餘亮
惕朗湯
羊他浪式
揚章麗與章
揚章麗與章

切語五十七。與其從清邪各一切入易聲於齒類。母寧从透定徹澄各一切入易聲於舌類也。

說文羊祥也。章與從羊得聲者通十六字。

祥似詳與章
似詳與章
壽羊翔似養
壽羊翔似養
羊翔似養
羊翔似養
羊岸似恙
恙餘亮
洋章與羨
羨亮
咩與羨
羨亮
咩與羨
羨亮
羌去姜居
姜良曉丘
曉三字皆形

疊韻者取

切語二十。除以疊韻爲聲者不計外。邪母五切。喻四審三共十二切。與其從邪母五一切入羊聲於齒類。母寧從舌聲十二切入羊聲於舌類也。

此吾所以不敢據揚詳異文祥羊異文定喻四爲齒音也。

詒
四喻
嗣
四邪
見上文引。

按詒从台聲。台从目聲。在舌類。已見上證。

說文司从反后。息、茲、相、更。從司得聲者通四字。

祠似、嗣似、筭相、詞似。

切語四心母一切邪母三切似應讀入齒聲然嗣與詒怡通讀祠與治通讀司與嗣又通讀見前則司

證俱

聲古隸舌類可知也。

此吾所以不敢據詩詒嗣異文定喻四爲齒音也。

已 四喻 四邪 見上文引。

按說文已已也已蓋胎之初文羊里從已得聲者七字。

祀禩 詳里 改羊里 沫 詳里 風與之 垣 與之 祐 許其 熙 許其 禿 與之

切語十一喻四五切邪母四切曉母二切無正音然據祀重文作禩三家詩江有沫借爲沴史魯世家煬公熙索隱熙一作怡則已本舌類字或入齒音邪母牙音曉母者同位之轉聲也。

似从目聲目在舌類證已見前。

此吾所以不敢據詩已似通作定喻四爲齒聲也。

逾 四喻 四邪 見上文引。

說文俞从人从舟从从朱從俞得聲者二十六字。

瑜逾踰 並羊 諭 羊 愉 成羊 榆 朱 郁 羊 酈 朱 𩫑 遇羊 𩫑 度侯持 𩫑 侯羊 𩫑 朱 瘡 以主 瘡 羊朱 瘡 山、芻 愉 色句、榆 𩫑 由昭朱 𩫑 羊成 瞽 羊朱 瞽 歛度侯 瞽 羊朱 瞽 相、俞 愉 朱 愉 式朱遇 愉 羊朱傷 愉 朱 愉 遇傷遇 愉 羊朱 愉 遇醜侯 愉 朱 愉 羊

切語四十八。心母兩切審二兩切。說文透定等三類。合證其說。心母二至四切。入喻聲於齒類。
母寧從透定各母共四十四切。入喻聲於舌類也。

說文數从竹。數聲从支。婁聲。婁从母中女。音朱從婁得聲者。婁邊等二十一字除婁其類九字遇讀牙聲。
爲來母見母相通之例外。餘皆仍讀來母。惟數从婁聲則入齒類。

數所知所句所角所數蘇蘇后數所知

入心審二二母。此亦形聲之以疊韻爲聲者。逾數通讀。由於變轉。猶渝或讀相喻。渝或讀山芻矣。
此吾所以不敢據逾數通作定喻。四爲齒音也。

右十條。卽前節所引十條。皆敷君所自仍爲鐵證。定喻四爲齒聲者。前節就經典異文。證明其所舉二十字。除數字外。古讀皆同定母。或爲透母。本節就說文聲類。證明其所舉二十字。除數字外。本音皆爲舌聲。而非齒聲。且以明前節所言之轉語。乃本由舌聲轉爲齒聲。決非本由齒聲轉爲舌聲也。原文云。「我以爲說喻母由舌聲轉。母寧說喻母爲齒聲轉。」今證以說文聲類。兩兩對勘。則孰爲正聲。孰爲轉聲。瞭然昭晰。無勞商榷矣。

原文又舉爾雅釋詁肅延誘薦「餕」進寅盡晉也句。九字同訓。皆喻母和齒聲。五九七頁爲喻四當隸齒聲之證。原注。此今按。餘古反。徐仙民詩音闇。餘古反。郭持應反。可知。喻四和定母相合。並不是一來就如。考爾

雅釋詁誠有同聲爲訓之例。如際接翼捷也。在存省士察也。皆齒聲。苞蕪茂豐也。彌棐輔比備也。皆唇聲。是也。然爲例不純。一句中往往間以他字。如勘擊堅篤擊虔膠固也。同隸牙類。而中閒以篤。黎庶悉多醜師旅衆也。同隸舌類。而中閒以師。故敖君之不當舉肅延誘薦「餕」。晉寅蠶進也。句九字同訓。爲喻四當隸齒聲之好例證。猶之鄙人不能舉矢雉引延順「薦」。劉繹戶旅陳也。句十一字同訓。爲喻四當隸舌聲之好例證。何也。齒音而間以餕。舌音而間以薦。同於爲例不純。未可執著也。又況爾雅總絕代之離詞。通五方之殊語。聲義相關。事所宜有。而其體例。終與劉熙釋名有殊也。

原文又云。六〇「徐仙民反易（喻四）爲神石。在古音家將牀三等神字屬定。當然喻要隸定了。不過我們要知到徐仙民是晉初的人。他所讀神是不是果如現在的牀三等呢。顏氏家訓音辭篇說。字林音伸爲辛（心）作字林的呂忱去徐仙民不遠。可以知道徐氏讀神不見得就是現代讀的神音。那末喻四等隸定。在晉以前當然又成問題了。」是謂徐邈切易爲神石。呂忱音伸爲辛。徐呂時代相距不遠。呂既讀伸爲辛。徐讀神當亦如辛。易切神（辛）石。是易喻四當隸齒聲也。按敖君由神石切而聯想及伸。是亦頗知說文聲類有系統可尋者。今試就說文聲類申辛兩母孳乳字系聯。而注廣韻切語於其下。以資對勘。

申人失神食鄰呻失肺失人伸人叟失魄失電練堂紳人敝人失紳駿聲校朱陳直珍歛直珍身人失傍人失

辛 鄭 案 仄 調 錄 箋 所 釋 依 檯 七 遊 新 謂 機 觀 漢 錄 七 遊 新 鄭

依上所列。則凡說文申聲字皆在舌類。辛聲字皆在齒類。判然昭晰。毫無差互。而經典異文中亦未見有申聲辛聲同讀之例。考顏氏原文云。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此類甚廣。必須考校。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按呂切看爲口甘。幾不知古今有韻類。音伸爲辛。幾不知古今有聲類。此正顏氏所訶斥爲譌僻者。今敖君乃拾顏氏所訶斥者。而珍庋之。以爲喻四隸齒之好例。斯眞韓退之所謂嗜好興俗殊酸鹹者也。

以上辨證已竟。以下皆刊誤也。以關於喻四者爲限。不敢旁及也。以非筆下偶誤者爲限。不事吹求也。以有關於音理者爲限。不暇毛舉也。約法三章。而後從事校勘。如云

闕 喻蹙 精 儀禮士冠禮席于闌西。闕外古文闕作蹙。五九

按闕字自七音略指微韻鏡下逮康熙字典音韻闡微諸等韻均隸喻三不隸喻四。後文亦云闕喻四。

六〇知非筆誤。原意蓋欲舉闕蹙一條爲喻四改隸齒聲之好例。禮經古文闕讀如蹙。何等尊嚴。何等隆重。喻四入齒。鐵案如山。不幸闕可三而不可四。見音韻闡微卷十七喻三域紐下原文云讀李光地的音韻闡微並記明各字等第。則喻四改隸

齒聲之鐵證。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矣。喻四既不可讀入齒音。然則喻三可讀入齒音耶。曰古文闕爲蹙。既非形誤。又非聲近。直今古文用字各異。如禮經鄉射禮皆揖就席。今文揖爲升。又云適堂西。今文曰

適序西揖升堂序形聲俱遠皆古今文用字各異之例。考胡承珙儀禮今古文疏義茲不贅。非喻三讀入齒音也。

位四喻立三來 周禮肆師鄭司農注古者立與位同字。五頁九

按位字可三而不可四。自來等韻譜皆系喻三。後文亦云位喻三。四頁〇則此似係筆誤。但此處與釋喻贊來並列事同一律。不得諉爲筆誤。作者用意蓋欲多湊喻四例證。令人目眩。惟喻四可以旁紐關係讀入來母。如繹與贊。喻三依何音理讀入來母耶。曰先鄭云位立同字。不謂位立同音。位與立韻紐俱遠。此如說文引而上行讀若凶。引而下行讀若退。昭自謹呶言讀如呶。自和輯言讀如卦之比。皆同字而異聲異義也。喻三實無讀入來母之理。

爲喻訛疑 詩免爰尙寐無爲釋文引作無訛。五頁九

按爲字亦可三而不可四。後文亦云爲喻三。六頁〇但此處與喻四字類列。不得諉爲筆誤。意在多湊例證。令人目眩。

引影慎禪 禮記檀弓上其慎也蓋殯也。注慎當爲引。五頁九

按引爲喻四。四淮南子本音韻闡十四頁而非影三。喻四有讀入禪母之理。影三無讀入禪母之理。此非筆誤。以其隸於影母下也。必刊正者。讀引爲影。有混同影喻四之嫌也。

右四條皆誤注等呼者。

瑗精母子願切見周禮

原五九六
頁切語表

按瑗本喻三字古往今來。豈有瑗入精母之理。豈有瑗讀子願切之理。考工記玉人釋文。瑗于眷反。劉于願反。原文子願係于願之譌。作者殆依據宋本釋文耶。此非筆誤。以其規定表格。填入字母也。

釋本文
舊本

多誤。引用須審慎。鄙人所據。係清宣統元年學部圖書局印周禮附載本。

杙精母子則切見周禮

上同

按杙本喻四字古往今來。豈有杙入精母之理。豈有杙讀子則切之理。且子則均精母雙聲字古往今來。又豈有同聲字作切語之理。考工記匠人釋文。杙以職切。下杙同。劉杙音予則反。原文子則係予則之譌。作者殆依據唐寫本釋文耶。此亦非筆誤。以其規定表格。填入字母也。作者之意。上條瑗子願切。是喻二可讀精母。本條杙子則切。是喻四可讀精母。而又可爲禮經古文闕。原注喻四爲蹙。原注精四之兩大證明。上有禮經古文之根據。下有劉昌宗三禮音之援助。喻四隸齒。何竊如之。不幸瑗可于。爾雅爰曰。于而不可子。爾雅孫孫之子。杙不可子。爾雅孫孫之子。而可予。爾雅合予之予。是敖君原意在劉昌宗周官音讀上已全失其根據矣。原文意欲采取劉音證明各經異文。非盡出於偶誤。一五九不知經典異文原未嘗誤。作者依據誤本譌文。乃成大誤也。知子于予三字之別。則知精喻三喻四三母之別。幸留意焉。

守喻母，原未分于又切見周禮。

原六一四
頁切語表四

按于爲喻三切脚字古往今來豈有守字隸喻母三等之理。且于又同爲喻母三等雙聲字古往今來又豈有用同聲字爲切語之理。考天官宮正釋文守手又切又音手原表于又係手又之譌未悉作者依據何種釋文版本此亦非筆誤以其列入表格規定字母也作者之意蓋謂喻三亦可讀入舌聲奚必喻四乃讀入舌聲知于手之別則知喻三喻四之別。

右三條皆誤鈔切語者。

以上皆關於喻四之辨證。至於喻三應隸淺喉則固余與敖君同意者也。惟余意喻三古讀同匣敖君則謂「古音和于紐即喻三相附合的是疑紐非匣紐」一六〇換言之卽謂喻三古讀同疑也。但拙著原舉喻三之讀匣者四十三條敖君僅舉喻三之讀疑者一條六〇頁又五九五頁詩免爰尙兼無爲釋文引作無誤按爲譏係旁紐雙聲前文已言之以一對四十三而取消前議似太不值。敖君別舉證云「現在的語言裏面關於聲的變遷已指示我們一個很顯明的界線譬如愚疑紐讀「零喻三等也讀」魚疑紐讀「于喻三等也讀」（見十年校改國音字典）其他關於疑紐字讀爲喻紐的已是指不勝屈（北音無疑母字）……關於疑入喻說參見熊忠韻會舉要音例」比檢二書舉證精審不禁爲之咋舌。顧余與敖君所討論者古音也。依敖君舉證取消余說必拙著標題喻母「今」讀考而後可反之亦必敖君標題關於研究「今」音的一個商榷而後

可著爲古音。則光武所謂「讀書明於漢而猶疑於魏」，即此意也。但後漢書所載之古音，亦非無據。蓋古音之傳，固有其源流，不可謂一無所據。余論四等讀「山」，謂「疑母讀一」，則汪駿玉疑母讀「山」，亦據有據。又「疑母讀一」，而疑母讀「山」，亦據「疑母讀一」，則「疑母讀一」，又何以不據？且「疑母讀一」，而容喻四等爲止。問取劉昌宗音以助證明，則宋齊以降，等諸自鄭矣。今乃取公歷紀元一九二〇年之音，遠證公歷紀元前之音，時代亦遠，不相值。考證引據體面攸關，望勿倒却古音學家架子也。

右一條討論喻三古讀應爲牙聲匣母抑疑母。

此外有當申明者。原文云（五九七及）「曾先生更將喻母三等隸入牙聲匣母，喻母四等隸入舌聲定母。今查上例，如緩爲（于母字）實和牙聲字合，但喻四等字獨和齒聲相合字多，其次爲舌聲。我想這類字，自周秦至隋唐中間必定經過旁的變遷。若曾先生所說自周秦下及隋唐，絕不相紊，我却不敢如是假定。」此足見學者態度，但亦似有誤會原意之處。拙著末云：「于隸牙類，喻隸舌類。影母獨立判然三聲。自周秦下逮隋唐，絕不相紊。並未嘗言于讀匣母，喻讀定母。自周秦下逮隋唐，絕不相紊也。至影于喻果判然三聲否？漢魏以上，即可由敖君音表證明之。」^{六二}雖曰喻隸齒聲，與鄙意外，然影隸深喉于在淺喉，則固判然三聲矣。至魏晉以下，訖於隋唐，亦可由切語聯系，而得其條貫。喻三喻四之別，江慎修陳蘭甫輩類能辨之。若影母別爲一紐，守溫以來皆然，已然，則影于喻判然三聲。自周秦下至隋唐，絕不相紊。有

何不敢假定之有乎。若夫周秦之間固有轉語。如獻讀爲鮮。馨讀爲羶之類。漢魏以降。非無譌音。如音伸爲辛辭。許營反之類。固亦影出不鮮。但敖君方將高挹周秦。俯眄魏晉。而猶斷斷于三數字之譌音轉語。致疑於聲例有乖。殆猶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澤藪也。惟既有譌轉而云絕不相紊。亦乖學者審慎態度。既承賜教。敢不拜嘉。

右一條鳴謝。



柏拉圖之埃提論 (Plato's Doctrine of Ideas)

郭斌勳

希臘文中 Idea 一宇，字根爲 Id' 訓見與 Eidos 二字根相同。柏拉圖集中，Idea 與 Eidos 通用，兩字猶考老之爲轉注也。Idea 之字根既訓見，所見必有形，故 Idea 訓形 (Form) 形之相似者，每合爲一種，故又訓種 (Kind)。以上二訓皆尋常語中所有，柏氏文中沿用之，非有哲學術語之意義也。Idea 用爲術語時，有時訓律 (Law)。有時訓因 (Cause)。有時訓用 (Use)。有時訓性質 (Quality)。有時訓範疇 (Category)。有時訓楷模 (Pattern)。涵義甚多，譯成中文如 (1) 方式 (2) 觀念 (3) 原型等，皆僅得其一義，有顧此失彼之弊。Idea 一宇，與程朱所言事事物物皆有理可格之理，字最相似，故如欲譯 Idea 為中文，當譯理字。然兩字各有歷史與背景，各有不同之聯想，強爲比附，易滋誤會。且柏拉圖非如後世之哲學家，有嚴密之術語，字有定義，始終不稍改變。其用 Idea 一宇，猶孔子之言仁，言禮，涵義隨時而變。雷格 (James Legge) 譯仁必爲 Benevolence，譯禮必爲 Rules of Propriety，以偏概全，膠柱鼓瑟，通人皆深譏之。近人有譯 Idea 為理型，比較最爲恰當。然理型二字，祇得 Idea 之最專門之一部，不能包舉其他諸義。不得已，惟有採取音譯，作爲一種符號，視前後文之不同，附以適當之意譯。此法似較忠實。本文譯 Idea 為埃提，即本此旨，非好爲立異也。

柏拉圖埃提論可分爲(1)邏輯之部與(2)心理之部兩大部。邏輯之部可稱爲科學方法論。所謂埃提即自然律心理之部，可稱爲道德生活論。此道德生活與靈魂生活所包含的。所謂埃提乃道德想像之產物。若可望若可，即莊嚴燦爛長留宇宙間。邏輯之部注重推理，不涉情感。一事有一事之埃提，一物有一物之埃提，無所軒輊，皆宜窮究。心理之部注重體驗，不苟口說。埃提有高下貴賤之分。約言之，邏輯之部目的在明瞭宇宙間一切之埃提，心理之部目的在獲得若干之埃提，以爲一身受用也。

柏氏之埃提論實包含此兩部。然柏氏學說散見其所著各對話篇中，隨緣立說，前後參差，所述之埃提忽而爲科學方法中之原則，忽而爲道德生活之對象，令人不易捉摸。柏氏之埃提論因是遂爲後世所誤解。新柏拉圖學者如伯洛太納(Plotinus)等，以及後世之劍橋柏拉圖學者如克特威斯(Cudworth)穆亞(More)斯密士(John Smith)等，傳柏氏心理之部，蔑視推理，側重神祕經驗，流入虛玄，迷而忘返。至後之哲學家與考據家，則又以柏氏之埃提論僅僅爲科學方法論。於心理之部不稍措意，甚且視爲柏氏哲學之玷，以爲柏氏推理至不能自圓其說時，則假託寓言，乞靈神話，以自掩飾。亞里士多德即爲誤解柏拉圖之第一人。其所著玄學又稱形而上學一書中，駁詰埃提論，至再至三。然由今觀之，亞氏畢竟爲科學家，偏重理性，於柏氏持論之全體，實有未喻。惟覺其師說之不可通而已。後世批評柏氏埃提論者，每以亞氏之批評爲依據。通常所稱柏拉圖之埃提論，乃亞里士多德曲解之埃提論耳。

攻擊柏氏埃提論者，全謂柏氏承認埃提有客觀之存在易言之，即承認埃提爲離 (Chōrista) 現象而存在之物。吾人所亟欲問者，即柏氏果有此種承認否耶？曰：柏氏於邏輯之部實無此種承認心理之部，則誠有之由道德生活之經驗言，埃提確爲離現象而存在之物。玄想時若或遇之由科學方法言，則埃提者乃現象之解釋而非被解釋的現象之本身。離現象則有之非離現象而存在之物也。

茲根據柏氏原箸，先探求埃提論邏輯之真諦。

由科學方法觀點言之，埃提者實即吾人解釋現象時所用之概念而已。概念非由外鑠，乃内心所自創之工具，以應付環境者也。此種埃提論於柏氏最初所著之對話篇，如由塞弗洛 (Euthyphro)、克利陀 (Crito)、查密迪斯 (Charmides)、拉乞斯 (Laches)、米諾 (Meno)、克雷都拉 (Cratylus) 諸篇內述之最爲明顯。

(一) 由塞弗洛篇 本篇目的在求敬 (To Hosion) 之埃提，以爲判斷個別行爲是否有敬意之標準。此之埃提即概念也。

【蘇格拉底】請君識之。吾欲求君告我者，非二三敬行，乃使敬行所以爲敬行之埃提。前不云乎，敬之所以爲敬，不敬之所以爲不敬，皆一埃提爲之乎？

【由塞弗洛】吾當識之。

述學 柏拉圖之埃提論

【蘇格拉底】請告我以此埃提之性質，然後吾得以此而衡量世人之行為。曰若者爲敬，若者爲不敬。由塞弗洛篇
六〇六E

(一) 克利陀篇 本篇目的在求義(Dikaiosunē)之埃提。即義之概念。蘇格拉底以爲事之義與不義，非常人所能定，必有賴乎專家。於此有甚深之研究者，此即蘇氏所謂道德即智識之旨也。

【蘇格拉底】義之與不義，光明之與卑鄙，善之與惡，豈將猥隨衆人之見而畏之乎？抑唯聰明睿智之士之是從乎。克利陀篇
四十六〇

(二) 查密迪斯篇 本篇目的在求節制(Sophrosunē)之埃提。即節制之概念。此篇於節制之概念，雖未求得，然自埃提論觀點言之，此篇之貢獻即在證明善(Agathon)之重要。所謂敬也、義也、節制也，皆善之一部。不知善之概念，但就所謂敬的行為之中求敬之概念，就所謂義的行為之中求義之概念，就所謂節制的行為之中求節制之概念，枝枝節節而爲之，則數者之概念終不可得也。

(四) 拉乞斯篇 將本篇目的在求勇(Andreia)之埃提。即勇之概念。結論與前數篇所得者相同，即不知善無以知勇。所謂知善乃知永恆不變之理，非知倏起倏滅之現象。智識之對象超脫時間，不在過去，亦不在現今與將來也。

【蘇格拉底】智識一而已矣，包舉過去現在將來者也。拉乞斯篇
一九八D

(五) 普羅塔果拉篇(Protagoras) 本篇研究道德可否傳授之間題。普羅塔果拉氏以爲道德可以傳授，但不認道德即是智識。蘇格拉底以爲道德即是智識，但不認道德可以傳授。最後蘇氏謂欲知道德

(六)米諾篇 本篇所研究者，仍爲道德可否傳授之間題。此篇結論，謂道德即是智識固矣。然智識有兩種：有外鑠者，有反求諸己由回憶(*Anamnèsis*)而得者。使道德而爲外鑠之智識，則不可傳授。使道德而爲由內回憶而得之智識，則可傳授。所謂由內回憶而得之智識，乃慎思明辨由一己探索出來之智識與道聽塗說得之於傳聞者迥異。柏拉圖回憶論，頗似中土之復性說。柏氏回憶在復，埃提非物乃研究一物時所採之觀點。由科學方法論言之，柏氏之埃提，即後人所稱之概念，用爲研究事物之工具，所不同者，在柏氏以爲此種概念的工具，永久不變，惟一無二；後人則以爲此種工具爲假設的應用的，隨時可改而已。然視埃提與概念爲研究事物之工具，則柏拉圖與近代哲學家初無二致也。此篇後半以下^{九八 A}說明智識(*Epistêmê*)與意見(*Doxa*)之不同。此之智識，乃真智識，有因果可尋，意見乃假智識，無因果可尋。凡務尋因果之推理，^{九八}即爲回憶。探索一事一物之前因後果，即是探索一事一物之埃提也。

(七)高其亞篇(Gorgias) 此篇研究道德之埃提，結論謂道德即是智識，即是關於善之智識。然則何謂善之定義？自消極方面言之，善與快樂不同；自積極方面言之，善即是有條理。

能使每事爲善者，賴有寓於每事中之條理而已。

高其亞篇
五〇六

柏拉圖深惡當時之詭辯家，競誇浮辭，但求勝人，不重真理，故竭力提倡慎思明辨，作有條理之思想。以爲有條理之思想，方得謂之爲哲學，爲科學。無條理之思想，祇得謂之爲經驗。彼詭辯之士，對於事理，不能作有系統之觀察，所得不過零星斷片之經驗而已。

(八) 克雷都拉篇 本篇因論個別事物與埃提之關係，進而論及名與實之關係。名爲工具，工具在乎有用工具之功用，即工具所以爲工具之理，即工具之埃提。名之功用，在表明所指之實之性質。
之。埃 提。易言之。名之。埃 提。即在表明所指之實之。埃 提。惟明辨之士，於名實皆有研究者，爲能正名，爲能使名實相副。然明辨之士，不可多見，而世之用名不正者，比比皆是。學者苟欲不爲流俗所用之名所欺，安可不於其名所指之實之。埃 提三致意乎。

九〇三 埃提之爲有，毫無疑問。苟無埃提，何來智識？宇宙間有永恆不變之美，永恆不變之善。
九〇四 一人之美貌可變，美則不變。美而可變，則人安得而思之，安得而名之耶。

四三

(九) 菲都篇 (Phaedo) 本篇所討論之問題，通常每謂係靈魂之不朽。實則此篇於個人靈魂之不朽，並未能證明，至多祇能證明宇宙靈魂之不朽而已。然此篇於埃提論之邏輯的方面，貢獻甚多。

六五至六八 此段言由感官所得之智識，每不準確。欲知真象，賴乎心之努力。此非謂屏棄感官，乃

謂準確科學必適用抽象概念與其對象上其所謂真實

七二至七七 此段大意謂欲得智識在反求諸心。在復吾心之所固有吾人見相等之物而回憶「相等」在見相等之物以前心中已有「相等」之概念。柏氏所謂回憶的埃提實卽思想行爲之先驗的條件而已。此諸條件如數理範疇相等、較大、較小等。道德範疇美善、公義等。邏輯範疇同異、等、等。與生俱來在內界非在外界也。

七八至八四 本體有兩種。^A七九 卽可感覺的與可理解的。此與莎斐斯德篇(Sophistes)內之二四八以下及二五四D與泰米斯篇(Timaeus)內之五一及二七兩段同一承認可感覺界爲一種本體。可感覺界最初僅爲現象既經理解整理後卽自有其真實性也。

九六至一〇七 此段分基本的判斷與經驗的判斷。基本的判斷之最要者爲世界是善。世界是有條理的有秩序的。世間諸律即是埃提。善即是此諸埃提之總系統。所謂個別事物參與(Methexis)埃提之說自邏輯方面言之卽個別事物與律例間之關係而已。

本篇最後結論謂本體有兩種一爲可感覺的一爲可理解的。吾人由可理解的本體以知可感覺的本體兩者互相爲用不可割分。柏拉圖之埃提猶康德之範疇苟無感覺則皆空無所有耳故從邏輯觀點言之埃提僅爲人類理知解釋世界時所由之塗徑此世界即可感覺的世界非別有一世界也。

(十) 理想國篇 (Republic) 埃提論之見於本篇者，以卷五之四七六 A 至卷六之四五七 B 兩處爲最明顯。埃提乃研究個別事物時所採之觀點。此觀點與事物自是分離。然此僅爲邏輯的分離，非此觀點分離後，猶個別事物之另爲一物也。第六卷五〇二至第七卷五一八之間，柏拉圖於敘述理想國中監護者所應受之教育時，論及善之埃提。善之埃提，與普通埃提不同，實爲一切埃提之本原。一切埃提之埃提，一切法則之法則。自柏氏觀之，宇宙爲一極有條理之組織。所以致此者，善之埃提爲之也。此善之埃提，有視爲上帝者，實則非是。此篇中之善之埃提，爲一種原理，爲科學之最終理想，非有宗教意味，視善之埃提爲一人格也。

本篇第十章內五九六以下，於埃提論述之頗詳，有三點應加注意。(一) 埃提之模型觀。柏氏因論藝術教育而涉及埃提論。柏氏以爲埃提乃一種元型，個別事物不過埃提之摹本。如具體之牀，不過牀之埃提之摹本。柏氏據是以攻擊藝術，以爲具體之牀，已是牀之埃提之摹本。而畫師所畫之牀，更爲摹本之摹本，其爲無價值可知。通常根據此節，謂柏氏反對藝術。實則柏氏所反對者，乃僞藝術，乃摹仿個別事物之藝術。至仿造埃提表現埃提之藝術，柏氏固未嘗反對也。(二) 人造物亦有埃提。如上文所論之牀，雖爲人造物，亦有埃提。總之無論何物，苟可加以科學解釋者，皆有埃提。(三) 柏氏不承認埃提爲物用。第三人法以證其說。以爲苟牀之埃提爲一物者，則此埃提與牀之後，必更有一埃提以統一之。由此後

推以至無窮。此與巴門奈底篇 (B. conundratus) 同為柏氏反對以埃提爲物之證。

(十一) 塞阿德都篇 (Theaetetus) 本篇討論智識之由來。大意謂智識由來之主因不在感官而在心。之本身之活動。感官所得印象僅爲一種材料，必經過心之基本概念或範疇 (Koina) 認識後方得成爲智識。有與無似與不似同與異、一與多、奇與偶、美與醜、善與惡等皆是範疇。塞阿德都篇一八六〇 範疇可分爲道德的、藝術的、邏輯的、數理的四種。要皆與生俱來，非感官經驗之產物。各種範疇屬於一般的心所自有，無待外求，可謂之爲普通埃提。若勇公、牛牀等之埃提，爲一部分相同事物之解釋，可謂之爲特別埃提。求智之事，即在運用普通埃提以求得特別埃提而已。

(十二) 巴門奈底篇 自來學者頗有疑本篇爲僞作，以爲柏氏於篇內不應自毀其素所主張之埃提論。又有以篇內所述之埃提論，爲其晚年之定論，與早年主張迥乎不侔，不惜以今日之柏拉圖，攻擊昨日之柏拉圖者，要之皆非也。此篇之巴門奈底氏實代表柏拉圖，至少年蘇格拉底及亞里士多德則代表亞氏門弟子輩誤解埃提論者。柏氏早年與晚年學說始終一貫，崎輕崎重則有之，自相矛盾則無之也。篇內少年蘇格拉底以埃提爲一物，巴門奈底用第三人法以破之。夫柏氏自始即不認埃提爲物理，想國篇第十章中之埃提論言之至明。如以第三人法攻擊柏氏，直可謂無的放矢。然則少年蘇格拉底之非柏氏代表，從可知矣。

篇一三〇

篇內少年蘇格拉底爲巴門奈底所逼，因謂凡可加以科學解釋者，即有埃提。以爲柏氏自認埃提論之不可通，實則凡可加以科學解釋者，皆有埃提一語，非特可通，且爲柏氏埃提論邏輯部分之真正主張也。

篇內述埃提有五種。(1) 邏輯的埃提，如似與非似、一與多、靜與動等範疇。(2) 倫理的埃提，如美善公等之概念。(3) 生物的埃提，如人馬等之概念。(4) 原素的埃提，如火、空氣、水土等之概念。(5) 混合物的埃提，如髮、泥穢物等之概念。

本篇結論，謂可理解界與可感覺界不能分開。苟無可感覺界，則埃提爲毫無意義之抽象名詞。柏拉圖始終不認兩世界可完全劃分，事物世界至能爲智識之對象時，即爲埃提世界。知乎此，則一埃提可寓於數物內之說，與一埃提與數物發生關係時，仍能保持其單一性之說，不難瞭然矣。蓋所謂物者，不過若干共相，即若干埃提之一總系統而已，非有他也。

(十三)斐里勃篇(Philebus) 本篇研究善與快樂，及善與智識之關係。欲明此中關係，柏氏因分本體爲四種：(1)無限X；(2)有限A；(3)混合體X是A；(4)原因X所以是A之原。因此第四項「原因」即是善之埃提諸法則之法則。與理想國篇五一七〇所述善之埃提，爲一切本體與現象之原因，同一意義。此第一原因之各種運用方法，即是埃提。此種運用方法，可用算學方式表出之，此即此篇中

最足令人注意之點也。

(十四) 泰米斯篇 本篇中之上帝創造世界「因彼是善故創此世。」

D至三〇E 二七 亞丹氏 (J. Adam)

以爲此之上帝卽理想國篇第六章中之善之埃提。上帝者善之埃提之人格化而已。雷德氏 (H. Raeder) 則又謂上帝與善之埃提不同。上帝乃從善之埃提中產出。實則上帝與善之埃提各有所指。非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當柏拉圖採取科學態度時。則標明善之埃提。至爲宗教情緒所感動時。則稱上帝。科學的態度與宗教的態度。雖不必衝突。然實大異。本篇中之上帝與善之埃提之關係既如此。上帝與諸埃提之關係則何如乎。此篇中之埃提不依傍上帝。埃提乃一種模範。上帝仿效之以創造可感覺的事物。理想國篇第十章中有時以上帝代善之埃提。此之上帝爲諸埃提之創造者。而本篇中之上帝。則以獨立之埃提爲模範。以創造可感覺界而已。要而言之。本篇中之埃提乃模型。上帝乃一建築師。按照模型。以創造可感覺界者也。

以上諸對話篇中埃提論之有貢獻於科學方法者。已加闡述。要而言之。柏氏所謂埃提。卽科學家苦心鑽研所欲發見之自然法則。然與生俱來之各種思想範疇。柏氏亦稱之爲埃提。且視爲諸埃提中之最重要者。

莎斐斯德篇
三五四C

於。另。一。世。界。之。物。而。僅。爲。一。觀。點。吾。人。採。取。之。以。了。解。可。感。覺。界。者。也。埃。提。有。似。工。具。舍。爲。吾。人。應。用。外。其。本。身。無。甚。大。意。義。此。理。柏。氏。於。巴。門。奈。底。篇。及。其。他。對。話。篇。中。發。揮。盡。致。不。容。猶。疑。然。自。心。理。方。面。言。之。柏。拉。圖。之。埃。提。爲。玄。想。之。對。象。則。又。確。爲。事。物。邏。輯。思。想。之。對。象。爲。質。玄。想。之。對。象。爲。物。此。物。不。受。時。空。之。拘。束。獨。往。獨。來。四。無。罣。礙。自。成。一。側。體。蓋。玄。想。之。對。象。之。特。點。即。爲。個。體。玄。想。最。緊。張。時。則。此。個。體。容。光。煥。發。成。爲。美。麗。之。物。其。所。以。如。此。者。想。像。力。爲。之。也。

柏。氏。埃。提。論。之。見。於。筵。話。篇。(Symposium) 及。斐。德。羅。篇。(Phaedrus) 中。者。與。見。於。其。他。諸。篇。中。者。不。同。此。二。篇。中。所。述。之。埃。提。實。爲。極。強。想。像。力。之。產。物。欲。明。此。種。埃。提。當。用。心。理。學。上。所。謂。出。神。(Ecstasy) 與。集。中。(Concentration) 以。解。釋。之。此。類。埃。提。爲。玄。想。之。對。象。而。非。論。辨。之。對。象。此。之。玄。想。猶。佛。家。所。謂。禪。定。當。玄。想。時。各。種。埃。提。成。爲。莊。嚴。華。美。之。物。玄。想。者。仰。望。想。像。與。之。冥。合。此。與。視。埃。提。爲。觀。點。爲。自。然。法。則。者。完。全。不。同。僅。僅。以。理。智。方。法。解。釋。埃。提。論。必。扞。格。不。通。以。爲。埃。提。既。爲。自。然。法。則。何。以。又。爲。獨。立。存。在。之。物。乎。柏。拉。圖。之。埃。提。論。其。影。響。西。洋。思。想。者。反。以。心。理。部。分。爲。大。如。新。柏。拉。圖。學。者。及。劍。橋。柏。拉。圖。學。者。等。傳。柏。氏。埃。提。論。心。理。之。部。而。爲。之。推。波。助。瀾。者。也。

柏。拉。圖。主。張。埃。提。論。其。動。機。大。半。爲。倫。理。的。而。非。邏。輯。的。其。邏。輯。的。部。分。實。爲。其。倫。理。部。分。即。心。理。部。分。之。副。產。物。雖。附。庸。蔚。爲。大。國。然。倫。理。傾。向。始。終。顯。然。理。想。國。篇。第。五。章。末。尾。數。節。述。其。主。張。埃。提。論。之。動。機。頗。

爲明顯。柏氏以爲道德非乎智識，然德之實，雖與智之實無關。故謂道德之實，實在於生智識。若個別現象倏起倏滅隨時變遷，祇能產生愚見，不能產生智識。柏氏因求道德之根據，故竭全力以證明。埃提之必有苟無終古不變之埃提，則道德可隨時隨地任人摧毀，乾坤亦幾乎息矣。

柏氏回憶（Anamnēsis）之說，實爲埃提論之中堅。氏於其早年所作之米諾篇及晚年所作之泰米斯篇內，於回憶說，均有闡發。至斐都篇及斐德羅篇內，回憶說亦佔甚重要之地位。回憶有兩種：（1）經驗的回憶，更分二種：（甲）回憶相似之個別事物，如見一松樹而憶及在他處所見相似之松樹。是依米諾篇八所論，此種回憶，枝枝節節，祇是意見而已。（乙）由智識所成之回憶，所憶者非個別事物，而爲共相。所謂回憶，即竭力思索一物之前因後果而得一原則。此二種記憶，雖稍有別，但皆在理性的研究範圍之內，祇得稱爲經驗的回憶。（2）更有一種回憶，與經驗的回憶大相逕庭，可稱爲超越的回憶。米諾篇中，僅啟其端。至斐德羅篇內，則有較詳之敘述。

患此狂者，當其見此世之美，即回想起於真美，歡忻鼓舞於不自知，思奮飛遠適，而有所不能，鼓翼仰望，穢其塵容，人皆目之爲狂。此所謂狂，實至高無上之感興，必有此狂，始得謂之愛美者。蓋有如前言，人之靈魂必會見真，如否則不能有人形也。然非盡人皆能記其前世之事，所見之時，或不甚久，或不幸墮入紅塵，習俗易人，竟忘其昔之所見，其能牢記者，實不多觀。故當其偶見前世之影像，則驚訝莫名，無真知灼見故也。公平節制，以及一切靈魂所視為寶貴之德，其此世之摹本，皆無光輝，與原本較，僅得其髣髴。

耳。能於影像中見真相者蓋寡，即有之其事亦至不易也。

麥德羅編
二五〇

此所回憶既非肉眼所見之物亦非一原理。一觀點乃動人情感使人忻慕之。埃提爲道德行爲之原型。精神生活之歸宿者也。柏拉圖之哲學不特啟發理智且足引動情感。情感之事非盡可言說惟有修養經驗身歷其境者始得體味之耳。

凡有此種超越的回憶之經驗者喜遊心天庭周覽本體俯視下界之樂有如土苴柏氏於筵話篇內即描寫此種經驗所謂天王星神之愛即人性中向上之力此與但求塵世快樂之流俗之愛不同。筵話篇內發揮此理頗精且饒詩意。篇中蘇格拉底謂聞之於女巫第沃馬氏曰愛非神亦非人乃介乎人神之間之一巨靈。惟愛爲能使人渴求智慧神則旣智無事更求下愚侈然自足不知求智此其所以爲下愚也。此所謂愛愛智也。愛理想也。愛埃提也。此皆哲學家所有事真正之哲學家不能忘情當初天遊時所見之埃提妙境身在人寰心繫上界勞神焦思以求復觀光明動靜語默一以埃提爲依歸不願或違愛慕埃提至極於肉體之愛不復措意斐德羅及筵話兩篇中有數段形容肉體之美動人綺思然柏氏著眼在精神之美肉體之美祇是一種階梯當層累而上以至於埃提世界之美此埃提世界之美方得謂之爲至美謂之爲至善也。

士之率循正道以至於愛者應以塵世之美爲其階梯由此層累而上由一美形以及二美形更及其他之美形由美形以及美行

由美行以及美念。由美念以至於愛美。如此可謂知美之深諳矣。但知此者，吾人或以爲美之生，謂士之所宜有。此至美也。苟能見之，則黃金華袞、俊童少艾，今之所未有，而思有之以爲快者，皆將掉首不顧，棄之如遺矣。人苟能見此神聖之美，純潔無疵，不染塵垢，仰望想像，與之冥合，以孕育真正之德業，其所得爲何如乎。夫觀美以心，然後得美之真，而非美之僞，然後得立德以配天，而垂無窮。誠欲求不朽者，必由是道矣。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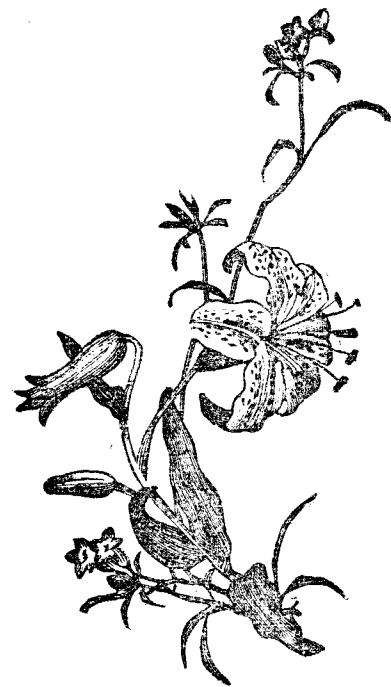
理想國篇第五章中論埃提時，包含醜與惡之埃提。夫上節所述，哲學家既爲愛埃提之人，安有哲學家而愛醜與惡之理乎。此其解釋，在知柏氏立論時所採觀點之不同。依倫理觀點言，醜與惡不能謂之爲埃提，祇能謂之爲埃提之無。無美之埃提故醜，無善之埃提故惡。然依邏輯觀點言，則美善醜惡皆爲埃提，皆可作研究之對象。故凡柏氏採科學家態度時，各種埃提等量齊觀，醜惡大小之埃提與美善之埃提，一視同仁，毫無軒輊。及至討論埃提之價值及其需要時，則各種邏輯的埃提，即不復述及，隱受排斥焉。

柏氏對話篇中美與善自始至終相提並論。此非謂柏氏無往而不主美，卽善善卽美之說也，亦非如裴德（Walter Pater）所臆測，以爲柏氏所重，在乎美而不在乎善也。柏氏於法制篇（Laws）內七二，於唯美主義者，深加抨擊。推柏氏之意，以爲在埃提境界內，美善合一。然埃提的美與美之表現於實際者，則斷然有別。實際之美，僅爲能與吾人以快樂之物之一種，其去取當視快樂種類之高下而定。如快樂同

爲一類。則快樂愈多。自愈可貴。如不同類。則不能以快樂之多寡而定去取。易言之。卽美學必須受倫理學。相當之支配。柏氏於理想國篇內至驅詩人藝術家於國外。夫柏氏富藝術之天才。安有不知藝術之重要。其所以反對者。實因藝術有時不特使人注重當前快樂。流連忘返。且足使人遠離埃提世界。藝術作品。祇是埃提摹本之摹本。其去埃提有二重之間隔。以僞亂真。爲害實大。然柏氏所反對之藝術。乃摹仿個別現象之藝術。至真正之藝術。能利用幻境。以表示埃提世界者。柏氏方稱頌之不暇。安肯貶斥之乎。

自心理方面言之。柏氏之埃提實卽道德觀念之具體化而已。其所以能具體化者。全恃想像道德觀念。人類所共有。道德之應用。可隨時地而改變。道德之原理。則天經地義。終古如斯。然所謂觀念。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虛無飄渺。不可捉摸。肉眼所不能見。如欲見之。則必以心眼。二一九話篇此心眼卽是想像。非乾枯呆板之理性也。運用想像之力。使道德觀念成爲華美莊嚴獨立存在之個體。無形者使之若有形。無聲者使之若有聲。不可捉摸者使之若可捉摸。道德觀念。經想像力具體化之後。其所得結果。卽柏氏所稱之。埃提也。今有萬金於此。可以取。可以無取。熟思默察之後。覺取之傷廉。因深知廉之埃提。故決不取。此邏輯也。然既深知廉之埃提。後漸覺廉之埃提。如玉之潔。如冰之清。其爲可愛。迥非金錢所可比擬。此想像也。由邏輯言。廉之埃提。是一理也。由想像言。廉之埃提。是一物也。廉之埃提如此。其他各道德之埃

提知此。最終之執事亦知時也。時以相時。之持握者爲自相矛盾。以爲
埃提既爲理。卽不可爲物者。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有邏輯之部。而不知有心理之部也。



散曲叢刊

江都

任中敏編

全書連史紙印二十八冊(每冊)十四元

五種

本刊宗旨：乃于我國文學上詩詞以後，戲曲以前，確定與詩詞體段相類之散曲一體，使我國文學上之各種典籍，益臻完備；並發表許多世人從未見過之元曲，及明清重要之散曲。全書十五種，除元明以來重要選集專集外，兼有論撰三種：一乃疏證元人之散曲學說；一乃散曲全部之整理與批評；一乃曲話體裁之選錄與品藻，極見散曲之風趣。而于原書之體例板本，作者之生平派別，及從來曲本內模糊錯誤之處，多有精密之考訂。全部曲文按譜斷句，每種書前各具提要，極便閱讀。

①陽春白雪 三冊

⑧王西樓樂府 一冊

②樂府羣玉 二冊

⑨睡窗絨 一冊

③東籬樂府 一冊

⑩海浮山堂詞稿 三冊

④夢符散曲 一冊

⑪花影集 三冊

⑤小山樂府 二冊

⑫清人散曲 二冊

⑥酸甜樂府 一冊

⑬作詞十法疏證 一冊

⑦洪東樂府 二冊

⑭散曲概論 二冊

□ 詞學指南……謝无量 一冊 二角半

□ 宋詞研究……胡雲翼 一冊 九角

□ 崑曲新導……劉振修 二冊 一元八角

中華書局

出版

，極便閱讀。
，及從來曲本內模糊錯誤之處，
，多有精密之考訂。全部曲文
按譜斷句，每種書前各具提要，
，極便閱讀。

文

苑

辛未旅燕雜感

百六首

崇慶 彭 舉 雲生

自序

余以今秋九月因事入燕適遘水菑重丁國難憂心如棘喪亂孔多感國土之淪胥悼霸者之不作留滯三月嘘唏累篇昔繁霜哀周下泉思治詩人之憤見於風雅余家零學墜魯鈍無華意涉莽粗詞傷拙野非敢儻阮公詠懷之章攀陶令飲酒之什亦祇候蟲節鳥各抽哀吟心灰淚痕略紀悲悼凡百有六首都爲一卷付諸印者以代鈔胥惟冀平昔師友及邦國彥碩惠我箴砭矜其妄昧而已民國二十年歲次辛未大雪節崇慶彭舉自識于燕都之宣南別墅

五古八十四首

(一)黃葉辭故枝。颯颯鳴前庭。秋風聲悲酸。那更客中聽。思欲歸故鄉。恨無雙飛侶。徘徊空宇中。遠望蜀山青。

(二)北風刮地來。稍覺衣裳單。兀坐展書讀。古意生肺肝。霜筠有勁柯。松柏厲嚴寒。參也實我師。貧賤彌貞堅。

(三)士重國乃重。士亡國亦亡。元氣須扶植。戒之在伐傷。不見東漢時。俊廚皆賢良。哀哀誅戮盡。漢室遂

不張。

(四) 師儒道義樞。實乃國之幹。上以戰神姦。下以鑿離渙。師尊國乃崇。儒賤國亦亂。三復蔚宗言。低回有餘歎。

(五) 安石喜謀國。執拗自天生。善人一網盡。大錯遂鑄成。如何紹聖時。又復侈紛更。章蔡何足責。永痛五國城。

(六) 黨禍促明亡。明亡禍未已。國都已顛覆。金陵日暮耳。可憐馬阮輩。猶日事傾毀。耿耿史可法。棄之如敝屣。

(七) 小雅日以廢。中國日以微。舉世不悅學。寧知是與非。在學戀彼妹。在官侈輕肥。滔滔斯世風。厥咎將誰歸。

(八) 干戈習春夏。射御在成童。誰知文教國。翻重武夫風。此義失千載。斯世誰能同。願作司馬篇。一以警憤聾。

(九) 我聞戰克語。乃出文宣王。瞿圃言猶在。童汪死勿傷。國門力可拓。夾谷意何強。卓哉春秋中。大義在撻張。

(十) 宋廷議未決。金兵已渡河。侂胄計非得。檜議寧足多。國本不能固。和戰皆由他。寄言當道者。知戰乃

能和。

(十一)捐之棄珠崖。公賣遷岐山。我軍亦能讓。全師西入關。豈知今昔殊。國競真險艱。天津烽又至。遼瀋何時還。

(十二)晉陽城已陷。尙欲更從禽。將軍妾被執。棄關忽西侵。土地一何惜。美人良足欽。不見蝶衣輕。一宿三萬金。

(十三)司農嗟仰屋。鎰鋤罄水衡。公私既交竭。轉望只春耕。側聞遼師歸。寄食徧蚩氓。如何江米巷。日夜數錢聲。

(十四)平生讀宋史。頗怪張邦昌。以彼中朝官。反爲虎作倀。乃知利慾薰。甚喪心病狂。大義苟不明。千載踵相望。

(十五)箕滿靈何在。朝鮮非舊藩。哀歌金澤榮。喋血安重根。如何未三紀。遽爾忘其源。祖邦成仇讐。敵國乃爲恩。

(十六)遜清揖媯時。彬彬多禮讓。干戈雖有稱。玉帛迄相向。津門豈南巢。閒居非逐放。嗟爾狡猾徒。復辟構癡妄。

(十七)吳楚果濁國。巨浸稽天流。魚鼈入市驕。禾黍安可收。嗷嗷鴻雁哀。積骨成高邱。所賴鄰國善。萬里

肯泛舟。

(十八) 洪水已爲災。疫癘乘時起。秦晉及豫南延蔓數千里。吾聞盛明時。民無夭札死。豈盡天數然實由人致耳。

(十九) 國際今何若。依然從復橫公理。徒虛飾強權。各力爭俄土。既相結德意亦同盟。弭兵徒有約。武力保和平。

(二十) 有口向內宣。有力向內爭。有威向民用。有財向外存。誰作百年計。心力爲蒼生。褰裳往從之。哲夫終成城。

(二十一) 關東司令誰。答云本莊繁。瀋陽市長誰。答云土肥原。市中何所有。日旗與町番。爾何株式徽。辯已無言。

(二十二) 歷歷金元事。外族主中華。可憐幽薦民。長陷在胡沙。往事不須悲。五族已一家。但恐日兵至。終作順民邪。

(二十三) 魯連恥帝秦。夫差終報越。壯志挾冰霜。肝膽照日月。拔劍出門去。寒風砭肌骨。生爲國士雄。死向沙場沒。

(二十四) 整緝傷宗周。漆女亦泣魯。以彼弱婦人。憂國心猶苦。男兒志四方。平生侈威武。願共携頭顱。前

(二十五)誰謂虎狼凶。平生稱射虎。誰謂胡虜驕。將軍號破虜。攻敵須攻擊。折屋先折柱。蕞爾一島邦。我視之如鼠。

(二十六)樂莫從軍樂。苦莫亡國苦。軍勝父母歡。國亡爲奴虜。奔騰殺敵魁。奮擊如雷雨。捷書夜歸來。凱歌震寰宇。

(二十七)寶刀日摩挲。駿馬日馳逐。我軍東出關。已過遼河曲。敵騎不敢驕。敵酋已攝服。從此東倭兵。不敢窺鴨綠。

(二十八)回紇拜令公。朔方思李牧。郎署老馮唐。其言可採錄。廉頗尙健飯。三百欣踴躍。莫聽郭開讒。蒼生齊拭目。

(二十九)錦州城欲陷。榆關慎勿疏。人民紛竄奔。踉蹌集燕都。萬頭車站攢。哭聲騰路隅。哀哉錦州人。不爲亡國奴。

(三十)廣寧醫閻山。實爲幽州鎮。神祠禮秩崇。肇封自虞舜。卓卓賀克恭。江門同體認。結廬居山中。誠信化鋒刃。

(三十一)寧遠孤竹墟。錦州亦秦縣。秋水織迴文。春花明野甸。筆峰插三山。海霞流彩絢。獨喜孫承宗。佳

句擅蕙情。

(三十二) 採蘆長白山。養茸山中道。苴履冬復溫。更有烏拉草。關東殊產多。實爲國之寶。惜哉虞人疎。相看入三島。

(三十三) 黑龍江之東。本爲中國地。不見廟爾碑。猶有永樂字。王者大無外。藩籬任捐棄。豈若歐洲邦。海空亦分治。

(三十四) 日軍遼河東。我軍遼河西。遼水不可禦。旋師趁馬蹄。道旁新骨多。曠野天雲低。白日無行人。惟有禿鳥啼。

(三十五) 秦慾豈易填。薪盡火不止。寸土如寸金。得之亦難矣。自從黃帝來。拚戰惟一死。頭顱高積天。今日乃有此。

(三十六) 富弼外交才。一字不苟與。况乃財力艱。豈可肆相許。庚子患實深。創痍今未愈。吾民膏血枯。歲幣安所取。

(三十七) 素月爲我悲。滄海爲我淚。海枯月落時。悲淚終無既。萬物盡虛偽。天地亦游戲。安得傾千鍾。暝然一長醉。

(三十八) 公儀拔葵根。宏羊可就烹。此義不可見。轉日計虧贏。豈惟廣田宅。亦復鷹犬橫。哀哀誅求盡。千

家有哭聲。

(三十九)鵠巢本鳩居。局鑰爲盜積。慨慨昔人愚。如何有錢癖。人生如流波。百年無遺跡。白骨委蓬蒿。多藏竟何益。

(四十)國家乃大器。肉食豈能謀。武侯有薄田。齊相僅敝裘。淡食神能清。聚歛行堪羞。高位何足恃。布衣寡所尤。

(四十一)古道在鄉村。好義出貧士。區區藜藿羹。欲以奉君子。蘋藻羞神明。玄酒亦清水。微物雖不豐。感之入肝肺。

(四十二)接物須以誠。報國須以忠。忠誠不見信。當反求諸躬。誠至石可格。忠盡天亦通。巧詐雖有獲。久之道自窮。

(四十三)世道交相喪。寧無究厥根。漢家尙黃老。爲政豈多言。欲令民歸樸。須求簡御繁。政平天下理。誰爲禮元元。

(四十四)國亡不足憂。種亡實可畏。冠劍一世雄。亦復闇然媚。不見湘綺翁。鬚眉有霸氣。奈何今之人。風骨獨柔脆。

(四十五)操莽既盜國。師昭尤欺衆。舉世日昏昏。視天亦夢夢。棖崩僑將壓。巢傾雛亦凍。阮公有心人。途

窮能無慟。

(四十六)鶻首賜秦人。天胡爲而醉。被髮祭伊川。感召非我類。飛鳥失平林。走獸號無地。謂我亦何求。潛焉有深淚。

(四十七)繫頸蠻夷邸。懸首藁街頭。漢威騰朔漠。漢德東西流。衛霍勳名貴。張騫亦列侯。史臣有班固。著筆垂千秋。

(四十八)蘇武老丁零。班超坐西域。丈夫各有志。萬里任追逐。生飲匈奴頭。死葬鳩烏腹。一死爲國家。終勝老茅屋。

(四十九)三戶可亡。一夫能死敵。蕭蕭午夜風。神龍欲破壁。古來俠士心。豈徒逞一擊。荆軻與子房。忠憤千載激。

(五十)秦用韓非策。漢用董賈言。董賈終見棄。非死尤含冤。天道不可知。蒼蒼訴無門。欲持一卷書。歸臥舊邱樊。

(五十一)三代法已衰。秦俗尤凋敝。漢家返純樸。端賴有良吏。牛犢勵歸耕。雞豚勞撫字。凜凜垂明詔。力田與孝弟。

(五十二)唐俗濁以卑。其政則恢廓。宋俗清以淳。其政則迫弱。偉哉漢代模。政俗兩寬綽。救文須以忠。百

世可斟酌。

(五十三) 吾讀後漢書。繩焉思林宗。一言成孟敏。一鑪食茅容。偉哉太學生。感發及村農。詩書道可貴。千載想遺蹤。

(五十四) 做人匪識字。樵牧皆吾徒。象山與心齋。其言良非誣。鏤名恥石工。嗟來死餓夫。大義苟能明。豈在多讀書。

(五十五) 吾過積水潭。烈烈風聲勁。吾遊昆明湖。森森寒波定。王梁雖愚忠。有恥實可敬。百讀其遺編。斯人乃先正。海寧王靜安先生(國維)自沈積水潭。並有遺書行世。編者增註。

(五十六) 黃顧耿耿心。豈僅在考據。奈何乾嘉儒。老死逐末度。浙中沈與王。千載有冥悟。但恐百世下。無人發孤趣。嘉興沈子培先生(曾植)海寧王靜安先生(國維)編者註。

(五十七) 餘杭一大師。抗志希炎黃。種族革命伸。大義立隄防。華胄有所託。其功何煌煌。小儒徒阿世。妄欲事謔傷。餘杭章太炎先生(炳麟)編者註。

(五十八) 南海帝王姿。高步氣邁世。出入古教宗。羅馬與舍衛。悲願撼天龍。論書窮篆隸。渾渾大同書。惜焉太早計。南海康長素先生(有爲)編者註。

(五十九) 義寧有陳先。至性發天然。神血凝斯文。句陳道奧窮追鐫。豈惟涪翁嗣。直欲韓孟肩。高齋風雨中。

三復晴廬篇

義寧陳伯嚴先生立。編者註。

(六十)吾蜀井研師乃今靈光殿。皇霸論九洲。天人追六變。風痺欣可書。旄期稱不倦。百年誰與繼。殷勤屬宋硯。井研。廬季平先生。平其時。尙存。今已下世。編者註。

(六十一)天南一瓣香。敬祝歐陽師。性相揭西竺。文字生古悲。衆生皆眷屬。諸佛爲護持。趨侍何時再。爲斷心中癡。宜黃歐陽竟先生漸。編者註。

(六十二)城西多隱居。陶廬與藏園。寂寂揚雄喧。門無衆賓喧。嫋嫋生古香。欵睡無陳言。借問高軒客。誰知儒道尊。新城王晉卿先生。增湘著有樹根。著有陶廬記叢書。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著有藏園羣書題記等。編者註。

(六十三)明季國事非。鄒馮尙講學。宣武門東偏首善。有芳躅。心死實可哀。一陽傷已剝。救國先救心。庶幾剝可復。

(六十四)步出德勝門。偶憶西巡事。踉蹌出兩宮。衣服皆布製。流離到懷來。三日未食寐。差喜小臣永。供迎遵體制。

(六十五)道旁一老父。下馬親問之。海淀何所有。曾否記當時。圓明被燔燒。我及親見之。離宮四十所。瓦礫今無遺。

(六十六)我喜王梅邊。生祭文丞相。今我來柴市。感鬱氣悽愴。烈哉千載心。齒髮負歸葬。百讀正氣歌。鬢

淵凜以壯。

(六十七)首陽今何許。乃在憫忠寺。龔生竟天亡。蘭芝同焚棄。落落卻聘書。千古想高致。獨自立寥天。梅花清到未。

(六十八)昔哭故人宅。今勘故人書。故人在何所。開書與之俱。薑齋志可傷。戢山言非迂。夫天未欲治太息失真儒。唐迪風著孟子大義見本誌第十六期編者註

(六十九)憶昔張口遊。煮酒炙肥肉。楊子興最豪。詩篇噴珠玉。有老忽旁歎。此昔轉萬轂。自從棄外蒙。長衢走麇鹿。

(七十)豆腐江家法。烤肉正陽樓。潘魚既清美。伊麵亦嘉羞。衣冠競南渡。食譜無人搜。獨有東來順。雅俗還相投。

(七十一)江亭葭葦深。十里烟蒼蒼。疎月來西山。寒蜩鳴晚塘。陳子旣奄逝。王周天一方。幾回欲重過。躡空斷腸。

(七十二)迢迢湘水深。遠望秋雲陰。美人弄瑤瑟。蕭蕭寒葉林。楚些不可作。蘭芷欲重尋。渺渺魂兮歸千里。傷余心。

(七十三)有美天一方。由來在荆渚。秋月抱孤襟。微衷寄蘭杜。織錦不成章。采芝未盈筐。江漢隔千里。脈

厭惡相許。

(七十四)孤館愁無似。喜見菊花開。故人殊落寞。應無載酒來。詩思客中苦。征鴻天外廻。安得携兒女。歸翦北山菜。

(七十五)桃李絢春姿。菊花凝秋節。熙熙物向榮。矯矯含芬潔。萬族各懷生。殷殷思往哲。陶公豈不才。柴桑甘守拙。

(七十六)峨眉山上月。萬里來燕都。清輝欣更滿。照我城南廬。獨坐東窗下。悠然讀我書。萬慮豁以清。眞返天地初。

(七十七)虛館寂無聲。寒月中天映。是非兩相忘。物我了無競。一得齊一得。非垢亦非淨。若不有死心。何由見本性。

(七十八)布衾冷似鐵。衣服了無剩。適以謀生疏。非敢云道勝。明月入我窗。頗足發孤興。側聞讀書者。一清乃足稱。

(七十九)美人天際遠。念之歲月深。贈我雙環环。報之以瑤琴。清月舒微波。悠悠千里心。勞思不成寐。展轉涕沾襟。

(八十)早聞楊紫峰。結廬青城顚。彈琴吟秋月。說劍倚流泉。惜未從之遊。於今三十年。寂寂蕭齋中。想

(八十一)我家江水頭。送江東入海。跋涉來燕山。時序已復改。念彼幽蘭花。馥郁徑當采。如何久不歸。高秋爲誰待。

(八十二)父母生我時。望我侍晨夕。年年道路中。長作他鄉客。墳塋沒蒿萊。更有未掩骼。哀哀如路人。人生兒復何益。

(八十三)朔風吹庭戶。颯然驚我心。時變忽已冬。枯木有哀音。落葉積頽邱。飢鳥鳴故林。莽莽天遼廓。悽愴淚沾襟。

(八十四)陽月已先至。臘梅花未開。探幽出郭門。且向籬邊來。一往無消息。生意難重迴。蕭索枯壤中。颯然使心哀。

五律一十二首

(一)僕僕津門道。楊村復萬莊。乾坤悲戰伐。時序感滄桑。雲鳥應相識。風塵何太忙。自慚非尼父。奔走亦棲皇。

(二)濁世天難問。微軀海欲填。江山仍寂寂。風雨自年年。傷亂悲今日。哀歌憶昔賢。無人知杜老。垂淚錦江邊。

(三) 國土今誰屬。中原一素民。九州看鼎沸。大道泣傷麟。士已知歸漢。人傳有避秦。萬方同渾渾。獨自立千春。

(四) 燕趙悲歌日。遼東失陷年。無人能救國。有淚欲迴天。大業終當集。囚民待解懸。勉哉吾黨士。早着祖生鞭。

(五) 世界商場耳。何曾是國家。幸叨居保護。猶得號中華。獨立豈無術。依人莫漫誇。明明大道在。但恐日西斜。

(六) 上國聲名久。舟車海陸遙。島陬歸寶贐。殊域識天朝。象舌知重譯。匈奴不敢驕。百年猶未遠。誰繼霍嫖姚。

(七) 居庸關塞險。千里來太行。莽莽古雲度。沈沈萬木蒼。兒童拾箭鏃。客子問邊牆。搗帽今何自。駐馬望殘陽。

(八) 猶憶元太祖。提兵事八荒。和林成聖地。欽察盡邊疆。作戰驅牛馬。編年記兔羊。歐人至今怖。黃禍未能忘。

(九) 唐室聲威震。羣尊天可汗。八方來職貢。萬國集衣冠。回紇兵堪使。高昌樂未闌。倭人亦令學。終是聖恩寬。

(十)石晉兒皇清。遼宋小朝廷。猶燕六蛇豕。河洛雜麤賊。士卒心猶壯。祖宗廟不靈。幸留殘骨在。遺陣樹冬青。

(十一)愁思滿天地。胡笳日夜聞。悲風生古木。孤雁入寒雲。塞北無完土。遼東有敗軍。津人正相泣。遷徙日紛紛。

(十二)十月龍江冷。將軍禦鐵衣。百身思報國。一旅突重圍。城破心猶壯。真枯馬不肥。稍稍事休息。終欲振天威。

(十三)莫學袁金鑑。須爲馬占山。千秋留信史。一念別貞頑。大敵終當克。惡名不可刪。貳臣誰與重。瓜鼻念衰顏。

(十四)太液池邊樹。滄桑幾度看。梳妝瓊島麗。弓劍鼎湖寒。無復蟬聲唱。空嗟月影團。明年此誰有。嗚咽淚汎瀾。

(十五)自昔幽州地。還爲王者居。雲山遼海繞。烟樹薊門扶。宮闕千年壯。琛瑰萬國輸。慎旃旗典守。吏所重在球圖。

(十六)燕都聲教遠。百國寶書存。天祿新楹絢。文津舊冊尊。所探惟漢簡。直欲溯河源。庚款喜猶在。軍興未閉門。

(十七)憶昔來燕日。猶聞絃誦聲。干戈驚塞隧。擾攘到郊壘。博士都倚席。諸生行荷兵。釜炊渾欲斷。日日待呼庚。

(十八)故人今夜至。邀我城南隅。三載遠相隔。中情未覺疏。盤餐勞婦設。尊酒倩兒扶。世事祇堪醉。歸還問狗屠。

(十九)燕山千里雪。吹作滿城花。翻喜客愁減。還憐詩思賒。高人無臥席。凍雀有棲檻。且酌一瓢出前村。訪戴家。

(二十)野淨明無際。豁然天地開。人從太古至。山向雪中來。闌苑身先卽。瓊枝手自栽。翻疑姑射子。終屬非仙才。

(二十一)長空一雁過。天畔作勞人。磊落身猶健。江山氣不春。詩書閒可讀。風月喜相親。庾信哀時慣。生涯未厭貧。

(二十二)百篇詩已就。萬里客歸家。知罪由人說。哀愁祇自嗟。朋徒應待我。兒女亦呼爺。急急中宵發。天南月一車。

鳳沙集

王 越

自序

十年來胸有所感。目有所觸。不能自己。輒紀之以詩。歲月飄忽。積稿已盈寸。暇中細檢一遍。覺怨別傷離狀物抒興之作。多無當於意。故十九皆刪去。茲所選錄者。大半爲敘事之作也。一九三二年孟夏。王越
略士於北平松公府。

目錄

韓義士歌 舟人婦 夜巡 棄夫行 駛夫 逃荒 驅鼠行 縫衣婦 苦憶 蒙師之死 老翁 壞江 發難 野哭
棄婦行 憶亡母 感懷 驢背之夢 瘋女之歌 出家 主與驢 五鳥之歌

韓義士歌

並在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爲日本天長節，日人慶祝戰獲勝，在上海領事館招待外賓。在虹口公園閱兵，韓國志士尹奉吉，於閱兵臺前擲炸弹炸傷日本領事重光葵等多人。海軍大將白川民廟委員長川端萬重旋死。尹奉吉等十人被槍斃。年二十五歲。編者增註。

黑面島夷起扶桑。卅年變法稱陸梁。長蛇北走巨口張。肆吞三韓飽其囊。貪戾魔心猶未已。鐵騎洶洶渡遼水。蒙衝海艦壓江南。鈔掠無殊乃祖妣。天長嵩祝更狂歡。旭旗紛飄春申灘。屐痕雜沓綠草折。羣魔魚貫擁高壇。呀呀飛機撲天起。萬頭仰視白雲裏。小猴拍手齊踏歌。歌聲直繞機輪尾。詎意轟然怪響來。劈

空何處。喧。巨雷。風雲動。盪園林。擢浦濤怒。立千萬堆。地坼東南天晦霾。高壇俄頃成塵埃。巨魁身首騰空飛。血花激濺。胸腔開。婦孺倉皇心膽死。木屐紛紛竄如蟻。兒哭呼。嬪妻覓夫。一片嘈聲疑鼎沸。鐵騎聞風四合圍。馳驟狂搜博浪椎。義士三韓尹奉吉。怒持一彈猶未擲。

舟人婦 民國十一年壬戌仲秋贛江紀行之一

四郊傷多壘。扁舟發水湄。野岸少行跡。西風淒以悲。禾黍無人刈。關山動鼓鼙。蒼茫開夕照。歷歷見旌旗。舳艤尾櫓櫓。駢列赴戎機。舟子盈千百。無異犬與雞。纜繫頸與手。顚額長歎唏。千百尚不足。窮搜秋江曲。漁舟雖云小。卒呼一何促。雙淚落船頭。哀籟殊觳觫。風波十二時。未飽粟與菽。無力事官差。豈敢干顯戮。哀籟復何補。反逢卒伯怒。拔劍砍枯枝。爾曹不可恕。誤却我戎機。視此刀下樹。虎威難嚮邇。淚落更無已。掙扎向中流。死裏欲逃死。婦撥手中棹。病夫支舵尾。費盡纖纖力。趣途無半里。可奈呼聲惡。槍鳴卜卜卜。孤篷驚欲飛。網罟難爲覆。彈來傷婦脣。仰身遠翻足。一聲長哀鳴。血浪沒何速。追者自狂笑。那聞舟人哭。

夜巡

俗澆狗盜多。村人夜巡黍。三五刀在腰。背負壺與鼓。狀類纏頭回。觥觥有勁膂。魚貫出寨門。月黑燃松炬。咫尺照眼明。前路暝如許。夜鶴哀鳴飛。微星祇三五。行行黃柘崗。野墳間荆楚。閃閃走青磷。瑟瑟響田鼠。舉炬燭墓間。一物頻僵僵。蓬髮影森森。不辨首與股。嘵問輒無聲。礫石偶喚咷。捷進聚擒之。束手無抵抗。

垢形類魑魅。穀觫若病殼。雙目視瞶瞶。喙口白涎吐。以刃擬其頸。淚下忽如雨。淒咽作人聲。願毋重相苦。爲迫大婦威。隻身竄荒楚。薄命已無家。乞君多含茹。邏者咸震懾。縉刃退數武。惻問究伊誰。夜深此野處。舉手指咽喉。欲言復哽阻。松炬照黑龐。血痕縷復縷。邏者咸歎息。夜風撼禾黍。

棄夫行

【一】君家溪水南。我家溪水北。溪水深復深。清流無斷絕。牛羊下山坡。高樹晚蟬聒。野渡少行人。夕陽在天末。波漾君顏紅。風飄君鬢髮。挽臂越白石。同上渡頭筏。輕儻戲浮萍。逐波時出沒。洲渚長蒹葭。歸鳥何啁唧。君歌採桑辭。清音震林樾。我樂亦忘懷。擊竹爲之節。晚煙裊然上遠山。吐明月。夜鵠棲復飛。流螢自明滅。好風從南來。澄澄天宇闊。縱筏向中流。金波遶搖兀。鬢影入我懷。月照人如雪。願言結同心。兩情誓相悅。

【二】日月如流水。人事多更易。有叔歿廬陵。遺骸歸未得。父感逝者痛。日進杯中物。小弟方七齡。持筆畫四壁。母氏操井臼。孜孜爲形役。顧瞻衣食難。且作番邦客。燈下母叮嚀。未語淚盈睫。兒今年十九。別離在朝夕。大海揚風濤。遠行多勞結。爾婦未入門。生小好書籍。他日早旋歸。毋爲永疎隔。愁多難成寐。聞雞復忉怛。天明登前途。君來一訣別。手攜四妹前。素衣有如昔。慘沮不成歡。無言兩默默。舉贈纖纖影。中有淚痕積。水客行李者爲人經紀。催前程。客舟黯然發。載將離恨意。惆悵向南國。回首故鄉長。白雲渺難識。

【三】番邦異中土。椰林間櫟林。兒鱷喜入過。長蛇走高岑。舉目川原異。悽悽愴我心。況乃爲蒙師。曉曉敝唇音。蒙童多肆潑。墨池匕首刮。餉飴滿嘴糊。戲撲破頭額。惟知左右昧。不識中行韻。感此寡歡趣。望空書咄咄。天涯有恨人。邂逅易爲親。窈窕含愁緒。清波盼入神。款款慰岑寂。玲玲拂玉琴。七夕天宇淨。銀河淡淡橫。椰林新月上。上海畔偶偕行。仰觀衆星列。俯視夜濤生。濤聲何嗚咽。似感心頭結。自云家瀟湘。萬里沓難歸。父母久辭世。兄嫂皆長舌。憤悒事南遊。歲月幾飄忽。人生少滿百。榮華易銷歇。思欲一北歸。茫茫將安適。我聞斯人言。默默淚沾臆。悵撫君纖影。孤心對明月。

【四】萬里滄波渺。勞君遠寄書。書發自何處。白門九月初。上言纏綿意。下言壯遠圖。一試奪前席。庠序樹楷模。族黨誇道蘊。師保策前趨。慷慨浮東海。翩翩入故都。即今日之新都南京。風華冠中土。山川亦瑰奇。願言探學海。毋負故人期。省書我狂悅。慕君志高潔。顛倒誦百回。笑與淚俱發。百盾勤寄將。爲君添載籍。孜孜言探學術。不覺忘契闊。星霜幾兩度。青鳥復時來。寥寥數行語。亦復慰我懷。少壯各努力。皓首同塵埃。無何中原變。吳越鬪龍蛇。民國十三年奉直之役。全國廢然。江浙尤甚。戎馬生於郊。故都亂若麻。流離復崩析。千里無完家。眷言懷故人。迢迢天一涯。欲飛身無翼。徒悲別路賾。顧瞻滄海濤。側身長咨嗟。咨嗟何時已。消息沉沉裏。悠悠半載餘。得君書一紙。云有一黃鵠。翩翩以翱翔。願逐天風行。豈在榆與枋。回首謝故人。後會永茫茫。

驃夫

盡日趕炭車。傍晚到城市。燈光照眼明。跋行惟喘氣。欲呼驟緩行。一拳忽着背。眼花擦亂起。筋骨如欲碎。同頭忍痛看。一警洶洶置。驟速人行遲。膽敢干警例。未及申下情。一拳復着耳。掙避車箱下。警爺傷及臂。咆哮更肆威。鼠子乃敢爾。試看逃何方。今晚不饑你。短槍指驟夫。押向警區去。行人說紛紛。黑炭將空簍。

逃荒

草根皆嚼盡。頑石豈可茹。幼兒餓已殤。瘦肌裏乾肚。棄置土舍旁。三日不臭腐。無淚哭殤兒。還看妻與女。眶陷目迷茫。蓬首惟僵僂。商略作逃荒。扶杖攜筐篋。出門跟蹤行。郊原俱赤土。餓莩亘崗丘。曾不掛麻縷。羣鳥啄其腸。啞啞相慶語。野犬爭殘胘。洶洶鬪豺虎。道逢鄉里人。鳩形拐復顛。乍見不相識。細認各淒然。自云潼關返。前路少人煙。但見商與賈。手攜買兒錢。買得災兒女。長繩犬豕牽。崎嶇潼關道。日夕有啼聲。

驅鼠行

田園亂後半蕭條。荒村已是無多畝。子遺飲泣求微生。匍匐胼胝植梁黍。上畚下隴葉青青。沙漠甘泉斗中稍。誰知一夜怪聲來。滿地盡鋪黑毛鼠。索索狂趨梁黍根。東嚥西吞氣如虎。村人夢起大震驚。頓足鳴鑼咸叫苦。前年遭兵去年旱。老幼婦男命如縷。今夏猶苦雨不足。中宵車水汗如雨。殺人可恕鼠難容。願將鼠肉作羹煮。父持鐵鉗母持燭。稚子共擡竹筐篋。一鉗一鼠落篋中。移時已令兒僵僂。詎知鼠類大狡奸。往往佯死還竄土。稚子釋肩追捕之。篋中又告鼠踏舞。無明業火丈三千。足踏鉗敲加炳炬。思法周郎

用火攻。機緣惜火東風舉。熊熊但見黍焚燒。鼠類受殲終少許。紛紛擾擾達天明。大家氣喘首眩昏。惟見前山萬千鼠。浩浩蕩蕩向田奔。

縫衣婦

青燈何熒熒。鳴蟲何切切。一針復一針。夜夜不得息。一針一針血。嬌兒夢中啼。阿娘要糜食。昨午鄰女至。款款恤寒嫠。手攜百花綢。舞衣教我裁。云有城中家。習得番朝儀。春秋佳節至。翩翩舞蹈開。士女羣雜沓。華燈照高臺。長歌須行樂。韶光不復回。舞衣漏夜縫。莫待貴人催。

苦憶

苦憶去年夏。夫作礦中工。窟深深無底。幽暗影憧憧。矻矻向黃泉。掘土千萬重。泥首足不乾。垢面失音容。歸來不相識。執手淚滿腔。袋中何所有。省幣雜黃銅。一月汙血資。十日米鹽空。欲典無長物。欲貸誰與通。悵悵出門去。云赴東家處。夜分不歸來。瘦兒飢待哺。翌日消息至。兒夫逢主怒。云是主罷工。捉將官裏去。聞之信復疑。越日人未歸。心驚凶耗確。涕淚沾鶴衣。背兒叩官府。道路爲淒悲。城中多大宅。府第盡高墀。循徨半日行。覓得真衙司。誰知衙司赫。小民謁不得。哀鳴徒聲嘶。搶地徒被髮。行人暗指點。淒愴探獄室。獄卒強索酬。叩頭爲見血。僥倖獄門開。重垣又重壁。腥氳不忍聞。森森惟鐵柵。黑囚滿牢中。蓬首羣縮瑟。淚眼向兒夫。枷鎖施雙膝。暝目坐暗隅。破衣包枯瘠。保兒哭呼爺。張目乍驚惕。欲起不能行。搖首一歎息。

鐵柵重復重。咫尺不相即。慨然語母子。此生成永訣。昨夕我過堂。凜凜陰風黑。鐵鎖練瑤璫。軍警森羅列。廠主上稟呈。控我性行激。鐵鞭火練加。毒痛斷脛骨。羅織成死辜。旦夕將處決。我死有餘恨。令爾長戚戚。聞言心膽摧。倒地成迷厥。旋旋大地轉。天日皆昏黑。痛醒已在家。瘦兒啼我側。鄰婦滿床前。相憐亦悲咽。迄今半載餘。夫墳已掩沒。時有新死囚。縱橫葬其穴。白骨重復重。夫骨何從覓。

蒙師之死（示衆）

墟口懸人頭。竟日血猶滴。巨日時弛張。雙眸光不滅。兒童散館歸。目淚對母拭。農父輶隴耕。扶鋤暗嗚咽。

老翁

狂飆撼林木。月黑狼叫哀。枯巢生碧火。夜鵠驚徘徊。林際有古寨。重門呀然開。凜凜寒風入。森森夜氣催。老翁持刀立。燄光照酒杯。點頭頻歎息。天運幾時回。伏莽日滋長。白骨已成堆。臨老身反累。獨無百夫魁。日昨近黃昏。前村警復來。驚傳驃馬驃馬猶若北。至十里蔽塵埃。雞竄豕奔突。瘦犬嗥牆隈。夫牽披髮婦。爺娘哭呼兒。急攜牛與羊。顛倒衝藩籬。擔甕背筐筥。沿道多失遺。趣行僅數里。夜色漸昏迷。大地滿荆棘。倉皇欲何之。老夫慨以慷。躍馬向村馳。且麾我丁壯。誓拯此子遺。喊聲震林谷。驃馬紛離披。雖獲一日勝。豈能保安危。今宵朔風勁。野火明層嵬。隱約哭聲沸。遭刦復爲誰。語罷掀蒼鬚。一飲盡濁醞。麾起寨上了。催起廄中騎。得得疾馳去。月黑狼叫哀。

刦江

嗚嗚復嗚。嗚天際下輪舟。山巒如過影。滄波似倒流。朝發賽婆灘。夕至龜湖頭。龜湖多逋逃。密寄亘巖丘。夜星閃林際。月黑亂蟲啾。忽聞角聲咽。呼風響吆喝。篝火兩岸明。砉然槍刀刮。羣盜影憧憧。大黑雜小黑。卜卜來警聲。輪舟不得發。舟人面相覷。魂喪心碎裂。婦孺更倉皇。相抱惟號泣。欲藏無處藏。欲跳水深黑。皆指花臉喬裝。免被識破。

盜皆以黑布或白布裹頭。除渠魁及少數外。江壞壁外。餘

喝聲半官土。睜眼如梟嚇。一彈餉船夫。下馬威殊烈。中有一渠魁。昂藏獨豪傑。身佩金獅刀。目架驢兒鏡。開言示衆客。爾等須諦聽。本軍行天道。無奈糧稍罄。各宜勉輸將。毋得存慳吝。羣盜齊呐喊。眼靈手亦迅。上船達下船。篋破囊輒盡。首索白與黃。次剝裘兼襯。一婦手豐腴。金鐲難奉進。盜呼爾老婢。玉腕膏白刃。血濺他人衣。同舟皆眩暈。一客跪盜前。泣云遭飢餓。賣屋往番邦。願乞垂憐憫。盜魁微點首。十金擲其脰。擾擾達中宵。有客皆蹂躪。箱倒籠俱翻。瑣物滿船糲。更有上船客。云皆是巨室。頸項繫長纓。短褲不蔽膝。纍纍若囚猿。垂首羣瑟瑟。被迫下盜舟。一步兩戰慄。趨趣或不前。鐵鞭見鮮血。朦朧向山巢。

林際聲嗚咽。

發難

燈下故事之一

江湖三十載。斑白守衡門。夜永不能寐。村柝有霜聲。寒燈思在昔。手披明聖經。

鄉人所崇拜之古英雄。厥惟關羽。明聖經爲師讚關羽。厥惟

行之微吟味真意。忽聽寺鐘喧。搔首窺北窗。赤燄迫枯林。乍疑是野燒。細矚頗心驚。林際洋教寺。熊熊劫火焚。隱約人聲沸。復聞高樓傾。火星散九霄。炳炳燭天明。似見人影亂。馳驟執义薪。因風送呐喊。殺盡惡洋人。村人中夜起。點頭若歡欣。余亦一歎息。不義終自燔。猶憶李火睛。遊蕩惟酬酒。日高醉村店。日暮睡溪口。酒券難具償。薄田入人手。百思百無聊。洗禮欣然受。合掌頌阿門。參拜參稽首。火睛初入教。未諳耶牧教禮節。故作此狀。

師廣慈悲。便教作門守。雞犬已昇天。意氣凌北斗。行人側目看。礎石喜投狗。小春十一月。云是耶穌誕。教友皆弟昆。華堂敍歡憇。連臂羣踏歌。火睛春意滿。醺醺入鄰家。鄰家有貞婉。年華二十餘。當牖理杼機。醉眼斜睇眄。把臂呼相知。女駭急奔走。倉皇絕纖絲。阿父探頭看。反遭無情欺。一拳落兩牙。鮮血染霜鬚。村人咸激憤。鳴鼓寫呈辭。手持刀與杖。細之送衙司。詎知有牧師。奮毬赫然怒。策馬捧聖書。直上衙門去。舉鞭敲公堂。咼嚙不成句。丞吏爲震驚。隸卒皆駭遽。縣官忙下堂。長揖承詰誤。火睛牢中出。昂然展高步。我是聖教門。縱橫誰敢忤。今宵難終發。積怨那可論。請看火燄裏。門守李火睛。

野哭

年荒井稅多。還稅賣黃犢。丈夫苦從戎。名隸前鋒錄。大軍戰河源。白骨埋荒谷。遺子一歲餘。髮黃血不足。家業久蕭條。室無儂石蓄。辛酸入秦家。胼胝饑糜粥。夜深抱孤兒。暗淚沾衾幅。秦氏有愛妾。專房復專室。生子已不順。惟恐損顏色。旦夕婦服勞。撫字操心血。顧瞻心頭肉。煢煢日枯瘠。有乳乳他人。人窮那可說。

夕兒慘啼。呀呀聲。撲簌。呻吟以撫。在餵糜。飢不暝。情然眠。口乳亦復頻。哽咽。天明示老嫗。老嫗一歎息。啟視兒。咽喉白星滿。喉舌可憐。症已深。大夫少方訣。主婦得聞之。疾首以蹙額。頓呼婦來前。病兒速拋撤。此疾若蔓延。爾肉不足食。誰無骨肉情。誰無母子恩。含淚不敢說。抱兒返家門。乞得神藥方。思起病沉淪。詎意神夢藥方不可論。薄荷佐甘草。三錢有二分。解得病兒服。徒增苦啼聲。寂寂人定後。耿耿夜長更。甕牖月痕入。寒光上母身。病兒在母懷。淒咽失常音。屬息喘以微。戰慄抓衣襟。張目慘一瞥。額汗沁涔涔。欲待添撫慰。縹渺失孤魂。肝腸爲斷絕。天地爲沉昏。緊抱三日夕。血淚遍兒身。鄰人苦勸勉。敝幃葬孤墳。孤墳野茫茫。夜涼風露繁。搶土不肯歸。惻念兒孤零。兒孤零。夫煩冤。夫一聲。兒一聲。號啕聲已盡。嗚咽到天明。

棄婦行

兒在母懷抱。呱呱啼不止。問兒何故啼。母淚連珠子。日作田中工。夜春秕糠米。雞犬飢隨人。晚炊猶未起。出戶復入戶。憂傷如結痞。昨今兒乳斷。兒餓何時已。憶自兒夫別。經月復經年。自云往潯陽。消息竟茫然。高堂有老父。龍鍾亦可憐。荒荒雙淚暗。念兒何時還。況值今年夏。洪流掩南阡。禾黍半漂沒。誰爲勸加餐。昨夕鄰人至。至自潰陽市。鄰婦滿牆頭。競詢客音旨。齊邑男子。多往潰陽經商。遠客多餽遺。眉梢添色喜。人喜我獨悲。歸房爲掩涕。良人眷新歡。如兄復如弟。妾死何足恤。老父將焉恃。

憶亡母

巍巍馬公墳。墳草何青青。野花自在開。遊絲繫軟塵。春光劇漂蕩。我來獨愴神。北瞻三百里。迢遞起層雲。有母歸黃土。悠悠七周星。母骨既已寒。淒淒三尺塋。邱隴雖峨峨。歲時乏奠餚。感此傷我懷。臨風涕淚零。昨宵更漏盡。空堂黑影橫。東風吹敗葉。簌簌敲窗櫺。碧火幽然度。切切小蟲鳴。淒清一片月。雲際露微明。如母含清淚。惻惻慰羈魂。感此傷我懷。憑窗復涕零。涕零望微月。微月黯無色。山際寒鶲啼。中夜永悽惻。

感懷

迢遞西湖。鳳城之西湖。畔芳草送春回。湖山猶昔日。飄然我獨來。楊柳想丰姿。幽情寄綺梅。檢點舊淚痕。一一
滿蒼苔。君是江南客。我家白雲隈。流水偶然遇。鬱抱爲君開。共誦玉溪生。慷慨有餘哀。復愛湖山好。攜手
一徘徊。綠楊村。湖濱一酒家。頃曰綠楊村。水波蕩漾。亭榭幽然。佳境也。水裏月。憑軒共舉杯。尺鱗躍金波。花影上池臺。各有滄桑感。陶然
醉綠醅。綠醅亦已盡。喟喟道綺懷。綺懷少歡樂。憐君劇蕭索。離鄉幾度秋。羈危何處託。大海泛浮萍。孤舟
信風泊。孤舟欲載萍。可奈風波惡。

驢背之夢

晨起言採薪。策驢入谿谷。谿谷凍不流。繁霜摧草木。豈不畏天寒。常苦生計促。家中有老母。婆婆年古稀。一日已塵翳。蹣跚步履遲。無婦奉勞役。晨夕自舉炊。況復悲伶仃。老淚日沾衣。感此傷子懷。斧斤迭猛揮。

天寒薪亦貴。積薪若積財。日將月復就。惟冀願無違。南鄰有嫠婦。食貧知禮儀。行可遣媒妁。結好慰母懷。斧斤揮復舞。不覺日向午。薪楚已盈堆。手足亦勞苦。蠹驢昂然鳴。巨耳頻搖盪。整薪入簾筐。騎驢向歸所。行行重行行。沿道多枯麻。亭午野愈靜。日暄睡意加。倦伏神模糊。不覺已還家。身跨老鄭馬。長衣冠峩峩。親迎求淑女。村童笑語譁。茅檐結重彩。華門兩樹葩。新人冉冉至。端坐獨輪車。身上何所有。疊疊紅裙遮。額上何所有。飄飄淺絳紗。髮上何所有。燦燦白銀釵。體態似相識。顏容艷春華。入門拜阿姑。禮數無忒差。親友來滿堂。噴噴譽交加。隔鄰鄰大伯。紅鼻手叉叉。開口呵呵笑。阿富汗竟可嘉。持室勤與儉。事母無纖瑕。今朝得新婦。差償望眼賒。明歲小阿富汗。學舌語牙牙。滿堂爲捧腹。新人臉流霞。二姑與四姑。殷勤事庖廚。海味爲珍品。博碗滿芳菰。土碟間紅箸。幕大席平鋪。賓友多鄉農。健啖復健呼。笑談雜涕唾。鋪餕衣沾濡。主人情款款。蹀躞爲提壺。主樂客亦豪。相顧勸醞酬。一飲各稱善。三飲盤無餘。郝伯若酩酊。連呼觚不觚。索釀釀已盡。索肴惟餘蔬。情急難爲計。一夢醒蘧蘧。惘然跨驢背。得得仍前趨。

瘋女之歌

君記否。明湖千頃波。月照疎疏柳。水邊伴影行。寥寂人歸後。低首悽君懷。曲曲幽懷剖。舊約惱人腸。迫逼有阿母。拳拳此赤心。百年不相負。君記否。我是藐姑仙。高處蓬萊巔。白雲生袖底。昂首捫青天。摘得星盈斗。欲以照大千。忽遇洪崖子。手攜甘露泉。云有大荒國。香桂大如椽。吳剛施雙斧。枝頽葉復殘。爲灑楊枝。

露移之植雲邊。君記否。昨宵更漏盡。悄悄舉君幃。青燈照君容。顚頷異昔時。手持此赤心。惻惻置君懷。君懷既已暖。君顏亦展眉。款款執我手。歡淚沾裳衣。君記否。陽春二月半。攜手往桃源。林花夾流水。遠峯多白雲。邂逅武陵客。相與結鄰鄰。臨水開茅茨。欣作羲皇民。月明種瑤草。風暖釣斜川。時或跨神鶴。翩翩遊太清。

出家

峭壁臨寒流。寒流夜嗚咽。山頭落大星。陰巖羣動息。獨有一幽人。蛾眉頻戚戚。暗風吹長裾。孤燈明復滅。古佛影幢幢。木魚聲切切。泣吟色卽空。舊夢重重憶。三月桃林水。風朗日遲遲。鳥鳴深處澗。花發最高枝。共泛清溪棹。晴波漾綠堤。可憐雙雙燕。翩翩以差池。五月桑盈野。風吹綠楊社。男兒志四方。慷慨上征馬。門前聞馬嘶。欲別難爲捨。我身未分明。酸淚幾盈把。淚落無已時。此情誰得知。悠悠三載別。渺渺卜歸期。聞君戰秦隴。關山長驅馳。哽咽夢中逢。憔悴異當時。欲言別後懷。執手復依稀。我有一阿姊。杳杳歸塵埃。北邙樹新塚。塊肉餘孤孩。中宵覓親娘。遫床哀復哀。阿母大悲戚。惻惻向我言。煢煢此弱息。不堪棄荆榛。姊昔待爾好。爾其善撫存。擇日爲爾字。高風追女英。聞言我驚憮。掩淚向暗壁。耿耿懷故人。此心如磐石。豈不念弟昆。舊誼終難滅。豈不恤伶仃。抗志希高潔。曲曲此幽懷。欲言復如噎。姊家聞母語。歡悅爲告訥。行人齎聘錠。聘錠黃金鑄。珍箱十二行。紛羅綾與布。親友競來家。車馬盈廣路。媒妁鳩盤荼。叨叨復絮絮。

舉目異言笑。徒增余悚懼。母也不諒人。隔夕重叮嚀。爾母長戚戚。猶是舊良姻。善事若翁姑。善慰若遺甥。阿姊在黃泉。亦復感深仁。俯首不能語。辛酸淚沾臆。長念故人恩。故人在天末。憂來如循環。徬徨爲繞室。繞室難爲計。漏斷人俱寐。遙聞寒磬音。玲玲復細細。搔首一長歎。萬緣皆塵累。我生已不辰。胡爲久留滯。顫慄斷柔絲。忍淚入幽寺。孤倦了餘生。寂寂重門閉。

主與驢

主謂塞驢勿懈勿怠。神聖勞工箴言宜履。驢曰我主。驢亦勞止。乾藁下咽。折我齶齒。蠢驢何知。竟復抗言。有鞭箋在。尙其慎旃。雖曰犬馬。豈無畜道。夙夜靡休。旦夕就槁。咦何驢斯頑梗。若是錫爾嘉鞭。庶其無悔。奮我蹇蹄。豎我巨耳。曠野蒼茫。吾其遁矣。曠野蒼茫。明星有爛。塞驢長鳴。聲聞霄漢。

五鳥之歌

幽燕主人豪以俠。第宅園林冠都國。喜參珍禽作樂娛。旁搜不憚南與北。南窮爪哇北至俄。輪舟運罷復明駝。繢紛彩羽光四壁。閒關啁唧奏輕歌。主人歡然舉杯酒。滿座高朋爲擊缶。人生在世須行樂。此樂迥非行處有。詎意焚籠有五禽。愀然啾目默如瘡。似作夷齊絕周粟。恥偕衆鳥獻凡音。主人艷然客亦起。叩籠細察胡乃爾。但見鷗雁鶴鳩鷹戢翼垂頭色如死。鳥乎鳥乎何煩憂。香稻鮮肥恣若求。此處寧非極樂土。精舍修篁一徑幽。五禽翹首豁然視。習習襯翼爲振翅。再拜翼然謝主人。願歌一曲鳴吾志。

【一】鷗曰。

天蒼蒼。海茫茫。萬里波濤思故鄉。曾見羲和振鞭驅海日。鯨波將迎炫五色。一輪直湧照大千。浩浩金濤捲地出。輪舟虎虎天際來。狂飈忽起浪頭開。鼈翻鼉吼若驚雷。噴花直掩島崔巍。若見靈胥三挽推。時或澄澄月明夜。疎星閃閃銀波瀉。魚龍默默濤無聲。孤島亭亭韻悠暇。宵深漁火兩三星。茫茫時有夜潮生。願逐潮頭共來去。安事人間酒肉林。

【二】雁曰。

漠北沙大荒野。蕭蕭獵獵嘶胡馬。興安嶺下草茵多。胡兒吹觱發哀歌。穹廬不蔽風沙惡。夜月紅鬢盜橐駝。秋日至秋風悲。江南水闊我南飛。吹第排行掠雲際。影入寥天帶落暉。帶落暉蒼茫暮靄下。魚磯雲水爲家蓼爲褥。穩睡雙雙入夢癡。恨如今恨如今。夢難尋。練重飛難舉。長爲別鵠吟。

【三】鶴曰。

幽澗曲石崖高。盈盈新月上松梢。夜寂寥人寂寥。閃閃流螢上鵲巢。微風過處響松濤。響松濤何騷騷。奮我雪羽姿。翩翩鳴九皋。又不見春澹蕩。春雲多。漠漠江田萬頃波。稈子下田捉蟹螺。農人時唱插秧歌。一痕點水過我影。還向江頭舞風斜。歎如今。陷網羅。陷網羅。雞鷺同爭食。日夕奈愁何。

【四】鳩曰。

春意濃。春光好。東方脈脈我晞曉。何處山村無潤花。何處郊原無碧草。日高華女行採桑。葉滿衣襟蕙滿筐。飈然一度春風狂。紫蓋纍纍落道旁。呼婦前來啄食之。醺醺醉上小柔枝。鳩生在野須行樂。我唱姑姑婦亦隨。不意一朝落鬢殼。雌失雄兮雄失雌。昨宵戚戚入幽夢。吾雌血淚滴斑衣。

【五】鷹曰。

高風浪浪。嘯漢蒼蒼。我乃出自萬仞丹崖之崑崙。震翻直下三千里。突擊賀蘭山麓之野羊。啄其目。嘴其肉。抓其腸。狡兔爲戰慄。山雀爲倉皇。時或暴風驟雨之晨夜。雷聲轟轟。電交射。高樹摧頽。山崩圮。人藏深室。獸膽破。我乃抉雲掣電。排雨而搏風。十盪十決。驅長駕。驅長駕。疾唳一聲。天地訝。入荒茫茫。自云霸。到如今。到如今。豪氣猶凌跨。願作摩天遊。不欲棲樊架。

附錄一 評王越風沙集

原登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三十六期

吳宓

竊常謂居今日而作詩，自當以「鎔鑄新材料以入舊格律」爲正法。而描寫民生疾苦，宣示此時代中國大多數男女老少人之實際所感所受，又已成爲衆所公認之文人之職責。作詩之兩針與評詩之標準，蓋在乎是。然欲由此途有大成就，必兼具以下各資格：（一）其人天性乃一詩人，真摯而熱誠，銳敏而多識，感情極強，觀察力亦富，更以學問修養經驗道德諸端助成之，使兼爲真正之偉人志士。（二）其人於舊詩之藝術，深通而久習，能運用自如，而凝鍊精到。（三）其人生長民間，旅處各地，所描寫之民生苦況，社會瑣情，乃由自己觀察感受而來，非若「客廳中之社會黨人」，或綺商繡戶溫雅士女煮酒圍爐詠雪說寒憫丐傷農。（四）

其寫民生疾苦，乃用直接而具體之方法。即一人之遭遇及一地一時之聞見，代表全體而不渾淪整個，妄以全社會或某一階級爲口號。易言之，即寓一於多，藉特殊以示普遍。作詩者爲人，讀詩者爲人，而詩中所描寫而寄同情者，尤爲栩栩生活之男人女人，非木偶，非印版字模，非虛理玄想，非符號標語，非空洞之社會意識，非顯明之階級代表。總之，作者必爲真正之詩人，非虛偽之情感主義者，亦非激烈之宣傳革命家。知乎此，而後可以言詩。明乎此，而後可與商所謂民衆文學及普羅主義也。

從右之標準，則近世中國之詩人，前有黃遵憲，後有吳芳吉，允宜推崇。除上所列數端外，二君皆具有偉大之志趣懷抱，而最能代表發揚中華民族之精神者。黃君久謝，吳君復新逝，吾儕見聞狹隘，未知繼武者更有何人耶？頃見新出版之王越士君之「風沙集」，則大喜。蓋王君之造詣自不限於此集，而其方法，是其途趣正也。

風沙集乃一十五頁之小冊，售價二角。愛讀者可向北平松公府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王越君處函購。觀風沙集自序云：「云有『不能自己』之言，夫親切真摯，爲詩之第一標準，亦風沙集價值所在。集中詩之章法，多模倣白香山秦中新樂府及杜工部無家別新婚別等詩，而精神氣骨實得之於漢魏樂府。如（一）逃荒篇，述陝西事，遍中國鄉野皆類此。（二）縫衣婦篇，則敍中國之都市與上首鄉野對看，中國之現狀畢睹矣。（三）主與驢篇，此篇似法人拉豐丹之寓言，爲集中甚佳之作。經濟壓迫、社會革命、民生實況，時代消息，悉於是寄託，言近而旨遠矣。讀以上所錄，惟覺其爲今日中國人之詩。王君可推爲今日中國之一真詩人矣。昔年見王君所爲「茵夢湖曲」，竊善其能以新材料入舊格律。今讀「風沙集」，且服其能實狀民生疾苦。吾人惟祝王君於詩之進步，更從此遠也。

附錄二 談風沙集

原登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百四十一二期

何春才

數十年來，坊間所出版之文言白話詩集汗牛充棟，何可數計。然多弄月吟風，侈陳戀愛，或驕其幻想，高臥於象牙之塔，鮮有描寫平民疾苦，揭破社會黑暗而深入三昧者。有之，其惟「白屋吳生詩集」與「風沙集」乎？前者早既膾炙人口，後者經本刊第二百三十六期評述，國內愛好文藝之士，多表驚異，以爲社會詩人如杜甫白居易者，復覩於今日矣。是以作者王越先生所收關於討論「風沙集」之文字，源源不絕，惟各人之主觀不同，而評論亦互異耳。風沙集作者，余嘗從之遊，其作風之趨向及內容之背景，余皆耳熟能詳，爰本所知而略述之。至其詩之本身價值如何，讀者自有公論也。

王越先生少年時代之作，如「茵夢湖曲」等詩，曾刊於「虹橋」雜誌，其體頗類長恨歌圓曲，愛讀者甚衆。然作者十年來深受社會環境之刺激，取材方向因之轉變，作風亦由是大異。蓋曩昔之作，過富於感傷性，與社會民生了無關係，故盡棄之，而致力於社會寫實也。

吾人試觀中國文學史，詩之盛，莫過於唐。唐詩人之最偉大而爲今人所樂道者，又莫過於李杜。讀李白之詩，其格高則高矣，其辭妙則妙矣，其意新則新矣，其行爲浪漫極矣，其思想飄渺極矣，然動於中而形於外者，無非充分表現其享樂主義而已。若夫杜甫則不然。彼身丁安史之亂，干戈擾攘，中原鼎沸，個人生活顛沛流離，民衆疾苦更水深火熱，杜氏目擊心傷，以憤悌惻愴之懷，形之於詩，如三吏三別，千載後讀之，猶令人興感不置。嗚呼，杜氏之精神，萬古不朽矣！夫今日者何日也？外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內遭軍閥官僚之摧殘，而爲虎作倀者，又滔滔皆是。民生之憔悴，有甚於天寶之亂。王越先生惻然憂之，乃本平日所見所聞，筆之於詩，此

風沙集之所以一洗綺羅香澤之態也。

風沙集所描寫者，可分爲數類。（一）階級問題（二）黨案問題（三）戰爭問題（四）婚姻問題（五）宗教問題（六）盜匪問題（七）天災（八）寓言。茲約略述之如下。

【一】縫衣婦與野哭。屬於貧富懸隔之階級問題也。吾人試瞑目思之。縫衣婦終宵不息，爲富家縫紉舞衣，而兒女尚不得溫飽。富家士女則思韶光易逝，專事行樂。如此相形，能無感慨。野哭所述者，更屬慘痛。秦氏之愛妾，因恐減損顏色，不欲以己乳哺兒，乃雇一婦爲乳母。而此婦夫死於行役，本有遺孤，亦呀呀待哺，無奈爲貧窮所迫，勉就斯業。未幾而兒病，主人嚴令拋棄，婦雖不從，然竟喪其兒。由此可覘貧富之隔，主奴之別，無異人間地獄矣。

【二】苦憶與蒙師之死。屬於黨案問題也。清黨之得失如何，乃政治範圍，姑不加以論列。然假清黨之名而借刀殺人者，實比比皆是。苦憶所述之礦工，因失廠主歡，於清黨時，被指爲罷工之主動者，遂琅璫入獄而卒受死刑。此詩形容資本方勾結貪官污吏，摧殘勞動階級之狀，讀者可玩索而得之。蒙師之死，一章僅寥寥四十字，蒙師雖深得農民之愛戴，以及學童之親敬，終不免身首異地，讀之能不起人間何世之感。

【三】舟人婦所描述者，戰爭之罪惡也。吾國自鼎革以還，戰亂頻仍，民生塗炭。而軍人不守紀律，拉夫扣船，肆無忌憚。因此所生之悲劇，不勝枚舉。舟人婦所言，僅其小焉者。野哭一章，亦與戰爭有關之題材也。

【四】棄夫行、棄婦行、夜巡、驢背之夢、出家所描述者，婚姻問題也。吾國數千年來，重男輕女之習，深入人心。向祇聞夫棄婦，未聞婦

棄夫今則不同。如棄夫往日，夫不顧勞苦。浪談生過長鄉。枯瘦如柴。一空囊。寄養。暮夜。商人重利輕別。其婦既懷幽怨。後寵新忘故。復置老父於不顧。婦之哀痛爲何如。夜巡乃多妻制度下之悲劇。驢背之夢與瘋女之歌。乃變態心理之描寫。出家一章之少女。因不能反抗家長之命。遂爲禮教之犧牲者。

【五】發難所描述者。宗教之流弊也。清末國不振。教徒假外籍牧師之勢。多行不義。此詩所述之李火睛。本一鄉曲無賴。因家資蕩盡。領受洗禮。乃得藉教會之庇護。更肆凶暴。然衆怒難犯。物極必反。鄉民一旦羣起暴動。焚教堂。逐牧師。大快人心。此可作歷史觀也。

【六】刦江與老翁所描述者。盜匪也。盜匪之產生。實政治經濟之不良有以致之。當此社會組織總崩潰之際。失業之民。爲求生存。有思想者。輒起而爲社會運動。强悍者。或流爲盜賊。怯懦者。則惟有輾轉於溝壑而已。此二詩雖僅述匪患。然吾人慎勿徒嘆盜賊之猖獗。而不一察其背景也。

【七】逃荒與驅鼠行所描述者。天災也。近年吾國天災人禍。爲害無窮。如西北旱災。竟至草根噉盡。殺人爲食。傷心慘目。莫過於此。逃荒驅鼠行。著其一斑。

【八】主與驢及五鳥之歌。均寓言也。主與驢象徵資產階級。壓迫勞動階級。其寓意已詳於吳宓先生之評文中。茲不贅。尤有進者。作者以韓義士歌爲首篇。殆陶潛詠荆軻之遺意歟。

宇宙茫茫、紛紜萬象、莫可名狀。在此錯雜矛盾之現象中、而能執簡駁繁、描寫最重要之片段、使人興慨羣怨、此豈非詩歌之可貴歟。風沙集之作、誠得風人之旨矣。



著者日本易木松氏，本草中醫學家，著有《本草通串》。醫學研究尚未臻完善，悉心研究漢醫學十八年，就研究所得，著為是書，對於漢醫學上之闡發貢獻

，一般讀者早有定評。黃嚴周子敘先生，譯成

漢文，以飼國人，馬君武先生題謂：『發宇宙

皇 漢 醫 學

▼全三卷
每卷各一厚冊

精裝各三元半

類之健全』，
其價值可知。

本書特色

(一) 課文力求準確，並附英德文原名藥名及生理、化學諸名詞解釋，以我國通行之名詞譯之。

(二) 張學名詞略探西醫最新之學說與古說互相發明者逐條附錄，以便參證。

(三) 原書藥物用法說明，亦為原書所無。

(四) 痘瘍病論讀本，(五) 難經章句，(六) 雜言。

先生積年研究實驗之結晶。

華文版 江南通史紙精印

孫氏醫學叢書

▲孫鼎宜編 十冊 七元

本書共分六編：(一) 傷寒雜病論章句，

(二) 傷寒雜病論讀本，(三) 難經章句，

(四) 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五) 脈經鈔，

(六) 醫學三言。其文博，其義廣，為孫

先生

積年

研究

實驗

之結晶。

張季子九錄

聚珍微宋版
江南通史紙精印

五開大本精印二十五冊(聚珍表一套) 定價二十五元

內容如下：	
甲、政聞錄	戊、慈善錄
乙、實業錄	己、文錄
丙、教育錄	庚、詩錄
丁、自治錄	辛、專錄
	壬、外錄

中華書局出版

新甲詞

自甲子
至辛未

劉永濟

臨江仙

移居湘春門外新宅

點檢壯懷搖落盡。且須問舍求田。湘春門外好川原。蓬蒿纔數畝。雞犬自如仙。從此待成雙隱計。孫孫子子年年。不教翫鱗倚門邊。灌園荒井近。補屋碧蘿妍。

臨江仙

北發寄內子惠君

世故迫人無好計。那堪哀樂中年。營巢初定又翩翩。情知容易見。何事別離難。怕唱清真腸斷句。霜風鬢影依然。臨分一笑淚先瀾。此時千萬意。無語向人前。

鷓鴣天

漚上再寄惠君

一晌藍雲暖夢深。夢中先自感秋心。最難排解璉環玉。無那銷鎔的蝶金。綦縞願雪風吟。情緣心事兩難。任回頭已是人千里。何必他鄉始不禁。

鷓鴣天

大連公園。見孤雁與鳧鴨同籠。惻焉憫之。爲賦此解。

臥水眠沙事已非。雲羅無際最淒迷。漫同孔翠傷毛羽。來與寒鳧共宿飛。驚繳意失羣悲。投荒我亦未成歸。誰憐絕塞霜天裏。猶夢聯翩度夕閨。

西江月

丙寅秋日。買宅北郊。地有橘林菜莊。可資耕種。復有後患之志。
世亂日亟。我亦何以守東。我亦恐追北行。追念素懷。湊然成詠。

自撰閑情種。樹試編甲曆時花。從他屋角夕陽斜。門巷牛羊來下。白髮古稀慈母。紅顏世外渾家。
唐人稱妻自撰閑情種。樹試編甲曆時花。從他屋角夕陽斜。門巷牛羊來下。白髮古稀慈母。紅顏世外渾家。
聲方言或可不拘。去一時相對樂無涯。閑看兒童竹馬。

東舍笑迎西舍。外家喜作隣家。四時慶賀禮偏奢。美酒不須稱謝。春屋圖開嬰戲。午堂聲鬧蜂衙。人間
樂事幾曾賒。過眼總成無價。

不讀秦文漢賦。也無鳳管龍琶。生兒但解牧豚獢。便勝門施行馬。休笑山家拙陋。須知人世紛拏。白茅
雕俎漫相誇。誰是彘謀工者。

造物未妨狡猾。吾生久厭紛華。蓬蒿容我暫爲家。數畝寬於天下。護果兒誼鳥至。驅雞翁訝花斜。籬邊
芳事正忙些。誰道幽棲多暇。

舞綵衣新兒喜。稱觴釀美妻誇。慈顏今日樂無加。佛閣晨參早罷。恰是雁前蟬後。一籬露葉霜葩。酒酣
擊鼓更催花。添作北堂嘉話。

待築亭名雙喜。
亭橋林中。以此二字名之。更開圃種千奴。不愁官府急催租。我亦從來無句。纖手試霜霜。
新摘天然玉液金膚。笑他兩叟太癡愚。一局豈容長住。

鶴鵠天 小河沿酒樓。餞郭學士沿周游美。

下里治疎舉國誦。幾人曾聽九靈歎。多欲言，一言難盡，惟有此意，豈能盡言。登高望遠，遺生別，安得香波寄。
情豪。春闕莫惜三年別。看取風回六翮高。

浣溪沙 贈汪錫箴學長

不見清明灑葛巾。喜君豪飲氣輪囷。相逢冰雪爲君溫。好築糟丘聊作長。儻封酒國定稱臣。未須持蓋唱橫汾。

萬里榆關有夢過。昔夢遣戍出關。至門一望黃沙落日。淒然而歸。今來翻喜故人多。且將文酒厭金戈。閑倚畫屏看醉舞。倦憑繡管寫哀歌。桃潭春水奈情何。

滿江紅

壽梓北外舅及外姑周宜人

我上青城記。曾遇星名南極。更見著琳宮金母。駕龍旌。螭玉貌方瞳。仙骨健。雪肌雲鬢。春容懌。笑吟吟。携手贈瑤華。香風裏。渾忘却。年和曆。更休問。堯耶跖。但從今數到蟠桃三寶。筆底江山雙笑傲。壺中日月同歡適。好十年一度唱新詞。開瑤席。

浣溪沙

題自選唐五代兩宋詞後

寶瑟塵棲惜舊彈。哀絲贏得幾人看。燃脂珍重寫絲闌。
翠羽飄蕭神渚迴。冰綃零亂水宮寒。古愁紛絮墮茫茫。

鷓鴣天

擊面黃沙破帽風。年年窮巷撼飛蓬。藜牀閣膝聊枯坐。紈扇障塵且自容。花又發。客無悰。春光消得幾冥濛。柔波暖草江南道。此日相思似夢中。

金縷曲 和叢龍與奇甫夜談感賦原韻

莫灑途窮淚。問當年蘇門一嘯。尙餘何事。天下英雄誰足數。眼底紛紛豎子。算今古盡隨流水。試倚雄虹高處望。舊江山墮影蒼茫裏。靈瑟怨。幾時已。廿年厭看金銀氣。史記天官書。敗軍場亡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更休論悲歡倚伏。塞兒傷髀相對。一鐙渾欲老。芳抱殷勤共理。祗山色依前濃翠。倦羽驚寒爭喚侶。便銜蘆可有歸棲地。歌白雪拂衣起。

金縷曲

再酬叢龍

別有千行淚。對西風孤襟暗灑。那關人事費盡機絲裁盡錦。贏得心如蓮子。況萬里雲寒遼水漫道荒江餘老屋。早羈魂淒斷青楓裏。悲去住。兩難已。高吟漸帶幽并氣。倚藜牀挑鐙看劍。歎肌生髀膝上瑤琴誰賞。會金譜新腔自理。莫輕易便彫眉翠。殘霸江山如有待。儘能容千尺蟠根地。歌再闋暮笳起。

金縷曲 和叢龍元日喜雪。再疊前韻。

一寸方諸淚。幻詞仙銀箋象琯。歲朝心事。千疊嬌雲供剪刻。裝點行春障子。怪涼浸羈裘如水。漫想林塘

霏玉屑。早移家閨苑。瓊田裏。賡郢唱。興難已。元晨喜接辛盤氣。更同傾瑤池靈液。暖生腰髀。塵鏡空花原等量。初證維摩妙理。怕萬一還粘紅翠。雁外關河俱皎潔。到中宵更現琉璃地。呼海月。駕輪起。

金縷曲

戲效歐蘇禁體。四疊前韻。酬象龍元日喜雪。

萬斛鯫宮淚。被青娥靈心秀手。幻成奇事。吹墮諸天非花霧。遍滿須彌芥子。更化作綠波春水。還與東皇添藻麗。放羣花旖旎香塵裏。空色相止觀已。元辰預兆融和氣。看平疇黃雲萬頃。壓傷牛髀盡浣蘭愁。消蕙怨芳訊。從頭待理。好點染魚紋螺翠。莫聽溪橋胥羽語。置此身合在高寒地。招俊侶御風起。

鷓鴣天

題治周寓樓孤松

萬里天風接海濤。樓陰靜對思迢迢。漫傷繫馬吟。先苦留待停鸞氣自高。齊殿柳。鄴城桃。人間春後總魂銷。何如閉戶寒鑑底。素手金花伴寂寥。

鷓鴣天

讀鳬公南冠集見本誌第十七六期

自有仙才八斗多。豈因謠諑損修蛾。人間寸步生千險。奈此凌波縹渺何。斟美醑。勸高歌。韶華好在且婆娑。絕憐楚雨無窮思。却向襄王夢枕過。

菩薩蠻

今年闢寓廬隙地。時花而花瘦如我。象龍有詞見調。賦此答之。聊爲花解嘲耳。

柔紅嫩綠殷勤植。逢春每恨春無力。愁雨復愁晴。湘累千古情。多君憐我拙。小圃空飛蝶。狂瘦勝肥癡。

且爲花解頤。

菩薩蠻

晚雲如山。望久忽動鄉
關之思。賦此遺懷。

十年不踏瀆江路。行雲喚我瀆江去。翠黛滿晴空。林巒千萬重。身是清都客。久共鷗分席。何事落塵中。
羅衣驚晚風。

倦尋芳

中元夕。與證剛子威參龍乘月步登校中高臺茗話。翌日叅龍有詩紀事。賦答。

粉雲縞夜玉氣涵空。孤抱先冷。素約尋秋。平步露臺清迥。眼闌休哀關塞遠。語寒初覺星辰並。甚無端數沙蟲浩劫。人天淒哽。正是處孟蘭爭勝。泛水蓮燈零亂難定。回首南中。烟波漲天。千頃贋有幽懷招楚魄。忍持密意規秦鏡。料姮娥也含鼙。廣寒愁凝。



新書

◆印精色套兩版屬金◆

當代名人書林

冊一元八角

厚本發微波闊主所叢藏，彷若京精製，以指界絲闌，博徵當代名人墨蹟，實其臨撫。北極燕雲，南至滇越，所得近二百家；去其不經意者，得一百二十四人。文則詩歌，書則正草隸篆，體類萬殊，燦焉俱備。

藝術界空前之巨著 當代名人畫海（甲編）

本集爲蜜蜂畫社徵集各省省市區名畫家一百數十人之傑作，用珂羅版精印而成。有王晉卿、朱古微、陳散原、汪袞父、高野侯、鄭午昌諸先生序跋，褒然巨帙，蔚爲大觀。不但可供藝苑同人之摩挲，並欲使國際藝術界知中國當代繪畫之成績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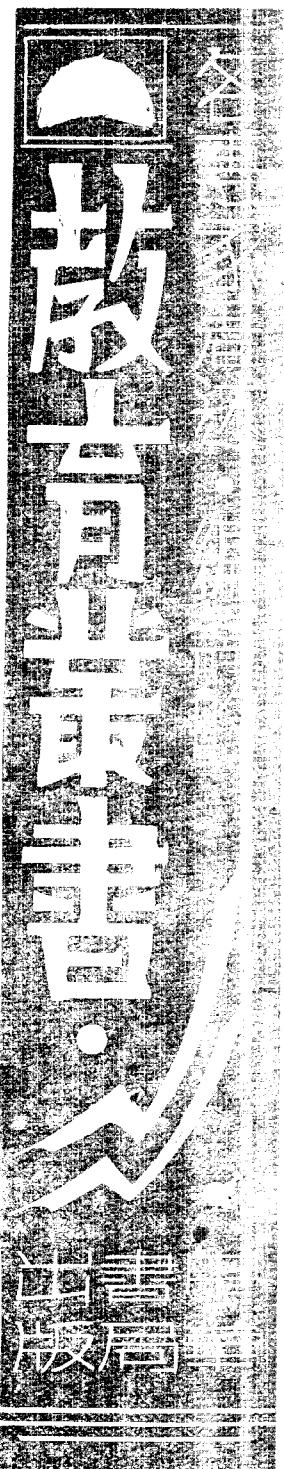
- ▲可以資觀摩——研究中國藝術者不可不備
- ▲可以資參考——關心中國文化者不可不備
- ▲可以供瀏覽——學校及圖書館不可不備
- ▲可以張風雅——廣於交際者之會客室中不可不備
- ▲可以存文獻——與各畫家有關係之省市縣不可不備
- ▲可以留紀念——與各畫家有關係之人不可不備

冊一	精裝	布面
八元特價	元十二	定價

中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出版

本叢書由國外
外教育專家指
任編輯，採用
最新學說，以
明白淺顯之文
字著譯，凡教
育科學各種重
要問題，無不
詳為搜輯，內
容精審，編制
完善，可供專
家參考及學校
教科之用。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出版

學衡社收到捐助本社經費鳴謝

三原王幼農先生

典章

捐助

壹百圓整

米脂高幼農先生

增秩

捐助

壹百圓整

修水陳寅恪先生

捐助

伍拾圓整

台山黃學勤先生

捐助

伍拾圓整

遼寧省教育會

金靜菴先生
毓紳

捐助

壹百圓整

遼寧省總商會

汪錫歲先生
非璠

捐助

壹百圓整

番禺葉遐菴先生

恭綽

捐助

壹百圓整

以上惠捐款項均經收到至本社社員捐款另有報告

天津大公報 文學副刊

法租界
三百六十一號

天津大公報，自民國十七年一月一日起，每星期一、出文學副刊一次。現已滿五年，共出二百六十餘期。

內容略仿歐美大報文學副刊之辦法，而參以中國之情形及需要。每期對於中外新出之書，擇尤介紹批評。偶有闡文學思想之問題，特製專論。選錄詩詞及筆記談叢，亦力求精審。擇述及投稿者，類皆一時知名之士。而編輯尤見匠心。凡愛讀學衡雜誌者，不可不讀大

公報文學副刊。惟文學副刊無合訂本，亦不單售，讀者必須訂閱大公報全年，始可按期閱讀也。

告 廣		誌 費 (在郵)		定 價		不 轉 載	
普通	特等	冊 數	冊	冊	冊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上等	一 面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八十元	北平上海華中華	吳衡雜誌社
半面	十一元	五十五元	七十元	一百卅元	三百五十元	上海華中華	上海華中華
上等	一面	廿六元	一百九十九元	一百九十九元	一百九十九元	同上	同上
半面	十一元	三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一百元	同上	同上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為普通